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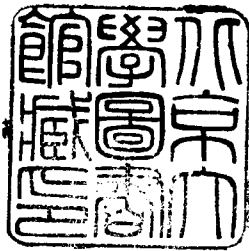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

卷四一八至
卷四二六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W/16/15/20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八目錄

經學六

鄭元慶

謝起龍

都四德

程川

陳綽

鄭宗堯

沈炳震

弟炳異

炳謙

姜兆錫

陳景雲

子黃中

黃印

黃錫純
諸葛砥

萬光泰

華玉瀄

弟育濂

單德棻

華萼亭

唐誠

陳安兆

譚愛蓮
劉光南

三才圖會卷之八

--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

經學六

鄭元慶

予少得見芷畦於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中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所爲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禮記緝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信齋之

緒者也湖錄則若中文獻之職志也因歎芷畦之學如此而一生
連蹇寄鼻息於高牙大纛之間與所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
糊口代耕視當世槐棘間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功名
高坐危言晏然自以爲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爲慟哭偶嘗與臨川
李侍郎言而歎之侍郎曰是也吾於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其所
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歎曰如鄭君
之博物真其選也而不幸死未幾又有 詔開禮局侍郎又歎曰
如鄭君之治經真其選也而不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
亦雅重芷畦欲薦之而未得則又歎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己
非易事而所謂知己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卽有其力又未必值

其時既值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長鳴於日
暮途遠之際而無可訴也振銓因言其將葬乞予爲其幽宮之志
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未能卽以窆石之文爲募疏焉
未知其克逮予志否也芷畦生平著述尙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傳
君所開雕盛行顧罕知其出於芷畦也並附載於志中詩文集若
千卷藏於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栖誰爲司命嗚呼
噫嘻

右窆石志全祖望撰

鄭先生元慶字子餘一字芷畦其先自江右徙湖州之歸安明神

宗時有明進者爲南京刑科給事中頗著直聲先生幼從其從父
松楊司訓駿孫學司訓卽給諫之孫殫精根柢尤遠於易禮先生
自幼卽傳其業並通史傳及金石文字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毛
西河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並折行輩與之交家貧母老
康熙庚午秋試報罷出游四方混跡幕府間一歸省丁丑黃岡張
公希良視學兩浙先生以超等食餼府學校以次貢入國子學竟
抱志以終儀封張清恪公欲薦不果雍正十三年 詔開大科
今上御極之四年開三禮館臨川李穆堂侍郎輒歎曰如鄭芷畦
之博物通經庶幾可應茲選惜死矣其著述甚富曰廿一史約編
者乃最少之作後深悔之曰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曰湖錄一百

二十卷曰石柱記箋釋五卷曰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海運議一卷其未詳卷者曰周禮集說詩序傳同異家禮經典參同官禮經典參同喪服古今異同攷春王正月攷湖州重賦考又有小谷口督最今水學兩河辭鏡七省漕程附見行水金鑑中其湖錄卽湖州府志訂補舊志缺失參之廿一史又採取徐獻忠吳興掌故董斯張吳興備志張睿卿菴記外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菴城文獻諸家之書甚博復挾筆硯徧遊七屬訪其故家譜系老成之士駁難辨正以膏火舟楫之費耗其產不顧也起丁丑訖甲申八年而始定後六易其藁生平積力殫於是書潘稼堂諸公無不服其精博歷遇三賢守屢爲開鈹輒以事阻先生歎曰豈吾郡文獻終當

溼沒耶於是更名湖錄不輕示人沒後其本楊秀才宗嶽張秀才
輅各得其半不能合也乾隆初胡太守承謀修府志大半本之金
鑑代傅樸庵副使作集古今之大成自禹貢及諸經之注傳列史
之河渠溝洫山海地志稗官小說無不採摭而條貫之四瀆大川
之外如金沙瀾滄之荒遠展卷按之皆如指掌而歷代疏濬之方
名臣儒者之奏議論說及河防一覽問水集暨 國朝靳文襄公
文端清恪兩張公諸書悉囊括賅備凡宣力河隄者至今奉爲圭
臬而罕知其出於先生也先生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
之室曰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涘大旱不涸朋友過
從徵文考獻與人應荅終日忘罷其生卒年月不可考雍正己酉

九月先生追作西河竹垞合像記蓋康熙壬午從遊兩公於西湖昭慶寺中事自云不能握筆令其子代錄蓋時已病風矣子惟鞠惟孝早卒寡媳弱孫伶仃孤苦及葬族孫振銓乞全吉士祖望志其窆石而生卒仍未之詳其書單行著名者惟石柱記箋釋而已經學諸種大都散佚全吉士云禮記緝注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纂楊信齋之緒也而西河讀其家禮參同至歎爲蓋代一人云

右傳盛百二撰

四庫全書

謝起龍

公諱起龍字天愚遜庵先生長子也先世詳余遜庵先生志中公王考耿章公抱奇略值明季多故習韶鈐思大展其用不克遂而遜庵爲明體達用之學復不利於試驅馳南北鬱鬱終老公統承兩先世未竟之志思士子處叔季非科第無由致身巖廊布澤黎庶於是屏他嗜好悉力於制舉文凡左穀莊騷以及唐宋諸大家靡不博究精研會其神髓康熙庚午補邑弟子員隨試高等食餼名聲籍甚公益自奮厲瀕湖構軒庭植蕉數本顏曰蕉雨風晨月夕日哦其間所學日進郡守俞公恕庵邑令高公位公張公皆推公文行張尤敬契爲作蕉雨軒記謂東山靈秀鍾於一人繼文正

而起者舍公其誰然自庚午迄癸卯九入闈不售雖一薦終以觸
諱被逐晚年遂絕意進取寄情著述譔毛詩訂韻五卷四聲起而
古韻亡韻補出而本音亂古韻之亡亡於強分本音之亂亂於強
叶因取音之本不待叶與叶而未安及有反切而無音一一詳辨
之所以正吳才老之謬而補紫陽之闕也輯東山志十卷志一鄉
之文獻也自來操志柄者大率苞苴運進蠅壁改觀冤抑誤漏不
可殫述公採摭雖僅止一鄉而秉公矢慎振滯黜誣期徵信於來
世凡三易草八歷寒暑而後竣又爲俗禮解六卷謂先王以禮範
俗禮失而求諸野俗之所治安見非先王之所遺不容以俗忽之
受爲之解將引今而反諸古也然獨不喜講學立門戶嘗云近時

學者於紫陽鹿洞稍窺影響輒樹旗鼓屏陸斤王以資浮論於身心究何補故公平生不事標榜唯熟體人情事勢知明處當求無拂乎大公之理與吾一心之安而已既老於諸生門下受業者日眾窮日夕講授娓娓無倦書藝之外必舉古今忠孝節廉嘉言懿行之可法則者以爲砥礪故出公門牆者文行多斐然可觀公天性孝友當母夫人病革時公讀書淠溪歸不及奉侍湯藥深自痛悔哀毀踰制少患目至是左目遂失明己亥丁外艱執哀如前服既闕遇諱辰必蔬食如喪時季弟負官逋公粥肥產代償幼弟夫婦早歿爲紀喪葬撫其孤曲盡恩意公操守耿介不苟故事廩職司廉覈多阿徇公一持以正或病其迂執公笑曰卽謂之懷刑不

居然君子乎雖以文受知當事或堅請入署唯從容論文史間及鄉邑利弊無纖毫私瀆癸卯張公聘充房考馳書欲有所屬力卻之屆期遂以微疾不就試其立身峻潔類如此既考授教職例得先用或勸之速就公泣然曰始吾急於功名冀稍伸素志次亦不失祿養耳今吾親安在而吾且博此升斗爲也且今之擁皋比號師儒者勾涎沫於豪門竭脂膏於窘士尺帛之報澆市僧以生芻寸函之通列海商於講席名檢蕩然莫此爲甚而吾乃廁身其間不重玷吾先人耶竟不赴庭訓極嚴子秀嵐初學詩習昌谷體公大訶斥曰汝質薄善病而鏤肝鋏腎至此汝欲爲李賀將使我爲白傅耶遂禁絕不令作詩及秀嵐積學有得乃更喜其善吟詠曰

果爾且駸駸大家矣公爲文不事鉤棘精切昌明期於達吾意而止詩不名一家自然沖淡風格在唐中晚間有蕉兩軒詩文各一卷學者稱蕉軒先生易簣之夕秀嵐泣請遺訓公曰予何言哉吾行七十內外無失行一樂也家貧不給佐以脩脯未嘗一絲累人二樂也粥產償弟逋室人無謫言三樂也一子能守遺書四樂也唯恨白首濩落不克成先世未竟之志然亦命也予何言哉微哂而逝時甲寅十二月十九日也距生康熙丙午十一月初九日年六十有九乙酉歲貢生考授儒學訓導配吳孺人處士銘海公女子一秀嵐府庠生娶葉氏繼高氏孫三士栻娶馮氏次士榿士榛以乙卯三月三日卜葬於東山洪嶽嶺之麓同里布衣陳梓謹

誌其墓而銘之曰

志不達懷可卷養莫逮涕而泣立言卽功隱彌顯洪舉輝輝瘞瑚
璣萬古青蒼孕碑薛

右墓誌銘陳梓撰

都四德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滿洲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
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
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
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
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
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國書制作之
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右學案唐鑑輯

程川 陳綽

錢塘程先生諱川字廓渠號春曇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

右學案唐鑑輯

陳綽

福安陳先生諱綽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
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
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
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右學案唐鑑輯

鄭宗堯

華泉居士者閩連江鄭宗堯字嗣勳也居士嘗遊於玉泉寶華二山遂自號云早歲喪父哀毀骨立既除喪遇奉諱日猶搨拊長號感動行路終身以爲常奉母尤極孝謹教育諸弟期以光大前業所居僦他氏屋諸弟謀卜居曰吾先人窀穸未妥遑謀安乎斗門之陽王父母封樹在焉葺之俾勿壞葬父於花塢之山遠近會葬者數百人宗祠後隙地王父之所遺也悉舉以益祠宇宗人感悅咸來迎王父主人祠其篤於孝思類此初以孤露不與童子試援例入國學無賴子以產事相訐捉刀相向倉卒不及衣冠奔愬縣門令易其簡率試以文援筆立就大加擊賞爲直其事并檄入紫

陽書院肄業文譽由是大起世父比部丹麓宗人之望也屢有家駒之目修邑乘葺族譜皆令筆授文酒之會時時與偕丙午之秋文戰不利益饒厲爲學與章□孫拱極爲文章意氣之友沈酣六籍大放厥辭著述滿家於經學尤邃有名易經要義者有名禮記選常者有名春秋摘要者有名詩書精解者他如周禮史記及宋元理學之書靡所不究邑中雖耆儒宿學莫不折行輩願交而居士不以自足也歲壬子以五經僅充副貢位不稱德乾隆丙辰八月朔考終牖下年才四十有六有子二曰宣綆曰宣繪能世其學史氏曰連江文獻項背相望或隱或見厥軌亦殊若其逸足方駟而羈馮中絕則未有如居士之可哀者也居士循庸行而不釣奇

爲文卓詭切至而宗於經推其所至宜有益於世用而年不登中
壽挽髮得業而不得其名州郡嗚呼其有限之者耶

右傳杭世駿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document page.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entire height of the frame. The right edge of the frame has some irregular, dark markings that could be remnants of text or a binding.

181-026

沈炳震 弟炳巽 炳謙

沈炳震浙江歸安人篤志古學窮年著書雍正十三年薦舉博學鴻詞著有九經辨字瀆蒙排比文字鉤稽訓詁有裨經學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錢陳羣奏進 詔付書局其精粹者已採入唐書考證中

右 國史館本傳

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 詔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歸安之沈爲吾浙西閩閩世家第一自明時恭靖襄敏父子二尙書稱名卿近則閣學宮坊兄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

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唱和之盛讀其書足以想見其門材
東甫兄弟三人固其中之碧梧翠竹也東甫篤志古學窮年著書
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共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
審定之而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
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
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於世者也九經辨字則小學之膏
梁也讀史四譜則三通之羽翼也其餘尚有唐詩金粉等書則亦
騷人之鼓吹也增默齋集其古今體詩也予皆嘗受而讀之歎其
不徒博而且精也然而一生志力罷敝於攷索之間而古貌古心
不爲時風眾勢之人所喜其所著書祇堪自得終不能一當於場

屋之役又不善問家人生產年運而往日以喪失顧落落自如大
科既開東甫與季弟幼牧竝登啟事庶幾盤洲厚齋伯仲之風子
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尙
有此人亟欲推挽之而臨川左遷不竟其志東甫兄弟亦竝放還
抵家尙以書寄予不一年而遽卒非所料也東甫沒之六年而嘉
善錢侍郎陳羣次對之際以東甫唐書奏於 天子有 詔付書
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於卷中嗚呼東
甫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而身後猶得邀
採掇之餘以肩隨於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竇苹董
衡一輩其亦稍可瞑目於重泉矣方子之南歸也道聞東甫之赴

厲兄樊樹出挽詩以示予且曰子亦當有文以傳之予爲之略草檢之而未就也又十有二年予從其叔弟繹旃求其所釋水經繹旃之釋水經亦東甫所曾有事而後以授之者也至是載書晤子於錢唐因讀其所作東甫行略爲之流涕繹旃再以志事爲屬亦何敢辭東甫諱炳震字寅馭世居歸安之竹墩以明經貢太學襄敏公五世孫曾祖鍾元以明經注籍知縣未上而卒祖角諸生父雍平陽教諭娶姚氏子七孫十四曾孫二生於康熙己未正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丁巳十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葬於某鄉之某原繹旃又以雙溪倡和續集令予論定予病未能及也先以志復之其銘曰

太乙寒芒護茲幽宮穿中之石亦復熊熊東林東老駝筆所封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徵君姓沈氏名炳震字寅馭自號東甫世爲歸安竹墩人學博諳
雍第二子也先世自恭靖襄敏兩尚書後代以科名學術顯東甫
少歲卽淬厲於學籍學官後日有名省試八不過遂謝舉子業專
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尤
生平注力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分注新書爲
目諸志舊書多闕略舛錯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增方
鎮一表訂正宰相表之譌謬者積數十卷暑乃成鉅觀風儒交重
之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大吏交章薦眾論一辭若

此科爲東甫開者 召試殿廷仍不遇浩然歸歸二年以歲貢士
卒嘉禾錢少司寇名陳羣同學友也時在籍唁東甫喪見唐書合
鈔歎曰此爲有用書 今天子開館命詞臣校勘經史得此書參
考可以訂譌補闕遂攜書入都陳奏 旨付詞館采取潛適分校
唐書援据議論之粹精者入考證中 旨以爲允刊刻內府頒布
天下東甫鬱於生前榮於身後士論重之東甫性仁孝考卒官舍
櫬昇歸奉堂皇眾以俗忌沮之卒排眾議旣葬廬居盡哀君子謂
之知禮敬愛昆弟老年彌篤待友以誠無面背言生平不問生產
明是非之分屹然山立或樵蘇不繼而中懷和藹暖然如春綜其
行誼俱能不愧古人者詩初學王右丞柳儀曹中年出入於東坡

山谷後流行於石湖放翁然營心編纂不欲以韻語自鳴也所著
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外有九經演蒙十二卷廿一史四譜五十
四卷唐詩金粉十卷井魚聽編十六卷歷代帝系紀元歌一卷沈
氏族譜三十二卷增默齋詩八卷雜著十卷並藏於家東甫有二
弟並能獵古釋旃名炳異成水經註集釋訂譌一書凡從前篇簡
脫漏文字躋駁首尾顛躓句讀轉易者一一正之復還道元之舊
地牧名炳謙亦膺鴻博之薦詩古文詞略同二兄何吾家之多學
人也昔蘇氏子瞻子由弟兄師友古今豔稱於今再見其人哉
論曰八股興而古學廢有問以經史而瞠目拄頤不識何語者然
其人往往取科第去而枕經藉史之人湮鬱以終東甫其一也雖

然一耽浮華一探樞奧古人有云各從所好士之輕一時志千古者尙堅其志哉

石傳沈德潛撰

沈炳震字寅馭又字東甫浙之歸安人少好涉覽紀傳年月世系他人所不經意者必默識之人謂許懋通儀注之學比之炳震猶稍遜也既長才益閑雅卽新舊唐書同異加之詳審正宰相世系表之失於方鎮表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爲新舊唐書合鈔鄞人全祖望讀其書驚歎謂可依王氏漢藝文志考證例孤行於世也炳震落魄罕交接每出應試輒不得當以明經充貢終杭世駿云東甫明太傅襄敏公六世孫爲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

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宰執四謚法汪由敦稱其體蓋出於表麻之流而變其旁行斜上者爲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紀之綱類聚區分合乎書志替萃羣言之法亦史家之變例也其生平所致力於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爲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遺漏最爲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卷附後所著別有九經辨字瀆蒙蠶桑樂府并魚聽編唐詩金粉如干卷又有增默齋集其所著詩也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初侍郎錢陳羣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驚歎曰此今日之王贊善馬鄩陽也後以語詹事王奕清奕清因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合格放歸一年遽卒卒後六年陳羣遂錄其書以奏御 高宗覽之稱善

宣付史館其後校書之員爲唐書考證者頗采炳震之說著於篇
炳震雖以不遇終作爲文章蓋登諸天祿石渠與劉昫歐宋之書
傳之無窮矣弟炳巽字釋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字幼牧號勞山
貢生浙督程元章將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五法九說甚愛異之因
薦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歸安沈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
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第二卷爲經無重文第三卷爲經典傳
誦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第六卷爲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
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第十卷爲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爲異音異

義第十二卷則注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鈎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不爲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

右學案唐鑑輯

通志卷之百六十八 經學六

姜兆錫

丹陽姜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有考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爲密矣又著

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議十二卷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衰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右學案唐鑑輯

周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鄭康成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雖臆斷之辭亦可知漢時專一經者卽臚於祀典後世文廟旁別立鄉賢祠以祀鄉先生之有道德文章者蓋猶倣古釋奠先師之遺意願其敝也重名位而不必盡洽於鄉評則又疑於濫

矣 今天子表章儒術風示人倫飭大吏以鄉賢列奏牘者必慎
重其選堂哉皇哉俎豆之光也同里姜上均先生說經鏗鏗自其
五年鑽研三禮之學受知於西林相國 天子御極之元年徵天
下通知禮經者入禮館纂修三禮西林以先生薦編摩既就 子
以俊敎生有稽古之榮矣既旋里居白鶴溪之藤村仰屋梁著書
自三禮之外尙書春秋公穀爾雅孝經以次排纂凡傳注合者引
用原書其未合者附以己意句梳字櫛書成自題曰九經補注謂
補朱子之所未注也曩夢熊同先生族孫元起元章交先生以東
臆睡覺圖致元起昆仲所屬夢熊題句爲賦七言古詩一章先生
心愛之因別錄所著就先生是正先生丹黃決擇迄今將二十年

所手澤猶新藤村距郭門六十里猝難合併會先生以姜氏祠事
詣元起所居宛委山堂卽明宗伯鳳阿先生注經處也至則先生
走使告夢熊就見時夢熊方弱冠先生皤然七十餘長身鶴立峩
冠矩步序主客禮坐定爲指陳九經注略例因述朱子輯易本義
詩傳四書章句能集諸儒之大成粹然一出於正然其時多有師
友緒論及門弟子辨難以故書成無悔而予僻處荒村孑然一身
考定校讎悉由獨力其中保無躋駁先生虛懷盛德如此先生又
言往在禮館盡心編纂而集議紛綸與望溪方氏論周官多不合
如方氏據書望於山川釋四望爲山川之祭予謂大司樂四望與
山川異樂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鄭氏旣釋爲五嶽四瀆兼舉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從許慎天神地示舊說宜若可從方氏又言
春入序官奄二人恐不給六宮之用意周室后夫人節儉躬率嬪
御任春揄之事子謂司厲女子入於春棄係罪人不可限以數甯
寡母多本職奄與女奚止九人者約舉之詞耳王后以陰禮婦職
統嬪御安得自任春揄諸如此例日有數端然予言出而方氏究
無以難也夢熊謂先生方氏以古文名世其周官辨惑諸書凡典
禮不見於他經者輒目爲歆莽竄入此其果於自信得先生鍼起
之良是是時癸亥孟冬語也後夢熊貢入成均交國子先生鍾勵
暇勵暇於方氏稱弟子熟於三禮故與先生同館修書者具爲夢
熊言館中寅入申出纂輯羣書無如姜先生之勞瘁者折衷眾說

亦無如姜先生之博辨者是當於古人中求之先生不苟同而能
取信友朋又如此逮夢熊甲戌南歸而先生墓有宿草矣嗚呼姜
氏自鳳阿先生以詞臣起家殫心著述所撰有周易解義六卷周
易補疑十二卷春秋事義全考二十卷春秋讀傳解略十二卷里
中後進罕覩全書先生踵武接跡而卷帙倍徙過之可謂勤矣古
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如先生者歸然耆碩著書等身爲藝林矜
式 天子允大吏之請從祀鄉賢比於詩書禮樂之師此鄉評之
所歸而 國家祀事之所以協於古義也先生中康熙庚午科舉
人謁選得楚令未之官充三禮館纂修自九經補注外尙撰有詩
易述蘊共八卷家語孔叢子注共十五卷姜氏族將萬人以先生

孝友忠信爲祠正乙丑年八十卒於家其文孫爽菑畬經訓能讀
先生之遺書丁丹歲天子南巡爽以先生書進行在拜文綺
之賜其請祀鄉賢也爽重跣告於大吏旣邀恩命爽恭錄
諭旨并所司文檄奏藁都爲一集題曰鄉賢錄而以四方友人投
贈詩文附於卷末以序屬夢熊爰序其緣起如此

右鄉賢錄序吉夢熊撰

臣等謹將各省米布

三

陳景雲

子黃中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勵行之碩儒 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吳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爲之嗟歎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諡之義諡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尚義拯人

四庫全書卷之八十五
五
之急母朱氏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
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
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
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藩邸三年
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
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
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
從源及委貫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
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
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

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
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
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
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
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享必涕泗霑衣與人
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所居老屋數楹朝齋暮盥人不能
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踰塵市蓋先生
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豈
與世之工鞶幌營華廡者爭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
儒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劬躬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

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孫
男四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耐黃
中爲人耿介博學有文爲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願獨
重焉余雖不獲親炙先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
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
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右墓誌銘王峻撰

陳黃中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也父少章名景雲博聞彊識好著書以

諸生老和叔自少通敏爲學長於史深究前代治亂往復所由以
達於當世之務發爲文磊落自恣不可控制乾隆初應博學鴻詞
科 廷試被黜乃客游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
燕齊河岱間當是時 上卽位數年銳意廣續 列聖治績紹往
古絕業中外大臣承德爭延致天下豪俊虛己訪時政闕失而和
叔爲大學士海甯陳公所知其在京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
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日分科取
入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
曰覈名實曰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旗制
曰權錢幣曰興西北之水利曰輕徵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

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士兵曰修軍器曰簡帥臣
曰加月餉陳公得書躓其言頃之 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
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
椒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於府
土苗有小警欲興師勦之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
之其可弗聽和叔遂行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
湖督孫公聞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
剴切詳盡所奏或中格每執奏至再三得請乃已期於尊 主庇
民不肖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爲巧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沮
也自諸公先後謝事和叔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初至京師時

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脫
當世士鮮當意者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
不肖循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槩審去就嚴
取舍之辨而其窮與天游等下帷著書無僭石之儲泊如也年五
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混失平則發奮刪其繁累按討先
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彙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 國朝
謚法考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其卒也貧
甚不能治喪具姻黨或以金賄者妻張氏因卻之曰奈何以貧故
傷夫子義賣居以葬

右傳彭紹升撰

日本書紀卷之八

三

黃印 龔錫純 諸葛曦

黃印字堯咨江蘇無錫人家貧力學以教授生徒自給注釋諸經而尤深於易乾隆庚午修縣志印別成識小錄名酌泉錄於邑中掌故多所辨正印嘗應乾隆六年鄉試其文見賞於主試臨川李紱已魁其本房爲副主試所斥而同邑龔錫純以是科爲省元錫純字侯復平日專心著述其學尤深於三禮稍後有諸葛曦名未出里巷閉門讀易著有周易義政一書

右傳秦瀛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三

萬光泰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齊次風於淮上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錡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辦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予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詩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

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尙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
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篡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汝陽之田
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甯陳言揚也絕學將昌
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
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
起時其說尙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睽
睽欲得高材生以授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罕
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晟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晟嘗欲予序
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晟卒欲卽家鈔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
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麻阿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

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
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薙林續修通考延循
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爲步至秦
侍郎樹峰邸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子於
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
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於
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
其荼苦也葬於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
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顯君人生如此天道甯論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浙之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舉詞科方弱冠也博雅好古枕藉六藝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古詩絕妙近體若題開元寺云古樹烏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瓢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皆精妙絕倫擅周髀之學侍郎齊召南以爲其學精近人未見其比未幾卒

右文獻徵存

先生應鴻詞之徵年甫冠上蔡程公嗟賞不置讀書能穿穴經傳詣極精微於小學音韻天文律算尤貫串獨有所得其著述皆卓然可傳非近世學者所及

右鶴徵後錄李富孫撰

循初少年有高才罷後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止
二卷遂初堂類音辨一卷

右詞科掌錄張維屏錄

國朝詩林卷之五

五

華玉滄 弟育濂

華玉滄字師道江蘇無錫諸生爲學窮研經史務究根柢願棟高
春秋大事表一書資玉滄討論之力浦起龍讀杜心解成玉滄致
書多所辨駁起龍無以難也曾欲撰述八書以補三通所未備未
成而歿其古文亦具有義法不苟作弟育濂字師茂從棟高遊治
經學從弟嶽蓮字師實與邑人黃中並以詩名中字包山

右傳秦瀛撰

臣等謹將所請各款開列於左

等

單德基

常熟單德基字孔昭資器英異家貧好讀書狂簡不偶於俗年十三應縣試見儕輩雜處堂下縣吏抱牘呼名序進便卻走疾出自此不復爲舉子業至於經傳子史之文鐘律星朔之旨不由師授而咸能強記昔宋祖平孟昶詞臣獻夷蜀頌其文不傳孔昭擬而補之凡三千餘言其友錢塘謝晉超持示太倉毛御史時毛爲虞山書院堂長一見其文深獎之諷以習經義應科舉孔昭聞之听然笑曰吾束髮至今耽玩緹素蓋欲因遺文以見道庶先哲之立言豈與曲學之士較利鈍於毫末競長短於一日哉乃與謝晉超書明其趣焉嘗期所親飲酒會其人將之池州禮肉佛預自蔬菲

以書謝焉孔昭荅書深辨其惑鑒幻說之誑利誦瞽俗之貪庇斥
苦空之乖典證諸祭之無祜識高旨遠非凡近所能及也乾隆二
十一年八月疾卒年三十有四所著有春秋辨旨天文占驗律呂
探微易圖說荀子評及論頌書序等數十篇詩千餘首多散佚歿
後十年其父哀集遺詩百餘首爲兩卷刻之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華萼亨 唐誠

華萼亨字子宏江蘇無錫人與顧棟高並習儀禮嘗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子記賓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如以身揖讓進退其間益篤學如是棟高撰春秋大事表每一篇成必以質諸萼亨同邑唐誠精小學與吳鼎往復辨論謂文字與卦畫同出一原著勺文若干卷既歿鼎因爲敘其書

右傳秦瀛撰

臣等謹將... 各... 入

三十一

陳安兆 禪愛蓮 劉光南

陳安兆字咸懷湖南秦陵州庠生讀書能研究精義著大學疑思辨斷中庸理事說斷士林講學乾隆二十二年上其書於湖南巡撫蔣炳進呈 御覽時有譚愛蓮字淨方新化歲貢家貧刻苦自勵邃精經學尤深於易著有周易精蘊匯解翼傳質疑易學南征翼傳圖說其精蘊匯解及質疑諸書彙初就督學盧文弼甚稱賞之錢塘梁國治按察湖南索觀其書欲以付刊會遷去未果愛蓮生有異質嘗往反衡嶽十餘日途中不食行步如飛或經旬臥荒寺僧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食也劉光南字景衡亦新化人其好學與愛蓮略同著大學中庸訓解中庸圖說與愛蓮易說同時上

之督學盧文弨文弨爲之序稱其書平易切實多與舊所聞合而
又本朱子相對相當之說以爲之圖不知者或以爲穿鑿破碎而
吾獨喜其一本於自然而初非私意小知之所能爲也光南以諸
生終門下多通經績古之士

右傳李元度撰

按陳先生又著
有瘦情詩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九目錄

經學七

惠棟

余蕭客
江藩

袁棟

汪元亮

劉琴

陳芳生

陸曾禹

梁鴻壽

王夏

楊方達

張蘭皋
林贊龍

趙繼序
曹廷棟

高廷楨

方粹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七

惠棟 余蕭客 江藩

惠棟元和學生員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毖緯之學靡不津逮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陝甘總督尹繼善兩江總督黃廷桂交章論薦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呈 進罷歸棟於諸經熟洽貫串謂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

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使學者得窺其門徑凡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干寶附焉又鄭康成易一卷荀爽易一卷其末一卷則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隨手題識筆之於冊以儲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干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然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謂禘行於明堂明堂法本於易古文尙書考二卷辨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

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王士禎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
及諸史薈最竹南漫錄諸書嘉定少詹事錢大昕嘗論宋元以來
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古訓以誇心得下者襲人言以爲己
有獨惠氏世守古學而棟所得尤精擬諸前儒當在何休服虔之
閒馬融趙岐輩不及也卒年六十二

右 國史館本傳

本朝中吳世族以經義名家世取科第者無慮十數家其繼世科
之後獨抱遺經遠承絕學則有吾友松崖惠君蓋其學醇行粹所
傳者遠所積者厚其實大聲宏非苟也君諱棟字定字松崖其自

號也先世扶風人後從建炎南渡居湖州明嘉靖中又遷於吳曾
祖有聲始以經學教授與同里徐枋以節義相尙祖周惕父士奇
仍世入詞館有大名世所謂老少紅豆先生者也君世家學弱冠
補弟子員卽徧通諸經於漢唐說經諸家熟洽貫串而易學尤邃
所著周易述一書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彙猶未卒業其專
心孤詣類如此少紅豆前以修城毀家君遷居城南閉門讀書聲
徹戶外其世交多躋膺仕義不一通書問惟以投徒自給而已兩
淮盧運使館之官舍居三年後以疾辭歸丁丑除夕病中以書抵
余拳拳論學術人才之升降其識趣高邁又雅不欲僅以經師自
命也夏侯勝有云經術明取青紫如拾芥今觀於君其於經術明

耶否耶乃所遇若是使易其窮經之力習場屋臭腐語數千言固宜早取上第去乃舍彼取此爲舉世不爲之學晚歲一應公車徵且以爲幾得售矣又未及抵都輒報罷終身學漢人之學曾不得一遭漢儒之遇而處之固然耿耿自信不爲窮達所移斯可謂篤信善道之君子也然君晚歲遇雖益蹇名益高四方士大夫過吳門者咸以不識君爲恥人亦以小紅豆稱之其所以紹門風者蓋不以爵而以德也君爲人通不隨波介不絕俗爲學廣博無涯浹於經史多所論著有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正五卷易漢學七卷古文尙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後漢書補注十五卷續漢制考一卷其他如王尙書精華錄

訓纂汪鈍翁說鈴注乃少時所著也君以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二娶張氏有婦行子五人承德先卒承跗後君半歲卒承緒承萼孫一人廷鳳君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其孤將葬君於某所以余知君深涕泣來請銘義不敢辭銘曰

羣經賴漢僅得存陋儒訓詁增紛紜經義經術殊途分太清點綴翳浮雲拾瀋剽竊夫已村談易理障九蒙昏輔嗣以降一律論一小紅豆漢學尊九師廢易嗤河汾卓爾大雅信不羣貫通象數追三墳皜然不爲俗學醺獨尋墜緒韋編溫荆榛鹵菘勤芟耘下帷著述輕元纁江公狗曲徒信信遺言傳後名彌芬有求芳躅視斯

文

右墓誌銘陳黃中撰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字號松厓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
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
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
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
東學政以通經訓士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
交食舉隅琴箴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
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爲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
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 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
居葑門之泮環巷樵蘇後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

官野乘及七經慈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經取注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注諸子若莊列荀揚呂覽淮南古注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桂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注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賈氏昭氏之學附以羣經作補注四卷於尙書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注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真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

爲偽古文作古文尙書考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偽之由來皆郝氏敬閻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冤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略遺誤而東觀漢紀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爻辰虞翻之納甲荀爽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代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

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間考之堯典春秋月令王制無不合也少嗜新城王尙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採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宋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跗承萼以某年月日葬於吳縣西渚邨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斐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游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余又同客盧運使見曾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

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柢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
奉敕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
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
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祕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
江沈君彤長洲余君蕭客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
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渚施士匄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
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礪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
蕪榛芳山東大師當炎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泉宋義漸盲釐

嘲悶笑疇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七經六緯蟠胸膺日月爲易窺
璣衡或薦於朝困未亨歸而抱犢棲柴荆愁遺一老莫兩楹秋
山蒼蒼鄰洞庭斑然鯉首千秋扁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旤
此銘

右墓誌銘王昶撰

惠定字名棟元和諸生學士仲孺先生之子也少承家學稽古不
怠自經傳訓故諸子諸史道藏星官醫藥之書下逮稗官雜記靡
不窺究精力絕人強識暗誦至老彌篤尤好漢儒之學網羅佚說
參伍考訂經文經義表裏穿穴扶衰繼絕抉幽洞微俾脫常談疏
鬯本詁著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易漢學七卷古

文尙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外續漢志考若干卷諸史薈最若干卷而周易述二十一卷未脫槩而卒然其生平精力尤在此書病亟時言其所自得且歎眞賞之殆絕云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陝甘總督尹公皆以其名上其後九卿遵 旨覈定得四人定宇不與歸而杜門益著書沈潛刻苦守漢學不變往仲孺先生督學廣東以經術倡導諸生定宇實左右之及修築鎮江城毀其家定宇奔馳盡瘁遭兩喪不以貧困廢禮既乃教授生徒藉館穀自給日事編摩造次顛沛未嘗釋手晚年就揚州鹽運使盧君見曾聘盧君深敬之梓其周易述以傳定宇行義至高雖貧得財輒分與同氣未

嘗輕事干謁室無斗粟儲若不知也卒年六十二子三人承緒承
嗣承萼

舊史氏曰班史傳儒林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
祿利之路然也定宇澹於仕進而窮經以終其身蓋學漢儒之學
而不志漢儒之志者以列儒林傳奚忝焉

右傳彭啟豐撰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
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
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
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

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
莫逆交至於學問賅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
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
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
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薦有博通
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
心經術尤窳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
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
準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

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
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
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
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尙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
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
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日箕
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茲
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
統術云該闕於亥莖萌於子該莖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
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

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菱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

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譖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遒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

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首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

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邇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頴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禘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

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闕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禘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

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大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大誓而以今文大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

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
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
爲申生妃令尹爲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
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
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
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
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
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
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
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闈者非取邑

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
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雷
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
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
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
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
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
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
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滑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
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禭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

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參分天問篇

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於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錢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

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
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
之注山谷李璧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
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
卷松厓筆記二卷子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厓文鈔二
卷及諸史薈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
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尙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
六十有二

右傳錢大昕撰

惠氏之學自學士而醇自徵君而備徵君名棟字定宇號松厓縣

舉生乾隆十五年 詔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大吏以名上不用
歸篤志稽古務爲彊識先輯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考據評數而
其一生精力所萃尤在審定經義於兩漢傳注諸家確然有所折
衷必疏通證明而後已著九經古義二十卷周易本義辨證六卷
易漢學七卷古文尙書考二卷左傳補注四卷明堂大道錄八卷
禘說二卷外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續漢書考諸史督最諸書而
周易述二十一卷未成之書也爲人刻苦勵行不習靡曼雕琢之
辭以逐時尚不以榮累心不以辱改節教弟子得館穀金悉以購
書造次顛沛未嘗去手遠近號爲讀書種子彭尙書啟豐稱之曰
學漢儒之學而不志漢儒之志也

右傳經圖序朱綬撰

東吳惠氏以經學世其家乾隆中葉海內之士知鑽研古義由漢儒小學訓詁以上溯七十子六藝之傳者定宇先生爲之導也乃其先樸庵先生已有左氏春秋補注研谿先生有易傳春秋問禮問詩說半農先生有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古本說皆足以引伸墜緒扶翼雅言而半農先生爲粵東學政用五經試士士習丕變彬彬然多通經至今粵人思之以配食韓子云余撫吳六年於名賢碩德未嘗不訪求其遺蹟嘗取元龍仲孺定宇三先生像刻入滄浪亭今其裔世昭復以三先生及樸庵四世遺像乞題夫畫像之興肇於成都禮殿所以圖寫先賢志其嚮往至于子孫之摹繪祖

父不過一家之私而已苟其人無可存將姓名且付子虛而像於
何有若惠氏諸先生經師人師士林瞻仰所謂先覩爲快者非歟
展挹之餘德輝如對聞其家紅豆樹已枯復茁君子之澤於世昭
兄弟望之矣

右書四世傳經遺傳

陶澍撰

昔松崖先生之書有曰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九經吾子
孫其世傳之又曰曾王父樸庵先生通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傳
序相授於今四世矣某少習是書長聞庭訓因刺取經傳附以先
世遺聞廣爲補注六卷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
讀此知先生拳拳於家學者深矣千里以乾隆庚戌歲執贄請業

於同郡江良庭徵君徵君之師則松崖先生也每思展拜用申仰止聞徵君言先生之孫薄宦粵東所謂泮環巷舊宅方爲它人所居且未由一問紅豆之樹而其它無論也及今始從磐卿獲覩所臨四世畫象德容儼然恍承警欬庶幾差慰平生之區區乎磐卿實仲孺先生之元孫近由東渚移家楓江爲人端雅有志以修舉先世之業爲務用是知松崖先生之屬望有徵矣夫惠氏四世著述固懸國門然常行四方多遇譚經之輩則真知灼見轉眄其人或搏摶以爲同焉或倚撫以爲異焉而皆不足與於此事者也然則修而明之舍賢子孫其誰與歸爰拜手而書於後

右四世畫象記顧千里撰

按惠先生著述最富各種卷數所紀多寡不符俱仍其舊

余蕭客

余蕭客長洲人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凡唐以前舊說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片語單詞悉著其目自宋以來訓詁之傳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談我朝經學昌明著述之家爭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蕭客又撰文選紀聞三十卷文選音義八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理氣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

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而
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
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
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
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
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
書中健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
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
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
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

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徧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恆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閒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昫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

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辭
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
風發泉涌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鏑不可當也先生
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
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
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
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
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託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
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
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

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祕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鈎沈已入 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然沈而未鈎誠如震言若曰鈎而未沈則震之妄言也今覈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鈎沈之後且爲足利質鼎何得謂之鈎而未沈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鈎沈一書漢晉唐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證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彙錄成付梓至今歎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遺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飢寒切體不能專志壹

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
負師訓能不悲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余蕭客字仲林長洲人少便好學既事惠先生棟益自磨礪唐以
前經說頗多闕遺蕭客求補之繙覽訓典旁及九流故事苟有可
錄登卽付之楮翰歲月既久篇帙略備乃加詮次以類相從所見
或頭尾不全或二文互異無暇損併割棄悉以存之其采用前籍
古記謹著其目於下用備異日詳正知其不由臆撰曰古經解鈎
沈凡三十卷書將成欲再校補會蕭客疾病乃急梓行之故戴震
以爲疵又有已見皇侃論語義疏者則海東足利本出於鈎沈既

行之後無害其爲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與舉人江筠時人稱爲盲先生又有爾雅釋注雅別鈔八卷文選紀聞三十卷音義八卷雜題三十卷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嘗遊直隸總督方觀承屬修畿輔水利志至京師無所遇卒年四十七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長洲余先生諱鷲客字仲林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尙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三十三卷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卽所

著義訓其書尙在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做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有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皆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度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摭摭亦可謂備矣

右學案唐鑑輯

江藩

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尙書考宋氏鑿之尙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尙書後案江氏聲之尙書集注

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
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
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
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考張氏爾岐
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
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日追之儀禮正論張氏惠言之儀
禮圖說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義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
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
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筴於春
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

之春秋長麻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坵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鉤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鉤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

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
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
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
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

右事略李元度撰

袁棟

袁下在同川授袁子質中經因識其從父太學君漫恬登鋤經書
隱二樓湘簾斐几茗椀鐘香經史列左子集列右知其人脩然自
好讀書尙志者也既邀予遊龐山湖棹篷艇沿洞煙波淥水間快
論詩文流別又知其學有根柢非以博涉弋取虛譽者也迨予至
京師時郵寄詩篇論說相質證歸田以後每邀予過同川造君廬
叩其學益粹視其功力益堅去春以四書補音屬序予謂可配類
編佩鱗羣經音辨諸書序而歸之未幾而訃音至矣豐於學嗇於
年可悲也葬有日孝子益之請爲誌墓文予弗忍辭按狀君諱棟
字國柱一字漫恬先世姓陶松江巨族勝國時有贅袁氏者遂承

其姓爲吳江人代有隱德考諱潢明經需次教諭君髮齷卽勤誦
絃無他嗜好初工帖括省試屢不售乃專心讀古務有用之學自
唐宋以來經世大典靡不窺尋於劉杜鄭馬四氏之書之類世儒
所不能舉其凡例者君搗撫解剝窮極指要成書隱叢說前後三
十九卷而於戴祀一書合魏徵元行沖朱子吳草廬劉蕺山眾說
更定裁易爲禮記類謀三十六卷尤生平所注力餘雅擅吟詠高
遠閒放自露天眞長於填詞好北宋之作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
他若善隸書工寫枯木竹石皆餘事也蓋君家本素封句稽出入
咸教諭君掌之教諭君歿子益之多才藝主家政故得一志於學
昔賢謂天與之資父母與之閒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而後

可以專力讀書君之所處四者具備非造物者有心以成其學哉
至於一生大節事親有黃季劉茂行愛庶弟撫孤姪有姜肱李郁
風救災卹患如在其身人比之楊政樊重承父志不奉二氏教僧
道勿敢入門人比之程明道一節故君之歿士林歎失一學者鄉
里歎亡一善人正人哀悼痛惜至今不衰云君生康熙丁丑閏三
月初二日歿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孺
人貞靜恭肅好詩書常與君對案披覽閨房良友也先君歿子益
之吳江庠生孫志讓志儉志讓十歲能文哭祖傷悴後君十五日
卒女適吳江廩生費振烈君所著有三十餘種其刻行於世者漫
恬詩鈔漫恬詩餘書隱說四書補音玉田樂府乾隆某年月日與

孺人合葬某原銘曰

擁萬卷面百城緯以史經以經勤述作爛箱簾不嗜利不矜名踐
倫常輕簪纓胡不祿歸官冥笠澤濱封佳塋安體魄棲神明鬱松
楸芳荃蘅千餘年風常清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辭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遊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document with a vertical grid layout.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10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vertical header section containing several lines of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a page number or title. The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and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vertical bar.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劉琴

公諱琴字松雪河閒任邱人先世多顯達邑人稱爲五世刺史家
祖諱某績學不仕有子二諱某字北海者公之父也與弟南海篤
友終身食必共几案邑人傳爲美談公生而醇質讀書精理解師
同邑邊兩三李梅溪兩先生覃心四子書字研句究沈酣數十年
垂老乃成一書曰四書順義解爲文恪守先民程式不務詞采炳
炳早入庠自康熙戊子應京兆試至乾隆丙辰乃得售中間困躓
三十年公處之泊如而卒不懈於志家貧教授生徒資脩脯以養
親非其有一介不取愛弟椒翁好無閒人謂有父風云乾隆壬戌
子濫膺禮部舉首同年得館職五十有七人曰嘯谷名炳者公之

子也翰林結習好爲風流跌宕其聚處則謹譁調笑無所不至大抵少年爲甚予時年差長不能從同同而嘯谷貌岸然寡默凝重入羣而不亂予心重之久之益親厚嘗謂翰林皆如嘯谷翰林益增重矣及讀公傳而後知嘯谷之德隅道器其由來蓋有自也公方嚴直諒衣冠不入時式跬步必謹與人偕行遇風雪疾趨公從容坦迤如平時好面諍人過未嘗退爲非議人益以是愛敬公嘯谷自翰林出守九江不久去官從公教授鄉里及孫伯樵令奉賢移江甯家稍稍裕而公布衣疏食無改其舊曰吾家貧約久矣與使若善養吾口體不如堅守吾清白之爲善養吾志也其淡泊終身如此甲申秋嘯谷持同邑邊徵君連寶所爲公傳來乞銘於予

讀之質謹無溢詞自世之好譽其親也多爲無實之美以邀傳志而作者重違人子意亦遂采拾綴緝務多以侈於是傳志之文多不足信蔡中郎自謂惟郭有道碑爲無愧詞而韓昌黎人猶譏其諛墓中人其他則又可知今讀公傳可謂君子其人而傳公者亦可謂君子其文矣是不可以不銘公生於康熙乙丑十二月十日卒於乾隆癸未三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閔氏繼齊氏生子三人長炳乾隆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九江府知府次煥次煜俱庠生孫四人長伯壘乾隆辛未進士江甯縣知縣次步墀次維城次念祖曾孫三人幼以乾隆甲申某月日葬於某里某原銘曰氏列名琴厥德惜惜貌古與心埋頭一編沒身忘年微言允傳山

高水清中藏典型儀爾後生

右墓誌銘戈濤代某撰

陳芳生 陸曾禹

陳芳生字漱六吳縣人有捕蝗考一卷詩大田秉畀炎火毛鄭之說以炎火爲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亡竝非實火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爲此說也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爲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稍見記述芳生取史冊所陳事集議論彙爲一編首備捕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爲詳覈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陸曾禹

陸曾禹仁和人國子生嘗作救饑譜吏科給事倪國璉爲檢擇精
要釐爲四卷會 詔翰詹科道輪奏經史講義國璉因恭錄進呈
特命內直諸臣刪潤其詞定爲六卷剞劂宣布 賜名康濟錄其
書分門四一曰前代救援之典二曰先事之政三曰臨事之政四
曰事後之政先引古事後系論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梁鴻翥王夏

梁鴻翥德州人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益都李司馬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又王夏字蜀子號大柱膠州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鶴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祕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梁鴻翥字志南安邱人每治一經案上不列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以優行貢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觀運尙書義書經續解春秋辨義春秋義類儀禮綱目及詩經周官禮記辨

義計百卷未刻歷城周永年收藏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楊方達

張蘭皋

趙繼序

林贊龍

曹廷棟

武進楊先生諱方達字符倉舉人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實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卽爲註明未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彖爻位之說閒亦參以己見蓋做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問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右學案唐鑑輯

張蘭皋

武進張先生諱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右學案唐鑑輯

趙繼序

休甯趙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

於曰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麻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卽考異之末簡傳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尙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右學案唐鑑輯

林贊龍

侯官林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

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右學案唐鑑輯

曹廷棟

嘉善曹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 國朝十家旁証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右學案唐鑑輯

--	--	--	--	--	--	--	--	--	--

高廷楨

君諱廷楨字漢瞻號路潭濟陽縣人少窮古六經尤耽邑先進張
蒿庵儀禮句讀以經學聞徐公鐸校齊士貢之雍爲上舍高第已
而假歸養親不問進取旦日肅衣冠適親所問衣煖寒已進盥已
問所欲而敬進之已上食食已必舉古今美談悅親親喜甚居無
何遵親疾瘳甚附身附棺一誠信準義禮士大夫難之問集古今
嘉言行列坐右事無鉅細一裁於禮無涉俗冠服言動不毫毛翫
直啟手足猶自正衣衾勿令偏誠毋作佛事曰吾家先故習禮學
學勿雜余嘗謂士蔽於俗學久矣昌黎號汲古猶苦儀禮難讀朱
子作經傳通解後生厭其浩博不一觀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禮

者天地之大文天常祕之惜之而不欲溢其輝故□□者姬公未
成書也吾夫子於二代禮以文獻無徵止於□□亦無傳言越漢
及宋千餘年得朱子書如日中天而喪□□禮猶屬之黃勉齋勉
齋自謂無憾矣而後人憾之故禮□□絕學若蒿庵句讀誠味乎
眾人所不味而君圭而臬之垂範於家不徒爲口耳學嗟乎是真
足傳矣之璿以孝廉論□□補鐸福山訓士首□禮屬余集君事
實余嘉君之隆禮由禮也故爲之傳其大者如右

右傳潘相撰

方粹然

方雪瓢名粹然淳安人朴山先生子少日隨朴山居京師從何義門游稱義門高第弟子其後游黃山寓居歙之河西歙士多從之者已而愛錢塘山水之勝遂久居錢塘江上晚歲復游歙持一木瘦瓢時時澤之光可以鑑自言某年游於嵩嶽雪夜宿僧寺爨下見燒餘異而取之製爲瓢途中遇盜發笈攫之去已而於杭州市中復得之其時亦雨雪也因名之雪瓢而自號曰雪瓢老人雪瓢取歙石材大者爲硯刻小像於其背而自識之曰老人好古能文不事家人產見秦漢器物洎書畫名品斤衣食費以資其好每過辰不舉火而吟嘯自如遇山水幽異處杖屨必到所交皆一時耆

舊晚號雪瓢老人閱四百二甲子丁亥長夏書於歙浦旅舍卒年七十餘所著有十一經注疏類鈔一百卷禮服古制二十卷皆爲人取去其雪瓢有自制銘錢塘奚鐵生以分書刻諸瓢之脣歿時殉棺中雪瓢文多佚不傳僅存其門下士欽程瑤田所手錄數篇而已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國朝書錄彙編後初編卷四百二十目錄

經學八

程廷祚

張坤瀾

張為權

沈大成

汪梧鳳

江昱

諸世器

汪肇龍

劉林青

李惇

錢特

梁履繩

汪中

賈田祖
顧九苞子鳳毛

張學誠

馬宗璣

羅登選

朱文藻

楊景行

子鶴芳
段壽廷

典川

袁廷檣

鈕樹玉

金日追

錢大昭

任兆麟
劉逢祿

孔廣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八

程廷祚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絲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
雖間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覲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
致書竟無所荅旣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
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
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蓋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眞儒徂謝世所共
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爲銘

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勒諸石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爲大司
馬伯喬休父封於程以國爲氏西晉末元譚公爲新安太守以事
罷官卒葬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爲程氏
望先生爲宋咸淳宰相諡文清元鳳公十五世孫祖某自新安之
槐塘遷金陵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迹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
某氏安人舉二字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啟生別
號縣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髫髻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
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
兩兒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立侍左右如古弟子職凡
十三經二十二史驟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

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
韋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於史而先生尤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
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恆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
生泥典故爲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
襲空疏罕裨實用於是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
人爲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靡不窮
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蓋自
國初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歿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
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
巡撫王公鉉以先生應 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

擯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
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
婦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數十年所得脯脩與先
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專其力益肆志於經書自王輔嗣注
易埽圖緯之霾塵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卦變卦卦氣
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
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
求是說六卷易學於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
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尙書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
疑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

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其於古今箋疏家鉤貫融會如素
所蓄物取而別其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
發之覆徐而按之於理窅無纖悉違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
外勵服皆研究經學於先生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
十六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
都復報罷歸時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游
食指益繁用是竭歷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
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
出處與劉猷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識先生也
當乾隆元年北上過淮執余手孜孜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

生游淮揚必主余家余應試江甯必與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
識知竊附於文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嘗恨絕學無傳每成
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消衰且病則悉鈔所著書付余謹
藏之嗚呼余之顛頓算殖尙能俾先生傳耶然天旣畀先生以絕
世之姿又阨以遭逢引伸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以
假手於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傳先生先生固自有
其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
卷藏於家生於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
丁亥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
兆晉爲先生主後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据義摭文與古際也雅揚諾宣弗泯跡也粹乎大醇玉金節也隄
厥遇以侈其傳窮則彌達也

右墓誌銘程晉芳撰

有清徵士絳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於北門
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
仰而朝宗者舟颿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
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於某某
而後可疇其惑矣吾友絳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
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
書三禮魯論諸說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

學已非而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閔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囊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 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疑疑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舡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

必負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遺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
尚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
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
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矚而殷殷於余耶豈不以孤奏成池
之音宵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
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尙存先生不可
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
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翦
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欷歔歎息憂先生之
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

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沒而甯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遷江甯其翁祓齋 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墳簞之權人以比南朝劉峻昆弟爲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章爲之立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銘曰

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割愛抱經見聖
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稷稷立門外兩薦於天神所介誰
之不如命爲礙高文典冊垂金籬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
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冢旁艸生盡書帶

右墓誌銘袁枚撰

程滌莊名廷祚字啟生江甯人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
老弱冠補諸生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徵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
用著易詩書三禮魯論諸說其言日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
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
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大旨如此

年七十七卒錢塘袁子才爲誌其墓盛推絲莊著述比於咸池之音而桐城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見絲莊所著書乃究論之其詞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歟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命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關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有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

肖者而已今觀縣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詞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縣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縣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畱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其所遭或幸或不幸也已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上元程先生諱廷祚字縣莊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因靈皋方氏

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譌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入義爲八卦眞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益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

卷易說辨正四卷

右學案唐繼輯

右學案唐繼輯

國朝通志卷之八

--	--	--	--	--	--	--	--	--	--

張坤瀾 張爲權

張坤瀾字伯觀湖南湘陰人兩當知縣乾珀從子乾隆己丑舉人
家貧澹泊自甘絕意進取終日閉門潛心經學著有周禮約言同
郡張爲權字理衡湘潭思貢生父煒邑名諸生也爲權承家學又
爲少詹事蔡揚宗甥究心經學熟於先儒傳說嘗輯所作四子書
五經註史鑑論斷曰思問錄十二卷肄業國子監有文名以親病
歸

右傳李元度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page layout.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mark on the right side.

181-160

沈大成

先生姓沈氏諱大成號沃田松江華亭縣人其先東陽人有爲明太祖軍記室定鼎後不受爵隱居吳淞之青龍江諱肇靈者是爲始祖世以科第起家爲時名臣六世祖諱鸞始遷居郡城積學敦行學者稱爲傲漁先生五傳至邗城公三子先生其伯也幼穎悟讀書目數行下爲文才思橫發耀遠公特愛憐之康熙己亥學使昆明謝公科試松江得先生卷驚異取冠鄉校謁見時進先生曰吾試江蘇八府二州士不乏取上第如拾芥者然他日能讀書崇古學惟子一人而已先生益感奮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讀書晝夜不輟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覃精研思粹然成

一家之學以詩古文辭名江左初先生有負郭田五頃藉給饘粥
雍正戊申三月邗城公以暴疾卒於官先生奔赴爲交代某公所
窘迫頌繫在官而是年八月章太孺人又以疾卒於家先生待理
不得歸益哀痛毀瘠知州蒲圻程公廉知邗城公清介且感先生
之孝援之得奉喪歸里而家已中落服闋遂入都會同郡王公不
烈督學廣東聘先生往自是屢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
前後四十年或數年歸或三四年歸歸輒苦困乏不能一二月留
然性勤敏未嘗一日廢丹鉛舟車往來以四部書自隨遇先儒夙
遁之義辨析豪芒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不以遇蹇自沮也晚遊維
揚客運使盧公見曾官廨旋館江氏生平遊歷於揚爲久東脩所

入不治生產弟仲安蚤世撫其遺孤視如己出戚友有貧者必周
恤之與西蜀王公怨陽湖潘公思渠交最厚贊益最多然未嘗干
以私王公之薨也公子三皆幼賓佐散去先生經紀其喪送其孤
扶輿西還其篤行如此先生幼承家訓長師黃宮允唐堂先生而
交吳中惠徵君松崖天都戴孝廉東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
廷尉蘭泉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
與夫一名一物流傳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書萬卷手自校讐鑄
本爲闕字體從俗必標識而補正之蠅頭蠶子件繫條屬非目力
精細者不能辨其點畫也其校定十三經注疏史記前後漢書南
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昭明文選說文玉篇廣韻顧氏

音學五書梅氏厯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
二十卷詩集二十八卷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先生生於康熙
庚辰十月二十五日歿於乾隆辛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二
娶李氏早卒詳先生自爲傳繼娶張氏先明知府彌裔孫諸生諱
澤椿之子有婦道輔成先生志子一人一震府學生才而天張孺
人出女子子三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李孺人出次適張孝力
張孺人出嗣孫蕃大經與先生爲世好從學五年稍窺其學行去
歲十月二十七日先生自揚歸病亟呼大經手授詩文叢彙並東
原先生與先生書學福齋集序且曰學未有不自六經入者幸勉
旃越二日而呼易簣矣嗚呼以先生之湛深經術生不獲與稽古

之榮衣食奔走沒未一年而手校諸書散佚殆盡爲可哀也已先生自築壽藏耐邗城公墓在通波門外今蕃將啟窆而葬俾大經詮次世系事跡以俟表墓者采焉謹狀

右行狀汪大經撰

學子壯年在潘敏惠公思榘幕府晚年偕惠徵君寓官梅亭益以學業相砥礪三禮注疏杜氏通典皆手自校勘丹黃爛然後館於江鶴亭春家編次詩文集其六十八卷無子沒後鶴亭刻以行世其詩出入唐宋杭堇浦太史謂以學人而兼詩人者信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惠棟云沈君邃於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

搜擇融治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吾於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茲不論論其學云

右正雅集符祿森錄

汪梧鳳

余初官京師延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余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余學遂交君數載君於余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聚數日懽甚未幾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余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歛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國二十二世孫宋江東安撫使若川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八傳爲君祖州司馬景

冕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師今配享子朱子祠江氏永者稱
其爲協於周官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四舉鄉飲大
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某安人出終隱不仕母某
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孚聞於家年二
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
不疎園中不疎園者其祖讀泉明漸與田園疎之句感而顏其別
業爲君勛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十二年遂終焉君制義師濟
安方氏棨如古文師桐城劉氏大樞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
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
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卽稱

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既師汪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鬢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沈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沈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己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睚而學亦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西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尙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願君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干卷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

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覈精審之可自成一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疏惟君爲無病之書既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心按子灼及其徒程敦程敦者懷唐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閒負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遊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疎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一首卽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槪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棨如所定三子者卽君與戴震邑人鄭氏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旣大耗於學又善

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某安人在堂而君繼室俞
孺人能得姑懼心君倚之會某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強作達以慰
其母且益憂其母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
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詩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母使
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來來與作別語語如平常眾皆駭
不肖信已而曰吾不可致於婦人之手其卽正寢自起而出南向
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
年憂汝等其善體吾志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躋隄養
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所奉爲歲例者其守之勿替復顧
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粗有成本其餘經史

文集尙多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哀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六配程孺人繼配俞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某某孫男一人某嗚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所獨得於己者如此所以存其眞於不朽也

右行狀鄭虎文撰

江昱

君諱昱字賓谷一字松泉姓江氏始祖諱汝剛宋進士官歙州牧
遂家於歙明末六世祖應全遷揚州乃爲江都人曾祖九萬祖激
考世棟皆不仕君兄弟八人君與弟恂同爲楊太宜人出君行七
恂行九海內談藝者稱廣陵二江是也君初名旭字才江旣而更
今名童年及見 國初諸老輩有聖童之目長負文譽年二十八
始補邑庠生乾隆元年開詞科某公將舉君應詔力辭之又歷十
七年始食廩餼君久困諸生中嗜學安貧不改其樂偕恂坐凌寒
竹軒擁書萬卷上下古今以著述酬酢怡怡然當代文章鉅公如
雷公鉞劉公藻沈公德潛皆以國士目之君下帷研經尤精於書

著尙書私學若干卷析疑發覆爲一時治經諸儒折服嘗在秣陵
與程廷祚辨論尙書古文至日晡忘食錢塘袁枚目爲經癡其標
致如此著松泉詩若干卷不拘宗派以本諸性情止乎禮義爲主
深闢歷下公安之非而斥王李尤力又作論詞詩十八章斷制宋
元作者津逮後學錢塘厲鶚趙虹江炳炎輩爭相歎服不易其言
乾隆丁丑功令兼以試帖詩取士君故精研小學六書乃著韻岐
四卷爲藝林圭臬君面目清古與俗寡諧性剛忤而折人然交
友最眞論事侃侃指摘利病不少依阿或笑其迂而卒莫能遁君
百行罔缺篤於彝倫元配天長陳氏諱珮故名家子才情清麗著
閨房集四年而卒君孤居六載著梅鶴詞寄意後以母命娶郭氏

亦賢淑凡海內名士來交二江者屢滿戶外郭脫簪典衣以供亦先君卒恂以拔貢生起家歷官湖南常甯清泉令乾州同知君奉母就養不與公事惟眺詠撰著倣酉陽雜俎北夢瑣言又著瀟湘聽雨錄八卷其間評隲山川攷訂金石如辨岫嶺碑之爲贗作洋洋千言證據精確較晦庵弇州亭林之論益晰他如石鼓銅柱斷碑殘碣莫不捫剔考究爲博雅諸家所未及又手撰清泉志體例嚴潔一洗舊本之陋吳公鴻時視學於此引君爲上客傾倒尤至及恂移官皖江君以老病不克侍母往然尺書駱驛講求吏治考實學問者不少閒聞君昔年喪子時值恂歸省君破涕大笑曰吾以十齡之子換一久別之弟此樂不易君子德堅偕恂子德量應

童子試旣而德量入郡庠君喜動眉宇若不知其子之黜者明年
德堅亦售里人傳述以爲難乾隆乙未歲初恂以句當公事過里
門省母君已久病至是歡笑如平生凡母至必強起爲慰恂至君
病益篤時壓語呼恂節勞爲誠天性篤業過人蓋如此卒時三月
二十日也距生康熙丙戌得壽七十子四德堅繼配郭出餘皆幼
側室王出女二所著未梓者曰尙書私學贛洲漁筵譜疏證草窗
集外詞疏證山中白雲詞疏證葯房雜志不可不知錄唐律領珠
集精粹詞鈔共若干卷嗚呼君兄弟與予善君弟入仕二十年以
才人循吏著聲正遠予懼君德與文之向晦也於是作松泉先生

傳

論曰子讀陶潛之文至追亡悼存瞻母望昆未嘗不爲松泉流涕也君學克翼經文可載道身雖未仕及見其弟以平生所共學者見諸施行白頭事母享文名者五十年而其撰著足以傳於後世君死也乎哉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其私學者在於是歟嗚呼何無憾已

右傳蔣士銓撰

國朝老成類稿

卷四十一

十一

諸世器

諸君敬甫崑山人也少工科舉之文爲名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然鬱不得志文益工縱學立節交游悉敬之著述日且寢多以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其家年四十有九前六年余游汾晉間有汾陽縣修志之請君適館於縣之田氏始相識出所爲制義示余怪其象題定墨類吾亡友彭晉涵因言弱冠時嘗與晉涵上下其議論旣而持田氏家傳二請入志一爲浙江金衢嚴道呈瑞一爲湖北驛鹽道震二傳君之筆又知君爲文皆有法度明年余南歸君偕田生畿入關中又明年余奉 詔至京師與纂修四庫全書不見君者三載矣而君自平涼偕田生來應舉自輯其

所撰詩釋地屬余論定以王伯厚失之略且按而不斷故繼之有
作值余次第永樂大典內三禮步算及汎涉小學音韻等書繁碎
舛謬至紛不易就理置釋地案頭聊檢數事則所言乃身所嘗到
目驗加以考證明信不苟爲羅縵蹈襲也是年君又失意遂還崑
山前此君在京師與吾族敬咸友善敬咸主關中書院講席君歸
後田生從之游今年秋敬咸以書來寄君行狀書云崑山諸敬甫
志於古學也久著述皆有可觀其爲人嫉邪憎俗不能忍須臾今
不幸奄忽其孤寄哀書求子爲墓銘余旣哭君之遽逝及讀行狀
不得君家系踰月田生又使來速銘乃次君之學行而銘之君諱
世器字景筠又字敬甫讀書輒鉤抉奧隱生四歲時父教以字卽

私孽蔥葉擬書之點畫不少譎失蓋君之精心於所學自其天性年十五於羣經傳記應對縱橫不窮父母愛而異之戒其毋過勤苦而已然其後凡九應江南鄉舉又以貢生三應順天鄉舉卒不遇 皇上南巡壬午一與 召試既擬進呈以小誤疑沮豈命也夫其詩古文詞人莫能以其屢躓抑之君亦不自挫折嗚呼今則已矣所著書已手定者詩釋地八卷雜文古今體詩各若干卷西征集二卷棗溪小志二卷其未定者易詩三禮則有通義詩通義塵及半四書則有古訓君生於雍正六年八月十六日配張氏子二長祖銘國學生次祖鎮女子二長適曹學泌次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事親孝於朋友篤以誠母嘗失明醫者言

砥去內障可復君絕酒肉及葷辛之味以舌舐者二年若操行方
巖則吾族敬咸言之者是也可謂有學君子矣銘曰

握瑾懷奇端操不虧終莫之施在雛而鵠未角而螭早迪胡爲子
與俗離乘驥以馳來者我隨不竟厥能而傳不疑著以刻詞

右墓誌銘戴震撰

汪肇龍

今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歲次癸巳 詔修永樂大典開四庫館廣求遺書於天下安徽學臣朱學士筠以婺源汪氏紱江氏永兩先生遺書上之 朝禮送兩先生主入郡城紫陽山子朱子祠春秋配享時余主講於祠旁書院之古懷德堂者已六載因得讀所上書而盡交於兩先生之高第弟子傳汪氏之學者其同邑秀書余氏元遴一人而已余歿後無聞焉傳江氏之學者首稱休甯東原戴氏震欽松麓汪氏肇龍及鄭氏用牧程氏易田汪氏在湘方氏晞原金氏藥中六七君皆知名而欽之稱篤行君子則必曰稚川先生云稚川汪君松麓字也君居郡城之某里先世隱德不耀考

某妣某氏生三子君少孤又善病兄天嫂寡而弟弱家徒四壁立年十三甫受書於童子師尋廢罷力食以供餽粥長習賈則喟然曰是非甚巧僞不得稱善賈立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書君族今侍御名存寬者器之勸之學則大喜從受章句年二十有二矣自是委已於學至忘寢食通四子書五經左國大義已而學制科文於方氏樸山及其子心醇之門成一家言論者謂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也後游江門專力治經則梯階於宋王氏伯厚本朝閻氏百詩而以漢康成爲宗主於是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經地理步算鐘律音韻器數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三禮尤功深師友聞咸服其

精心果力隱然以不朽之業相期待矣庚辰補學官弟子壬午東
原舉於鄉君亦以副榜貢入太學乙酉 駕南巡藥中應 召試
授內閣中書舍人君偕游京師京師公卿知東原者亦知君思招
致君君願獨暱就余延課余亡兒師雍用是深知君君一日挈師
雍游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著
石鼓文考定爲周宣王時史籀所篆非後世物君於鐫彝鐘鼎諸
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遇目輒辨暗中可手捫而識之蓋古今絕學
也是年應京兆試下第歸歸猶一赴省試遂絕意進取日讀所未
見書悉資以考據而學益深庚寅易田登賢書壬辰藥中舉 殿
試第一東原尋以經學徵爲四庫館纂修授編修而君故落落無

所遇筆瓢陋巷晏如也君弟肇溶賈於湖南之益陽有年矣君念之不置又自願就衰無子鬱鬱不自得丙申春挈一妾往從肇溶居數歲遣妾去竟無後卒君長身玉立鬚眉若神見者知爲有道之士顧色不精充聲不氣斂余素憂其無大年逮君遊楚之明年余將去新安而東原初歿因寓書於君諷其早勒成三禮之書然不意君之果至是也今者遺編具在叢殘斷闕掇合而綴輯之俾有傳於後世汪門諸子當必有起而任其責者余則老病龍鍾慮不及與勸其成矣悲夫君性方嚴顰笑不苟友義崇重勿替死生親仁泛愛雖遇橫逆游之太和中而物亦自化儻所謂聖人之徒者君其是與君卒於乾隆庚子九月二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九

乾隆壬午副榜貢生候補儒學教諭娶方氏無後以弟肇溶子秉
祚嗣女一適同邑吳雲肇溶亦孝友事兄嫂如事其父母也以狀
來乞爲君立傳乃次其狀而參余所親得於君者爲紀其實俾後
之人有所考焉

右家傳鄭虎文撰

劉林青

我攸邑經明行修羣奉老成典型爲吾師龍襟江先生先師屈指及門弟子稱亡友劉君經靈能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夔絕凡庸先伯兄采侯先生嘗推其說經鏗鏘爲畏友第一典型殂謝伯兄別我四十五寒暑劉君辭世又十有一年今日執筆爲君立傳含哀多涕且日追西夕字畫何能落紙上長言之我號咷短言之知君冥漠嗟唏甚君恆慟一身單獨無依欲出觀大山水無知遇嘗誦五達道維朋友之交輒戚嗟若涕沱若不勝獨睽睽余爲平生知己一友伯兄下世之歲君以小柬唁我云賢弟念保世亢宗當抖擻精神立定腳根力所能爲盡之己力所不能聽諸天我慟哭曉

夕不能已已太夫人痛予小子單獨茆茆恐心太瘵傷勉止余哭
吁嗟乎志士仁人忠臣孝子在此數語也余明發悔痛末由追君
奉母盡孝道至庇其本根枝葉無落余病未能余讀書好文選兩
漢書君研精覃思古經洽熟毛氏十七史君鉤校點勘九變復貫
大易卦變互卦有心得未語人余聞君偶說一二爻便驚歎奇險
君著洪範傳未成詩晚歲學擊壤實未敢謂爲然有樓曰宜稼茶
陵彭大司馬所署君再三及大司馬門問學大司馬稱其各種書
洽熟洵無媿負先師用范史稱鄭康成語以稱君也乾隆己丑余
入都君從北鄉貽余書曰翰林一官必洽熟經傳諸子詩賦兵書
術數方技書學必洽熟古今字書及諸家俗體可堪供職母負方

聞稱知言之選此行且爲前卻余不克如君言然卒遂林泉讀書之志矣君又語余宜檢存襟江先生時文錄爲歷試草問過庭者應以存篋無幾俱散佚問以行述未及作相視泣然又曰令兄與我親厚無閒我無一字傳令兄於身後子其謂我何余跪謝君先兄之傳君竟未及作也君諱林青字經雪又字南村邑中學者稱南村先生著有經疑洪範傳卦變詁貞悔詁存於宜稼樓孫某某能讀書聞於鄉里君卒於壬寅正月某日年七十近世士大夫驚襲虛名實力窮於經者卒眇倍誦白文注解於專經全本竟寥寥君誦書必求熟熟必默寫不擇紙先師器重君大司馬逢攸人士每稱君腹中有積書獨慟吾先兄別我太速未及悉君學行之卓

若是也先世篤行暨君行己節目具載名人志狀中不附贅

右傳陳夢元撰

君既沒之踰月體齋陳檢討來自攸縣一日與慎齋羅鴻臚暨廷燦三人小聚於葉方伯坐上檢討徐告曰經雪死矣三人者相與飲泣無聲黯然而別其明年攸縣學者請述其師之行於予予未識君爾然二十年神相交也其忍辭君諱林青字經雪一字慕暉居攸縣北江之南邨學者因稱南邨先生先世由永新浯塘來族於攸著望北門爲北門劉氏君又由北門奉母遷南邨者也高祖學春明神廟時考授經歷辭官歸里養親樂志曾祖儼升未仕祖光諫以孝義聞茶陵彭大司馬爲立傳考應洵邑廩生文行竝茂

妣譚氏生母李氏祖父兩世事蹟俱詳郡縣志又采入湖南省通志君稟受岸異材性絕人好讀古今傳子史目光十數行並下落筆有神自爲童子時戰文則魁其曹淮南阮裴園學使大校士湖中以國士日君署名第一品藻亦與湘潭羅鴻臚等兩人聲名旣一日齊出又志同氣合無間其後鴻臚鵲起於朝取友徧天下然歷數十寒暑愈益慕重君之學行心相許與往復不忘君奉母居南邨後又或徙宅就城市取藥餌供甘脆求可以適母意母沒居中門外不御酒肉不脫麻衣經帶攸人始復見古經喪禮足迹不輕出門聞彭大司馬學貫天人又家多藏書嘗一再至茶陵借壯箚縱觀四部卷軸講疑析道遂豁然撤去牆壁崖岸會合本源

了無滯礙大司馬數謂君眞吾老友也乾隆庚寅秋寄書走四千
里至京師與廷燦論學廷燦讀其書又攜就陳檢討館寓共讀檢
討曰經雪古心自鞭吾畏友益友平生一人而已矣憾子不面其
人耳廷燦荅書數百言君亦莫逆於心初不以爲不然性厚倫理
重然諾必盡其誠尤成就後進甚夥及門高弟選拔余世本言湘
中學有宗旨行有本末可師法先生其一也於六經尤有心得隨
日剖記每積寸許輒燒去存者無幾嘗言古人戒好著書不特悔
其少作教學者無忘斯語君以攸縣學廩生貢成均生於康熙癸
巳正月十三日以乾隆壬寅正月十三日下堂傷足越六日疾作
噉卮酒含笑而逝娶蔡氏妾歐陽氏生子大建王氏生女適龍綬

顏氏生女許配國學生劉世元第三子大建先君卒長孫起枝十九歲夭娶賀氏女明義矢節能奉君養次孫成枝承重服又次孫順枝初光諫生二子次卽應洵長曰應灝有子林榮林榮之子大魁無後君念自祖光諫下四世丁單乃命順枝爲大魁後蓋成枝爲繼嗣之小宗順枝爲繼祖之小宗皆君志也廷燦從檢討詳知君梗槩從攸縣學者詳知君家世次因撮其大者爲行狀俾付成枝楷圖不朽於立言君子焉

右行狀余廷燦撰

行狀文行

李惇

先生諱惇字成裕號孝臣世居高郵祖兼五太學生父佩玉邑增
廣生皆有篤行邑中稱曰善人先生生而穎異五六歲善屬對工
巧出人意外同學者以果餌賄之託其代輒應無雷同師知而奇
之九歲入義學讀經史一目卽記知州某公歎以爲神童先生氣
質聰穎而性情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及居母喪哀毀瘠
墨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長子繼之事孀嫂如母孝弟之行出於天
性者然也先世遺田百畝僅足餽粥鄰里宗族宜任卹資助者必
竭力行之不計家之空乏與朋友交和易謙退無爭詰無嫉妬故
人樂與之親近而無謗聲爲諸生時學旣成六經之外尤不憚探

蹟索隱故通天文算術象數之學每歲科試學使者輒置高等於是博洽之名傳於同學丁酉拔貢成學使者謝公墉注意於先生時亦以高郵無過先生者賈君稻孫先生友也試前一日卒於秦州之旅舍賈故貧先生爲之經營殯事遂不復與選拔南昌彭尙書元瑞時督學兩浙聞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諸幕中且使課其子己亥鄉試中式庚子成進士爲暨陽書院院長以經學教諸生徒從者甚眾其高弟章世繩王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於世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書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麻補史記說文引諸字異

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碎金詩集文集共若干卷子四培青
出嗣伯兄次培紫次培碧三人皆庠生次培黃孫一之華

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 國朝康熙雍正閒
秦州陳厚耀泗源天文厯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竝予中以經學
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閒古
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
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
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鈔訪諸
培紫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槩著於篇而附記
吾郡治經之盛云

右傳焦循撰

李君諱愔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二歲孤旣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於學興化顯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欽程君易田皆學術摩極一時之盛君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於秦州試館君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

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
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四十九年
年五十一以疾卒子培紫培碧培黃降服培青君所著書有羣經
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尙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
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精確不磨發前人
所未發元已刻入 皇清經解

右傳阮元撰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
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厯算得宣城梅氏書盡
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

性惇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
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買田祖死君不
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責育非虛語
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襍被南
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
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斐之言侍郎輕
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
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未疾終於家
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畱宿藩家與君燃燭豪飲議論史事
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覈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

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
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純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
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
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
坎坷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
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
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
氏長麻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碎金詩文
集藏於家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李博字成裕亦字孝臣高郵人少尙風義爲博士弟子員以高選
將貢國學前一夕執友賈田祖死親具棺斂歸之遂不入試究極
經義嘗說尙書洪範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爲遇吉當讀至
逢字絕句與上文從同字音韻協吉字別爲句與下文五吉字二
凶字體例合据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
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是句
絕之證也詩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軌以上爲軌釋文軌舊龜美反
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從車九聲龜美反
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案
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轄頭

者少儀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顯然兩物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軌與軹於事同謂鞞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正義云軌謂鞞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又云鞞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鞞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鞞頭謂之軹又謂之軌鞞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鞞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瀉鷩盈鳴牡軌用韻甚密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鞞鞞非車上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未注官卒年五十一惇能理毛詩嘗爲解義數十條其友汪中服其精審

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論大功章爛簡文明
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車制考左傳通釋說文引書字異考琴
經識小讀史碎金詩文集晚究心厯算又爲杜氏七厯補渾天圖
說各若干卷皆未見於世故存其目以使好事者蒐訪也儀徵阮
元曰孝臣於算學深造自得與錢漑亭齊名識者爭推之乃歿未
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
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錢特

先生姓錢氏諱特號白渠田閒先生之族孫也田閒先生晚年以經學見稱於天下先生能世其學少爲諸生食廩餼有聲年未衰卽絕意進取銳志通經自少至老未能一日廢書著有經疑若干卷文與詩皆得古人義法先生之學以宋儒爲宗而輔以眾說心平而言慎無俗儒苟同立異之習往者朱文正相國巡撫安徽先生以所著請質文正器賞之先生亦無所干請也性嚴毅耿介見富貴人輒不可意而接後學則和易可親歲丙寅丁卯先生授徒孔鎮開因得過從聆其言論疑與古之人相晤對也嗟乎吾桐素號爲禮義之區自田閒先生崛起明季一時名流輩出無不以古

人之學相砥礪故望溪宗伯襲參司業得有所觀感興發以成海內儒宗其後嗜古之儒綴文之彥後先繼起雖不及國初之盛猶足爲鄉里師法至今而流風浸衰守道之君子相繼徂謝新進以詭異相高無復古義之存先生與開嘗論及此而感且懼焉今先生則又沒矣每嘆老成凋喪後學無所稟承然則里中風俗之美其遂不可復見也乎先生之卒開未得其家狀謹誌其梗槩以俟君子之採擇而吾桐人才今昔之盛衰亦因可考見焉

贊曰吾少受經於吳理庵先生而先生固理庵先生之師也理庵先生嘗謂開口先生家故貧所入或不自給而嘯歌之聲不輟每歲暮歸則集家人子弟告以孝弟禮讓之道一門之內肅穆雍容

秩如也噫古風之遠久矣睹先生之學行而先民之矩矱鄉前輩之遺範猶可以想見云

右傳劉開撰

按朱文正公珪撫皖在乾隆五十六七年

皇朝詩林卷之二

三

梁履繩

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並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礪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攷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處素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則曜北侃侃然處素問問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既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處素以乾隆戊申科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之未有涯也乃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埃漲天熱氣中人毒甚然抵家尙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杵之勞維謹塋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尙強壯不爲意然而君之受病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失音越

日而目已瞑矣余聞而驚訝往覘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之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文莊公父則侍郎公伯祖太史諱林公伯父侍講山舟公設以常人處此不爲翫展風流則爲裘馬清狂日以酒食游戲相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夜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學而能孱守之以故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於眾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名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疏爲三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

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焉此則
曜北之責已君詩清新越俗尙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有梅竹聯吟
集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爲人且通說文
故下筆鮮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
六而竟夭死迺乾隆之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
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豈不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
人余友孔君名繼汾者君之外舅也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
矣一子日常孫曰紹壬在長逝者固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
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以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
哀而已

右小傳盧文昭撰

三

汪中 買田祖 顧九苞子鳳毛

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歛人後遷揚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剛侍郎督學江蘇排眾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 廷試自是遂絕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 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檢校書籍往杭州遘疾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率未成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

文也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甯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甯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擬爲 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恆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眾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

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馬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讐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卽此可見君之虛懷好善非徒以嫚罵驚世賊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氏生子喜孫尙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昔君爲文以弔黃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況而傷舉世之莫我知以

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
幸如斯邪

右墓誌銘凌廷堪撰

先生諱中字容甫揚州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學殖行修尤善祿
術先生七歲而孤母鄒太宜人緝屨以食更百苦以養其後稍長
游書肆徧閱經史百家過目成誦年二十補附學生賣文爲養左
右服勞心貫九流口敝萬卷鍼砭俗學疏淪古義推六經之旨以
合於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其治尙
書撰尙書攷異治禮溯源於荀卿賈傳綱提條析得其會通於喪
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撰儀禮經注正譌大戴禮記補注治小學

撰爾雅補注又撰小學說文求端羽翼蒼雅深探乎聲音訓詁之
元治春秋撰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也 國
初二顧輿地之學歷二百年江左莫能繼先生於諸史地理山川
旣要講畫瞭然口若懸河論關內東吳江北淮南之形勝則有秦
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攷廣陵通典博稽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
詁名物象數益以金石之文成一家言爲述學內外篇依據經證
實事求是爲知新記又撰春秋後傳國語正譌舊學蓄疑疆識錄
藏於家其治古文詞醇茂淵懿陶冶漢晉稊稂宋後作者世所稱
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其它篇雄麗大率稱是下逮
詩章書翰無所不工可謂絕特奇才矣性簡直篤於師友披榛拜

墓存卹衰門往往過於生前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辨覈古今攻
瑕抵蠟凌轅萬口不恕先民何論時輩然當世通儒雅材若沈按
察廷芳杭太史世駿鄭贊善虎文朱學士筠咸相歎賞盧學士文
弢程孝廉瑤田王巡河念孫劉教諭台拱江侍御德量宮保儀徵
公並引爲講學之友嘗謁朱太傅於武林使院依畢尙書於武昌
寶館二公宏獎氣類風馳海內有所撰述首推重之乾隆四十二
年拔貢生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一年 旌孝子 誥贈戶部山
東司員外郎蔣甘泉縣大儀鄉葉家橋西北半里孤喜孫由鄉貢
士官戶部郎博學好古能紹家業向歆彪固今見其人壽祺生晚
恨不及捧手於先生願嘗誦讀遺文醉心卅載承戶部表墓之託

澳顏泚筆而爲之銘曰

熙朝文學抗蹤鄭賈攀貫六藝疇爲健者奇才挺生手爲天馬龍
鬐虎越騰照天下藻筆雄文盪滌喬野位雖未昌厥聲能夏楹書
在家神金在社國秀後來是繩弓冶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詣人家學
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
驚異久之游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
非真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
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等中侃侃辨盈庭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

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浙廣中嘗對策場
屋問事者磨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
稟刊行於時大爲獮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
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
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 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
自娛當是時 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並出經學小學算學詞
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
學士文弼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
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辨難
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覈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

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短長日見諛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遺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雋數十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伴狂罵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子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游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畱久之乾隆五十九年某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予亦言聘則爲妻奔則爲妾經言奔者謂

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爲壻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
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
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凡所爲
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
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
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冒信宋人理學及世俗
非鬼之祭斤斤焉斥晉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
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
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

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屣時俗人挪揄之因愈激烈罵

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辭書序改易
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
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也中卒
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
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右傳孫星衍撰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緝閱卽十
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
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
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日狂生

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眾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願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眾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談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頻以有用之學相勸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樞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

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
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荅
也中憤極從石後窺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中大聲曰汝識
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
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
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
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
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
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
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

中儻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右書事洪亮吉撰

汪容甫名中江都人貢生多聞強記研究經史尤嗜金石文字性兀傲凌轍時人然名公卿皆愛其才而禮下之尤爲王述庵侍郎所識拔述庵嘗與畢秋帆尙書致書兩淮鹽政全公俾掌大觀堂所頒四庫全書及全公移任杭州又屬其兼掌西湖 賜書同人醮錢飲之大醉比曉而卒生平所著有廣陵通典三十卷春秋後傳二十卷述學四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豔之文爲傷心集若干卷惟述學有刊本行於世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歛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屢以繼養殮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詣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眞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筇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

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
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
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
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
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
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怦怦動夜不成寐是以
不與 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
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
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 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
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

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棄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闔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紕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頂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

幾歸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
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
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
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
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
察懷祖孔檢討眾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
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
之進滄瀟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滌之事不
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
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

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彙未成後乃以撰著之
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
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齷使全德耳其名延
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齷使素不以學問名
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
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 文宗閣
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儲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
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
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卽與
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

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士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春牧豕一飽無心此一同也孝標悍

妻在室家道艱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權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壁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屣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三
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
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籍甚當時高
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
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見其事此四
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噉顏
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
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
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
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
盂求食脾睨執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

當哭嗟夫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原之下尙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膏膾者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子友汪子孟慈既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屠琴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喜孫年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授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尙書顧炎武詩本音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且莫入地不及見其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尙未獲傳先人之學恐遂弗克負荷子幸有以教之于自弱冠時讀先生之書歎其能合鄭許揚班韓柳爲一人江左文學於斯爲盛旣見其著書繹

其爲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爲世所好又蹇其遇益自奮發踔厲於經史百家之書鉤稽考覈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書數萬卷畀之子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爲同年生去歲子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湫隘庭宇脩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銅銅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爲世所詬病不昌於身必昌於子無足憾也予抱鮮民之痛已忽忽十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於孟慈之輯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悚惕而不能自已也

右授經圖記劉逢祿撰

容甫多聞彊記經史金石悉心研究嘗得漢石闕畫以五千錢從
寶應昇歸其癖如此性情兀傲凌轍時人故人多短之生平所著
有廣陵通典三十卷春秋後傳四十卷述學四卷又選屈宋以下
哀豔之文爲傷心集若干卷比其歿也子穉著作皆不可攷阮閣
學元僅獲其述學重梓之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賈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又字禮耕高郵人諸生治左氏春秋好之寢食未
嘗去手論史事甚達善爲詩所著凡三千篇應試泰州病一宿而
亡亡後詩集多散佚矣有夜起詩云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

人復何處遙夜獨橫琴弦急風栖戶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
夢付幽岑其秦淮懷古有無復臨春餘畫閣只教踈地有長條之
句甚婉而麗又人與夕陽爭竹徑秋先疏雨到荷池花月紅欄題
扇後竹風青幔著書初則集外句也汪中子喜孫爲袁成四卷刻
之名稻孫集儀徵阮元曰賈田祖開吾郡經學之先與同邑李孝
臣王懷祖友皆善飲每酒酣輒鉤析經疑同時講古學者興化任
子田顧文子江都汪容甫寶應劉端臨聲應氣求各成其學是時
元和惠氏休甯戴氏大興古學於江南而江北則諸君子倡之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年試於秦

州病經宿而卒藩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田祖好學多所瞻涉
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三千餘
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痼
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
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惡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識其人
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
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顧九苞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

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辭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副榜年二十七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張學誠 馬宗璉

張學誠會稽人有文史通義若干卷秀水鄭虎文稱其有良史才
嘗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爲馮觀察廷丞客觀察甚敬禮之以
明經終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章鉅二樹游習聞鼓山南雷之說
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
外自學誠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馬宗璉

馬宗璉字魯陳桐城人少事其舅姚鼐學爲文詞後從邵晉涵任
大樞王念孫游其學益進嘉慶四年中式試禮部又二年成進士

有左傳補注毛鄭詩詁訓考證周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說文
字義廣注戰國策地理考南海鬱林合浦蒼梧四郡沿革考嶺南
詩鈔崇鄭堂詩共數十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羅登選

謙齋先生諱登選字升之衡山人也少溺苦於學遂患心疾年二十九棄諸生益閉戶讀書僑居會城足不及市者五十有餘年爲人溫而恭仁而好施與人言姝姝然如恐傷之故人子弟見雖盛暑衣冠坐無惰容見者自肅故人子貧無完衣贈之袍又私解所衷衣衣之家人請浣而後知之偷者竊入緣庭樹自蔽家人環譟止之徐呼使下子千錢諭而遣之其學自經史百家天文律麻句股旁及醫卜老釋之書無所不通所著京房易傳解大戴禮記訓詁春秋三傳辨異律呂新書箋義敦本堂詩文集卒年八十有五

右傳周樹槐撰

朱文藻

朗齋精六書自說文繫傳佩觿汗簡及鐘鼎款識博古圖諸書無
不貫串源流會其旨要又能手親摩寫韓城相國督浙學時訪而
延之至京師佐校 四庫全書又通史學凡紀傳編年紀事通典
諸書輒攷其闕略審其是非先助子修西湖志後助子撰金石萃
編訂正之力最多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按朱先生字映溥號朗齋浙江
仁和人諸生有碧溪草堂彙

同治九年庚子春三月

三

楊景行 子鶴芳
段諤廷

興川

楊景行字魯峯湖南黔陽人生有異徵幼夙慧年十四卽通易理
邑耆儒潘士權以易象樂律負重名所著大樂元音景行爲刪存
其要而自著樂論以抒所見士權自京師解組歸聞而造訪劇談
深服其學識遂引爲忘年交尤畱心經濟凡星象輿圖農田水利
邊防兵政皆洞曉無遺居家授徒歲七八十人楊兆杏兆李出其
門歷官皆著循績嘗應試學使阮學浩歎爲奇才盧文弨稱其經
義第一盧故邃於經學也著有周易億詩經添聲說春秋纂義左
傳彙集詩韻提綱潛溪文集行世以諸生終人咸惜之子鶴芳興
川皆諸生能世其學鶴芳性純孝家貧館穀奉養外槩以濟人善

增纂四書摘要學者稱大來先生興川嘗集先訓存心立志敦品
務實爲傳家四箴纂修族譜家規皆可觀法著四書辨疑詩餘物
類考可樓迂語崑源存彙少後同邑有段諤廷字訥庵道光壬辰
歲貢少有聲譽序性恬靜遺名利壯歲卽健帷肆力經學著十三
經集字音訓援据經傳無義不搜學博甯鄉黃本驥見其遺彙稱
爲賅洽爲分編四書字詁七十八卷羣經字詁七十二卷又著有
儒粹四卷

右傳易變堯撰

袁廷構 鈕樹玉

袁上舍廷構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鈔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尙書健庵畱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詩酒畱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

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利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閑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譬校遂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讚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旣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

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畱命字右偏之波
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
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籒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
此爲月令有黃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蓬麥
也磅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磅喻也曰淮南宋蔡舞磅喻七言
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
引凡將曰鐘磬等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麝麋牝者曰宋本作牡與
爾雅合上文曰麝牝麋則麝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
部儘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並作律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
盡誤也布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

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謫脫耳

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布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剝改篆體作犴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槩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金日追

金日追字璞園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錢大昭 任兆麟 劉逢祿

錢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江蘇嘉定人侍讀學士大昕之弟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服又任兆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諸生亦舉孝廉方正當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梯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在三月莊序以爲確當所著曰有竹居集劉逢祿字申甫陽湖人嘉慶丁卯舉人淹通經傳精研漢學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三

孔廣棻

君姓孔氏諱廣棻字伯誠號一齋世曲阜人至聖七十代孫也魯國多賢明德有後於是麟紱再兆篤生聞人曾祖諱某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少師諱恭愨祖諱某 誥授奉直大夫 贈朝議大夫累葉榮階丕光前緒至君父諱繼涵更發身科目由乾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兼理軍需局學術略見於設施矣志尚恬靜厭任筦庫用是早歲懸車效竹溪之逸焉戶部五丈夫子君嫡長孫太恭人出也既有異稟又名父之子幼漸庭訓言動若老成扶牀之年已誦書數十萬言當代宿學休甯戴東原陽湖孫淵如之倫時就戶部一堂講析疑義君從後間出片語相質莫不歎異以爲童

烏七歲能與元文聰穎不是過也比長益銳於學自經傳子史至
雜家靡不研究戶部喜著述多版行惟蒐集諸家解麟經書厥緒
未竟君乃終之刻春秋世族譜春秋地名人各同名錄春秋閏例
日食例左國蒙求國語解訂譌又手序隋劉炫春秋規過唐盧仝
春秋摘微陳子昂春秋折衷論等書餘如周官聯事及詩文集復
十數種昔談遷作史韋平傳經並世其業箕冶不墜千秋之學復
見君父子宜乎溥海流布藝林傳美奉爲詩禮之宗歎慕聖人之
後天假之年乃益未艾不虞君之限以是也聞君垂危猶喃喃索
某書及書進則謂是無字者嗚呼君生平精力耗於此矣君十六
歲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優等二十五歲以詩經魁一鄉聲價已高

風飄卽遠謂遂凌玉清翔紫霄而以婦翁吳蓉塘先生兩分校禮
闈引嫌罷試鵬翻未鍛驥足莫展抑志者數年人咸惜之君謂命
也其後勉一北上仍翻然而歸故不能有見於世獨著作可傳後
若其孝友天性舞衣承歡鬻指知痛甲辰之春太恭人遵和君百
方救療日夜祈禱卒感神人賜藥而愈一門之內醜酒論文兄弟
之愛怡怡如也可謂有學有行君子矣君生於乾隆二十年乙亥
七月某日卒以嘉慶四年己未三月某日享年四十五先聘翰林
編修徐名某女娶吳氏卽翰林侍講貴州學政名壽昌號蓉塘女
子七人長昭麟四氏學附生次昭赤恩貢生次昭美亦附學生次
昭恢昭燕昭熙昭煥昭恢出繼弟廣權後女一未字孫二憲屋昭

麟出憲珪昭赤出有子有孫將益大君後死可無憾獨白髮在堂
烏養未盡不能不爲君痛耳昭麟奉祖母命將以九月之吉葬君
於聖林先兆之側而以余知君句爲銘余見知戶部嘗延教君比
戶部卒更以君兄弟託凡三至君家前後同几席五載於分爲師
生於誼猶父子別君未久遽爾溘逝天實祝予豈獨君見耶君事
蹟詳狀中綴其生平學業德行之大者而系之詞中卽有道之碑
無慚色昌黎殿監之志有餘悲矣銘曰

聖人之門代有名德履道居貞循循維則亦旣顯聞乃格於例雲
霄一毛曾未展翅鄭公遇蛇賈生賦鵬爲君爲位東向而哭盛業
兩世卓然有傳其所未竟勛哉後賢

右墓誌銘戚學標撰

右墓誌銘戚學標撰

911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rightmost column is narrower than the others and contains vertical text, likely a header or title.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empty, ready for entries.

Vertical Text in Header Column									

國朝齊獻類微初編卷四百二十一目錄

經學九

江聲

丁傳

李鍾泗

阮常生

吳東發

鍾懷

汪光燾

蔣起元

葛榮

曾家模

鄧尙憲

于震

洪震煊

徐震

閻履坦

張聰咸

李銳

曾廷枚

汪嘉禧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empty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header row is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table, and the remaining rows are empty.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which appears to be a page number or a reference number, but i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low resolution of the scan. The text in this column is arranged vertically and seems to include some characters and numbers,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page number '181-26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九

江聲

元和江布衣名聲字叔澣號良庭幼聰慧絕倫長師事惠徵君棟
爲尙書之學病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者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
人後出之經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徵君旣作周易述搜討古
學良庭亦撰尙書集注音疏以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
二十八篇之偽造取書傳所引湯征泰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
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開元中改易

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注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爲之疏凡四易橐
積十餘年而後成書凡十二卷時王光祿鳴盛撰尙書後案延良
庭於家商訂疑義焉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徵四年九月卒年七
十有八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先生諱聲本字鯁濤後改叔澣其先世居休甯之梅田後遷蘇州
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
括讀尙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
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
文尙書考及闕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

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
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注
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
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
皆不能得其要領至 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
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
兩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
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
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
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寢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敷至之事

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辨之馬融書敘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紂禮記引秦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辨之曰案融之意

以秦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秦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其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秦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秦誓三篇適五十七無秦誓則不符其數又李容集注尙書於此秦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

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麩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

多而疑此秦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
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
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
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秦誓曰聿求元聖
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
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秦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
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
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皆出於伏
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
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

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卷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有故畱此閒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爲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輯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卽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

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
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
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
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
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
蘇巡撫費公澗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
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
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
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
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

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頊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厯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頊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丁傳

先生姓丁名傳字希曾號魯齋錢塘人處士敬身君之次子敬身君能詩工篆隸往來皆名賢先生少而穎敏獲聞緒論旁搜博覽無不通貫尤邃於經弱冠補諸生屢試不售遊閩遊粵皆不遇既歸益研經術鉤剔抉摘穿穴窅奧不束縛於漢魏諸儒之說故所著多巉險奇闢見者惛服嘗作三代姓原其略云夏之姓姒姒从以篆文作龍蛇之象龍蛇者水象也禹治水地平天成故賜姓曰姒漢人好談讖緯多尙怪僻乃曰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姒意欲神其事而反失錫姓之鉅典矣商之姓子子者人子也契爲司徒掌五教人倫之間先動以天則敷教也神天倫之中又先之以

盡子職則敷教也簡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莫不
從人子起也子職盡則四者自盡矣是故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
門不順乎親者不信乎朋友父母順者必妻孥樂兄弟翕挈領提
綱未有不先乎子職者契之敷教者先乎子故其錫姓也亦以子
如云契之母吞鳧卵而得子故姓子彼夫沃民所食且有鳳之九
矣何以沃之民無姓子者乎又史記載者簡狄一人呂覽載者有
娥二女或曰臺居或曰淵浴好事輩且中心疑而其辭支余何庸
辨周之姓姬卽頤字之省也當洪水橫流之時草木暢茂焉得五
穀以養萬民稷自匍匐克就口實及使教稼種黃茂於豐草若有
相焉者糜芑秬秠皆天降之嘉種噫異矣帝曰黎民阻飢汝后稷

播時百穀而艱食鮮食之民莫不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故曰頤者
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也周禮館人掌其盥盛而故書館作
館从臣爾雅釋宮東北謂之宦李巡曰宦之爲言頤也養也宦亦
从臣臣爲說文部首之一卽此姬字之所从耳然則錫姓曰姬者
非謂其烝民乃粒受之以頤之意也歟晉語言黃帝以姬水成爲
姬姓水經並無姬水子產言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
嘉之封諸汾川然未嘗以水爲姓何黃帝獨以水姓乎姬姓之始
斷非黃帝實始后稷矣其遊閩也謂閩俗方言迥異葢其土者不
審其音輒爲吏胥所給獄訟多屈抑死欲請於督學使者令諸生
各屬其土之俚諺條繫目解輯爲一書名曰八閩方言其遊粵也

謂大庾嶺縣五數十里崔嵬險澀旁無林木炎暑道暍行者艱苦
欲植榕樹數萬株以休行旅又謂世之作寓錢紙鏤者日趨無益
當驅之歸於農所言皆經濟有法惜未有上其議者先生性剛直
惡惡不少假然喜揚人善常奮然曰穀梁子不云乎心志既通而
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八著述凡數百卷藏其
槩於外孫趙泰家泰嘉慶癸酉科舉人

右傳趙坦撰

丁傳字希曾處靜耽學嘗讀梁文紀有河東洗犬隴右蹲鴟句不
解洗犬所出問其父敬舉爾雅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有以
大爲犬者白帖集遵羊洗犬爲對可證也檢白帖果得之傳嘗謂

武進臧庸曰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
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說乎蓋至秋物皆成實
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庸大以爲然謂脫說同兌聲古脫字多作
說卽易睽上九後說之孤可見兌悅本訓自不可易而丁說爲漢
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說也又解詩眾維魚矣謂眾爲螺字之省
說文作𧈧與蠡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蠡公羊傳作螺螺蝗
類凡池湖陂澤魚鱗子皆近岸傍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
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北土人皆
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也其說新異學士盧
文弨歎其能傳龍泓之學證之公羊說文義並貫通可以釋千古

之疑矣傳以諸生終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李鍾泗 阮常生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甯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
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卽能闇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
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未之見也
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
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
器我償汝值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
而使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
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
進嘗從藩問喪禮往復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

師又阮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儀徵人從凌次仲先生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吳東發

侃叔姓吳氏名東發侃叔其字自號芸父余同年文陣子也先世本姓胡明初由天台徙海鹽之澉浦鎮遂易今姓崇禎末中丞貞肅兩公以忠節著事在國史厥嗣仲木衷仲兩先生以孝稱所謂東海兩孝子者是已曾祖坤大父悅貽生四子次卽文陣後改名文暉以弟文衡無子序當侃叔命爲之後幼穎異讀書多默識體羸弱時讀時輟與兄以敬講求心性之學以朱子爲法兄弟孝友遭父喪哀毀不能堪里人比之兩孝子云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屢薦於鄉不售以歲貢入成均性沈篤寡言笑與人接終日或不一言及辨決疑難則侃侃不事唯諾家貧以授徒爲業少

漱浦詩話遵道堂文集詩彙等書明年孤本履踵余求傳余年家
中唯侃叔交最深爰備識之

右小傳梁同書撰

因月書次頁改刀屬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empty, with no text or data in the cell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and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

鍾懷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囊來皆君著述草囊乞循爲理
之明日啟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
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
也曰祭法解覈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
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
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興藝塾筆記曰考古錄
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庵日記甲寅乙卯閒記日所行之事也
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日記首尾完善錄雖瑣屑閒及哀傷而
夷曠之風露於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

矣其於零星斷爛卷帖未完窮三日力刺其精華爲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敲厓考古錄敲厓者君別字也君諱懷字保岐鍾氏世爲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饑粥不繼不廢歡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爲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一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於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二次屢經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學江蘇重君之爲人歎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魯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言屢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

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蔡嘉蔡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右墓誌銘焦循撰

鍾懷字保其一字啟厓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相善其爲經學旦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文游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考較性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汪光燦

汪光燦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犇懷部郎諱棟與
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生王光祿西泚錢詹事竹
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
經史嘗著蕘稗釋一篇其說曰孟子五穀章不如蕘稗趙注云五
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蕘稗之草其實可食按蕘之說凡五說
文蕘草名也爾雅莖蕘菽牆注云一名白蕘玉篇蕘茅始生又蕘
桑也莖蕘也廣韻蕘秀詩靜女章自攸歸蕘傳云蕘茅之始生碩
人章手如柔蕘傳云如蕘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
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稗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

戴侗六書故稗葉純似稻節閒無毛實似蕒害稼後漢書光武紀
建武三十一年陳畱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
穀者是也但蕒稗之蕒當爲稗而非蕒按說文稗英也爾雅稗英
注云稗似稗布地生穢草則稗之狀可識莊子秋水篇稗米之在
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稗米也釋文引司馬云稗米小米也李云
稗草也則稗之實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稗稗者取其類
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稗稗釋文作第薛李云二草名又云
本又作稗稗而爾雅釋文云稗又作稗引莊子云道在稗稗是也
則稗稗或作稗稗或作第薛斷不作蕒稗是稗英之稗不同莖蕒
之蕒明矣說文禾部無稗字或缺耳稗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

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稭說文稭不成穀也稭
無稭訓稭亦無稭訓以稭爲稭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
爲稻說文稻稭也亦無稭訓爲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之名若稻
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稭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稭稭
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稭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榆莢
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莢是稭莢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
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莢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亦作
莢而不作稭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莢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稭亦當
作柳莢而不作柳稭矣生莢之莢不得誤爲稭則稭稭之稭亦不
得譌爲莢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

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載晉蕃夙患哮喘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蔣起元鮑榮

蔣起元字善長江蘇無錫諸生專攻經學殫數十年精力竭
纂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三書義疏窮搜博採一書皆數
百卷同邑鮑榮字戟門起元著義疏常與往復駁議著有易經傳
義約言

右傳楊熙之撰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document structure. The frame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vertical lines of varying thickness, creating a grid-like appearance. The lines are black and set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shape is a tall rectangle with a slightly irregular border.

181-298

曾家模 鄧尙諫

曾家模字資汀湖南武岡人家貧好學於九經諸史及天文地理
河渠兵法周髀句股諸書靡不研究平居授徒一以窮經砥行爲
務所著曰儀禮先易古今圖考春秋述朱左傳塾鈔其古今圖攷
尤精聚自序云彙經十易歲歷三稔而始成書其勤淬篤至如此
晚年目盲猶口授幼子訂士虞禮補注其春秋述朱嘉慶十六年
郡守柳邁祖爲之序謂其集朱子之成足以輔胡經傳且欽其行
誼稱澹臺滅明又著有字母名義詩學啟蒙譜法等書今惟春秋
述朱有刊本又鄧尙諫字涪陽安福諸生性沈靜博極羣書著周
易詳說十六卷爲岳常澧道多賚所賞鑑捐奉梓行

右傳李元度撰

按曾先生又著有春秋經義說約十八卷今是草二卷

于震

于竹初名震先世金壇人祖某自金壇徙居宜興遂爲宜興人竹初少孤貧能自力於學問年二十餘徒步入京師以經教授爲童子師自給久之入貲爲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竹初攻四書文效徐思曠羅文止儕輩咸非笑之屢應舉不獲解遂棄去而治毛詩積十年其意以爲漢初言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所存惟毛氏故訓傳二十卷而已詩序不知何人之作然其說往往與左氏春秋國語合其傳之必有據依今欲廢序以言詩而詩之義荒矣於是乃因序說以求詩人言外之旨而博稽漢唐以來諸儒之言之涉於詩者參互攷證擇其長說爲詩經酌注三十卷既成恆閱不示

人竹初因婦家錢塘遂僑居錢塘嘉慶戊辰十月某日其友吳仲倫過訪之則竹初適於是日還自吳見仲倫狂喜曰惟子知我我望子久矣乃出其所著詩經酌注示之曰子歸而閱之爲我削其不合者序而存之於是仲倫歸而爲其序後三年竹初客死杭州且聞其子已習賈不能讀父書而仲倫家貧甚不能表章亡友著述三十卷之書雖僅存其能有聞於後乎其卒無聞乎可慨也已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洪震煊 徐鯤

洪震煊臨海人少與兄頤煊俱有雋名補諸生益篤志厲學儀徵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生侍郎者天台齊召南也震煊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就以史記正之曰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常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祀帝於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

表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
魯定公十三年此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世家又云孔子之
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
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
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在
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向墮成乎惟史記於魯世家及十二諸
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
書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於是年去也十二年冬
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
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

衛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
適衛皆在於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
詳其說茲不具論也震煊讀夏小正知鞠則見卽虛星且謂用夏
正日躔以求昏旦星絕無差忒著爲說曰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
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
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
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娥訾之口漢起
箕尾之閒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於日
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
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

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於經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於午杓攜於寅衡殷於亥是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於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以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於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

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
斗杓攜於申衡殿於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
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
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姬訾加卯織女
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姬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
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歷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於
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
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
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於日心比於房而
近於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

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於酉則東井東上加於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於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於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室南加於午及旦營室北加於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以經求經無毫釐之差上合於堯典下通於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發之者何與其辨鞠爲虛星曰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註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

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辰九月內火者昏辰繫於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西北向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躔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

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
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
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
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
也震煇兼習地理之學有禹貢降水考曰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
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
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於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
南東入海於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
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

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於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每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其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貢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願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津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

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哉
況地理志漳絳並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一水分也
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
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適有金
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所稱
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
下隄稍高則淇水口以上隄下而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
山足乘高地亦卽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

稱洪水口卽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水自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又以浙江卽岷江非漸江下說曰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於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卽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支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

澤逆流而上曰溯洞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
終古無濤而浙江嘗擅濤涌雪山之目以龕楮二山下有伏沙之
故當其石城疏淪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溯溯源直去則馴
至於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
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陵赤岸渺尋途而合
輒懿一葦之可杭杖叔之發若按圖焉浙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
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入海自石城之派後堙潮不通於故
濱且狎注於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
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
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

志云漸而郭引爲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旣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爲漸江矣鄭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爲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於岷山無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爲浙江也又曾氏一貫論曰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貫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於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於孤陋也實字從貫貫從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

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中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殊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

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
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入八爲六表出爲七分
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於十而
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大史算
器謂之中攷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
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
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算其命言王者統業先
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
函丈問荅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於備數故功成
於篤實也顏氏復禮論曰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

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
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也仁量周天下舍
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也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己盡去其
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
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詁爲身謂身任復禮之事同仁之
量也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
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生有男女
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

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
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
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視聽言動舉其凡
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
不爾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
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
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於孔子孔子曰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
行卽由己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以此及天下仁孰大焉又性
情說曰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

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性之欲卽情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鄼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

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與又格物說曰古人未有離學爲教者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首事離學哉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捍禦重取量度是無益之事而已善乎唐孔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成敗故曰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任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言物

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關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意而已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哉震煊性寡合習業誥經精舍與仁和孫同元蕭山徐鯤善嘉慶癸酉學使周兆基拔以貢成均旣廷試貧不能歸里

入直隸學使幕在深州以微疾卒年四十同元字與人嘉慶戊辰
舉人有弟子職注行於時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徐鯤

徐鯤字北溟蕭山人少補諸生不事帖括專習經訓時人譏之不
屑也儀徵阮元督浙學肄業詁經精舍其經籍纂詁鯤校證成之
嘗謂易睽卦之睽本作睽釋之曰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耳不相
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眞卿周易會
通載呂祖謙音訓所引釋文尙作聽與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
十一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說文云

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文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脫去睽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鯤履應科試卒不售卒年四十二仁和侍御孫志祖著讀書脞錄頗采鯤談論鯤又謂郭景純注爾雅求詳者百四十二條邢疏補其十近儒鉤稽出滯補所不備可云詳矣然引離騷蹇釋修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是以良媒爲樂節也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屝履爲草名至薺懷羊薺卽芋魁薺與魁同幾類躡鷓爲羊矣過求詳覈轉滋附會不敢以爲當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閻履坦

君諱履坦字懋之號西齋先世家洛陽高祖諱德亮始遷魯山曾祖諱瑞麟祖諱法孔父諱鑄國子監生母宋孺人君兄弟五人長吉迪次履信四履敬五履道君行居三兄弟皆有俊才好學問以文行見稱於邑中雖少年而長老見者鮮不愛敬之咸歎息以爲閻氏諸子殆不可及君仲兄早卒長兄吉迪入邑庠從吾師偃師武徵君遊能爲詩古文詞有清思徵君愛之惜亦不壽於嘉慶三年卒當是時君方少年未遑根柢之學而獨專意於詩賦制藝應舉之文及嘉慶四年冬聞人傳偃師武徵君歿則慟曰吾恨不及從虛谷先生親執經然吾所私淑者舍先生其孰歸哉乃始肆意

學問幾廢科舉之業與余兄弟最相友善有所疑輒相質問家積書萬卷又時時借余齋中藏書務博涉彊記於經疏子史莫不徧覽切究摘其中尤精要者手鈔之累月日盈堆几案又善鉤抉得其隱奧必詳爲考稽歸於至是焉厥後於經通小學尤邃於聲韻見余及弟於岸同爲說文諧聲表一書卽薈萃韻學諸書思自爲一例編爲韻書語余曰後世韻學亦天地自然之聲韻然往往不能服好古者以其徒爲空言欲窮精微而不本經訓故也竊思會通其理證明其說使學者不疑於是構思研精凡數閱月足未嘗出內戶而平昔咯血舊疾作矣嗚呼君兄旣不祿前數歲君弟履敬又才而死君又膺是疾自古才敏好學有行能者多減其壽而

天幸不假之年豈造物者故有以窮之則於余懋之又將何說幸君平時究習醫理自爲調攝疾猶時止時發如此者凡四年至嘉慶甲戌春正月二十一日乃卒而書竟不成嗚呼痛哉中州自吾師徵君卽世講習經訓實事求是不爲俗學所囿者後起之士蓋僅數人而君挺然獨拔起於窮鄉之中其德性純美又於問學宜也乃曾不得大有所就以成其才凡少知君者宜無不慟且惜之又何況余乎君不喜修飾衣履常敝舊至其齋塵盈几榻不時灑掃及與之談經義論史事則娓娓動聽移晷不倦人以是益知君專精所在外物不足入也年十三應童子試見稱於董明府書巢至年十八以第一名入縣學屢試高等食廩餼歲丙寅科試汝州

學使鮑登生先生奇君文以爲非老宿不辦因舉優行行文咨部
逾歲丁卯戊辰兩應本省鄉試不售卽以疾臥家不復言科舉遂
以文學終配于孺人生子二鎮恆鎮東皆幼鎮東今爲君仲兄後
距君生於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子孺人亦
於去歲四月某日歿今將祔君柩合葬縣西二十五里蠻子營郝
北嶺之新阡先期君弟履道習之奉狀請余銘習之亦有文行好
讀書將爲君教其子使世其家學焉遂爲銘曰
惟君有才有行而學幾於成以著述殞厥身何鬼神施報之未平
有賢嗣能讀父書嗚呼君可以瞑

右墓誌銘李洲撰

張聰咸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既爲誄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爲之傳曰君名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傅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敷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爲吾邑巨族世有達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爲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者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杜者未有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所作嘆曰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於經通左氏於小學通音韻於史熟於漢晉逸事著有左傳杜注辨正

及經史質疑錄阮芸臺宮保王伯申問學胡墨莊給諫皆深器之
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栗原也先於阮林後二年而得筐菽
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爲期歲過從歡
譙無間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洩其悲憤之懷滿座
聞之爲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譙游亦慘然不樂
矣阮林性簡傲寡合一時目爲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爲
青白眼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旣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
石甫宦海隅筐菽客豫州余時自江右歸里經過舊游之地俯仰
徬徨獨增惆悵回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雲散死
別生離之感集於一時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豔或不

能悅眾目然思深力厚精氣盤結神光外燭必不終掩塵土之下
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
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卜時
之遲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午科鄉試以考館得
入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聰穎善讀書必
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右傳劉開撰

阮林名聰咸一字傅巖桐城張氏故太傅文端英之五世孫也高
祖工部右侍郎廷瓌祖貴西兵備道曾敷皆以甲科貴父元位副
榜貢生巴州州判君幼穎悟爲祖父鍾愛家故世族又自矜貴未

冠能文有才氣好作駢麗之體睥睨同輩年十九游從祖萊園先生之門見里人姚瑩與語大驚悔其所作盡焚之曰世固有不朽之學此不可羞耶是時阮林氣方盛有文章譽瑩乃最少人以爲難由是博極羣書以著作爲己任詩尤雄麗取法漢魏而以少陵爲宗沈摯渾勁一洗昔人膚襲之陋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阮林以詩往質先生覆書有奇才之譽先生未嘗以奇才許後進獨阮林與劉君開得稱劉亦甚推君詩嘉慶九年鄉試罷歸遇太倉某與論音學如夙契語人多不解者獨瑩能辨竟習之遂通古今聲韻著音韻辨微八卷以傳其學十二年再試又罷乃之吳下友人李宗傳令浙中召教其子大攜書往卒成左傳杜注辨證金壇段

若膺重之以爲左氏後不可少十五年舉於鄉試禮部不第得
覺羅官學教習畱都下三年屏酬應著書蒐輯漢魏晉宋二十四
家逸史字淋漓几席壁閒皆徧又兼治諸經不懈以勞咯血十九
年二月卒年三十二聞者無不爲之惜也阮林性廉介不妄取而
好義急人之難如恐不及與人交誠篤有終始學不趨時好然書
出雖異趣者亦服云阮林在京日嘗自定其詩致瑩粵中屬與合
刻未至及疾革友人收其橐得詩四百餘首雜文若干篇漢晉逸
史已成若干卷未成若干冊左傳杜注辨證十二卷皆未刻經史
質疑一冊已刻又音韻辨微六書正體開寶詩品數種孰先是左
傳杜注辨證成以示姚瑩瑩自嶺外貽書勸之以爲杜學不可廢

服賈諸說雖在者不無善於杜氏但當兼錄以俟折中有所偏護則非阮林乃易今名臨歿復語友人姚柬之此書勿刻其虛中又可嘉云

右傳姚瑩撰

張阮林據鄭氏尙書注小顏漢書注謂大別山在安豐西南今河南固始縣自杜征南謬讀禹貢遂疑此山在江夏界其說詳杜注辨證未免好為新奇然考大別者亦不可不知此說也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李銳

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自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啓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句股之法難

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
王孝通輯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
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表之術較若列眉矣
又於同邑願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
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治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願應祥
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厯見於洪範
厯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愼乎因著
厯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厯久矣隳亡記載咸缺
太初術本之殷厯立法疏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
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

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麻宋荆執禮會天麻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麻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攷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攷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敎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徵曰炊頻夢行白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推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

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焚草形正員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尚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可久書來求作傳書中於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可久爲子及三娶某氏始生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右傳阮元撰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人幼入書塾有算法統宗一部竊窺之

能通其義爲諸生家貧授徒以自給厯算之學鑽勵過分久而其學大明嘗從同邑顧千里借得九章算經晝夜窮探不息乃知天元一術與借根方異著論暢郭守敬李冶之旨兼補宣城梅氏所未備又謂頴頊夏殷六厯記載有關太初術本之殷厯立法闕疏三統術推法較密而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同於太初因撰爲厯法通考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其唐瞿曇悉達九執厯宋荆執禮會天厯史志佚其法則求之於開元占經及寶祐四年會天厯條流旣具書竟不就惟成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其日法朔餘考自爲序云何承天調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

十六爲強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累強弱之數得中平之率以爲
日法朔餘唐宋演撰家皆墨守其法元明以來疇人子弟罔識古
義無知其說者今年春讀宋史志忽有啟悟爰列開元占經授時
術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之數一一攷其強弱合者三十五
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知不合之故蓋有三端其一朔餘強
於強率如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
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譏其無復強弱之法者是也其一朔餘之
下增立秒數如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叢
伯壽詆爲不入術格者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強弱
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

百一強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強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是也次爲一卷以質明算君子或亦步天者求故之一助也又嘗得王孝通輯古算經與其友張敦仁對共討定著細草以詳論二十術於是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表眉目粗具焉元朱世傑四元玉鑑皆用天元一術敦仁見其書謂茭草形正員法難得而通在南昌以書寄銳使治之銳已病猶推尋指意演爲數段爲書以荅敦仁書甫達而銳卒年五十嘉慶十九年也敦仁尋遷雲南驛鹽道有開方補記銳又著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句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

說其草彙皆藏於家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曾廷枚

君諱廷枚字升三一，字修吉，號香墅。君出自朱文定公鞏先世，由南豐徙南城之朱家嶺家焉。祖世麟，父劭，雍正己酉舉人。皆以君姪煥官。贈資政大夫。君三歲，父以會試終於京師。母丁，太夫人撫君兄弟甚瘁。君稍長，卽知自立，事母撫弟以孝。友聞年十六，師於里塾，弱冠郡守出廬山觀瀑圖，令爲長歌，援筆立就。守大驚，處以第一，遂入邑庠，試高等，補廩生。君於學無不窺，而尤長於小學。謂六書者，詁經之鈐鍵也。字之不識，文於何有所著。書香墅漫鈔商略十二卷，經史諸子多前人所未發。趙鹿泉學使見而歎曰：「明之陳第、楊慎不逮也。」叢書七種中如字源、徵古音義、辨同尤審而

贈辯香山房編年十五卷翁覃谿先生極稱之歷朝詩話腋二十四卷事物類聞一百八卷嗚呼可謂富矣書體道媚郡中題榜多出其手人得數字寶之如球璧所爲文瀟雅沖融不屑揣摩世好屢擯於有司而不悔然弟廷樞姪煥子斌學君之學皆以科第顯嘗主鶴城人文梅江芝陽昌黎紹文景仰諸書院諸生以得及門爲幸則君之不遇非文之爲也君名旣重於時當道有因弟姪之願而願納交者君曰吾不好見顯人其仰君之學與文而願有聞於君者則以布衣之交接之南城嘗饑富家閉糶民譁邑令勸之糶得粟者不均民愈譁乃謀於君君請家給一牌書其人數計日計人無使餘與歎所全活甚眾有官人婦以夫櫬歸鬻婢爲道里

計無賴奪其婢且告於典史將以販鬻童女之罪加焉時無賴挾
官勢張甚君爲白於守事始直二事其犖犖大者他善事行狀所
載鄉里所傳聞不勝書且君之傳不係此相傳君嘗覆舟於江若
有承其足而掖之以出者雖其事恍惚然以學以行若君固宜有
與阿護曷足怪乎君生雍正甲寅十月十三日酉時卒嘉慶丙子
八月十七日酉時春秋八十有三配吳宜人考太學生又剛公君
少時恆就館於遠姑性嚴肅宜人能得其歡姑有所好未嘗待姑
言也生乾隆丁卯二月十三日亥時卒嘉慶乙亥七月二十六日
辰時春秋六十有九子五煌新喻訓導燃太學生煒邑諸生煇候
選州同知斌己巳進士內閣中書女三長適羅源縣知縣胡森次

適兩廣鹽運司知事崔桐次適金谿諸生王奎孫九伯堦維垣維
城慕堅曰塘誠基蘭坻道垣因培孫女十三曾孫一鉦曾孫女一

銘曰 銘詞四

右墓誌銘郭尙先撰

汪嘉禧

汪嘉禧字選樓仁和人少恬靜雅好博學不事華辨補杭州府學生儀徵阮元闢謁經精舍於西湖擇諸生之雋異者習業其中嘉禧毅然爲舉首嘗解易消息曰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垢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

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鐘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
易切於人事於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
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雷
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於卦氣值夏至剝當
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豕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
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於豕三
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
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爲納甲蓋爻用六象備
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
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又通許氏鄭氏虞氏之旨爲性情說曰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於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又曰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
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
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
惡與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
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
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
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

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
理性情也又作釋能曰包眾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
之爲御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
爲才陳於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爲理德法爲行
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
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
義訓爲熊屬足似鹿又釋禹貢北過降水曰鄭君注禹貢本地說
謂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
鉅鹿降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爲非又以河
內其北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

如邲降於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
降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於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其水之名掩
鄭君定爲其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
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
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周禮序所謂摺祕逸
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
鄭之改讀出於胸臆專己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西湖六一泉
有木主數百皆前明逸老其事蹟無所見嘉禧一一鉤考得之撰
六一泉神位考三篇閩書積千種又以宋王應麟集鄭氏易摺摭
至富而不著原書頗爲疏略乃爲逐句注之是其博而能詳慎也

嘉禧屢應秋試不遇嘉慶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二無子所著有
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卒後燬於火殆散佚不可得見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二目錄

經學十

焦循 徐復

嚴元照

湯洽名

江筠 吳駟

沈金鼈 秦望

楊鳳苞

許桂林

黃乙生

董祐誠

徐養原

邱之桂

凌曙

鄒文蘇 子漢紀

孫經世

黃汝成

顧廣圻

姚配中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十

焦循 徐復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
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憇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
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
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
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
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入閔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

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等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

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述恆在樓足不入城
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瘥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
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
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
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
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
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
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
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藁悟得洞淵九容
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

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
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
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
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
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
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
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
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
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
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

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九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旣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籀

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私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蕪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李爲浮而訓爲務蔘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

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

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于
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
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
最詳最妙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
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
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
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
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倣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
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
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

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做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日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綫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

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備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敘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夔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敘子琥曰李夔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

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
滓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
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
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
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
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
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
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
山蘊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
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

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
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於涖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
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據北湖忠孝行誼載於史志足
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於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
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
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
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
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
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
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

敦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冢宰見君易學敘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於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

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右傳阮元撰

徐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子弟讀書者必羣起誹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牧乃棄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口暇則誦讀恆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憩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

時卽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
矢較諸法皆知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
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君沒後無
子婦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誣以上冢賺至豪家
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
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頃婦醒遽入廚取厨刀自刎死
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
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
節而不禍其兄豈非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
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

實爲之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嚴元照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子不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爲嚴氏奇童既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深賞之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也嘗以說文敘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秋亦稱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敘皆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

氏春秋論語孝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
官人所共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於梁
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存
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
卜陽予也台朕賚爲予我之子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羊汝
切犯奢果毅剋捷功肩戡勝也犯奢剋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毅肩
戡爲勝任之勝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乃作爲之爲食詐乃虛僞之
僞昌敵疆應丁當也敵疆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之訓當乃讀
去聲歷秭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訓數則又爲選數之數艾
歷覘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

義異而并訓者話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譌乃莠言棲
遲憩休苦叔隸咽息也棲遲憩休苦乃止息之息叔隸咽乃氣息
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
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
者則竄置一所基經也基設也之類是也或字異而義同者則竄
置一所蠲明也茅明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竄置一
一所速徵也徵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竄置一
所挾藏也挾徹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必反覆
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賡爲
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

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己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諛問也引周書勿以諛人古文尙書借諛爲檢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敝迤也引周書常伯古文借敝爲伯而非可以迤訓也目部云睜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睜古文借睜爲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解書也又云曠恨張目也毛詩借曠爲頻而非以張目訓詩也木部云樛木長貌引詩樛差苒茶毛詩借樛爲參而非可以木長詁詩也人部云侗大貌引詩神罔時侗毛詩借侗爲惘不可

云神罔時大也心部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爲亢而非以慨訓易也引經間有爲經作訓如莫訓火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卽云織筭席也圍訓同行引商書曰圍卽云圍圍升雲半有半無念訓忘訓墮引周書王有疾不念卽云念喜也塗以土增大道上也古文塗作聖引虞書朕聖讒說殄行卽云聖疾惡也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爲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如引易爲的類爲馱類引詩江有汜江有沔赤鳥己己赤鳥擊擊引書旁救倂功旁述倂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京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敢執一己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異而灼知其爲傳

論者如刀部剝下引書天用剝絕其命而水部灑下云讀若夏書
天用剝絕案力部勦勞也義不符若作劓則刀部無此字此劓字
誤也水部灑下引詩施鼠灑灑而於大部發下引詩云讀若施鼠
灑灑案水部無從發之字此灑字又誤也引詩書說亦稱詩書不
復標明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此虞書說也介
部翫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翫此毛詩傳也其引爾雅亦或冠
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鞅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
引詩曰駉牝驪牡此釋畜文也王氏三家詩考載入駉牝驪牡一
句似不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餘則間有隳栝如引虞書洪
水浩浩卽堯典文也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卽大誥文也以其文繁

故從略又正文不具訓釋而卽引經以證之者則以經義已明不待訓釋也又有引經而不標明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也又云說文閒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君字音塢隗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旨小徐繫傳乃朱翱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愐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厶之屬皆從厶之文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爲有材字哉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卽鐳字也

案說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錙當是劉字之重
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殺也二字誤列於錙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
甚多如兔字希字皆見於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勛徐
氏疑九非聲案旭勛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勛從冒聲而讀許
至切則已非冒聲矣徐於勛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旭古
讀爲好小雅云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旭爲好好冒音
近好與酒與醜與牡與宄與阜醜爲韻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
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譏非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
說然絕意進取人以爲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意泊如也既而以
所居巽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娛

親雅言多未傳於世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列傳卷之四十四 經學十

三

湯洽名

湯君名洽名字誼卿世爲武進人少穎慧善讀書及長以入貲爲州同知應順天鄉試學於張編修惠言以能文名兼通天官厯數星祿之說嘗以祿學考取天文生補未及期而歸一以修業著書爲事已而游楚復游豫或踰年歸或未踰年卽歸意忽忽如有所不樂云君與其內弟莊續澍最相善續澍亦好爲厯祿之學然自以不君若也每有所得必就正於君君嘗與續澍分撰五經祿術補及疏證書未成而卒年四十有一君所著有穀梁春秋例一卷股祿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斟詠一卷梁書藝文志一卷又補陳書藝文志一卷山海經道里考一卷北魏張淵

觀象賦補注一卷賦彙一卷雜文彙一卷詩彙六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吾郡多好學深思之士蓋有名不出里巷而著述足傳於後者矣夫學期自得遑暇計及於人之知不知耶迹君遊歷所至未嘗與人競一日之名故卒所成就如此然竟不獲一展其蘊也惜哉

右傳吳德旋撰

江筠 吳駟

江筠字震滄江蘇長洲籍徽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幼依外家於無錫爲吳璠高足弟子博雅好古其學尤長於三禮三傳著有儀禮私記其友戴震爲之序晚年失明以教授自給時有吳駟字與驂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淵源家學五經皆有著述尤邃於易著有括易解彙要等書子雲字崑如郡庠生天資警敏能世其學

右傳楊熙之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suggesting a table or a document page.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The lines are thin and black, set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that is either blank or has very faint content.

181-384

沈金鼈 秦望

沈金鼈字芊綠江蘇無錫廩貢生從華徵君希閔治詩經尙書從秦大司寇蕙田治易從顧徵君棟高治春秋數年窮一經各有著述所著尙書隨筆六卷採入 四庫書晚潛心醫學著沈氏尊生書自號尊生老人同邑秦望字元功諸生精究天文地理作思通集兼善醫著有醫源八卷

右傳楊熙之撰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The rest of the table is empty.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楊鳳苞

楊鳳苞歸安人賦西湖秋柳詩人競稱賞號楊秋柳性癖非應試不入城市既受知於學使者阮元習業誥經精舍鳳苞雖以詩名於經學皆沿根討葉熟明季事嘗著南疆逸史跋十二篇筆翰尤美鳳苞終身不娶以諸生終卒年六十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許桂林

許生桂林字月南與其兄喬林字石華皆海州舉人余刺州試諸生月南冠其曹因師余嘗課余兩兒爲人文行並篤爲余注家塾蒙求梓於廣陵余亦梓所著宣西通於白下久別輒與其兄寄詩古文詞爲問遺近又以易義商榷雖數千里外渠兄弟無歲無執訊也道光壬午閏月余官關中忽得其兄書無月南名愕不敢啟啟乃知月南於辛巳九月十九日辰時告終久不以聞者恐傷懷抱也云屬纊時自題輓帖曰只恨著書未了要爲孔聖明一經望後起有人儻與吾徒傳絕學若論短命堪悲已比顏子多十歲況天上不苦還從老母侍仙遊端坐而逝著書四十餘種凡百數十

卷鳴平月南潛心經學兼通象緯句股音韻小學諸家余嘗序其
穀梁釋例及宣西通皆傑識精裁他書可知也又云州人士公舉
從祀鄉賢蓋月南少孤孝於母及生母無閒言家雖貧不以厚幣
易遠遊孝弟忠信好學不倦克副賢名龔生不年可以無憾矣獨
余衰暮失此良友誰相知勵吾行而定吾文者不知涕之何從出
也爰爲哀辭以抒吾哀以報其兄云

嗟月南之好學兮余何足爲之師余獲友夫直諒多聞兮緬雲樹
而長思何忽聞令原之永歎兮使余嚶鳴而興悲天既生此慧業
兮胡弗付之纂述而靡遺若云天上亦少此才兮問修文今安之
書等身而未卒業兮又使余孤陋而莫之裨誦緜懌之自輓兮如

怨如慕如有期惟躬修夫曾史兮望殆庶而可希幸秉彝之直道
猶存兮當俎豆於庠序之祠願哲昆爲了所願兮時啟余所不知
魂兮歸來俾親恩友誼之交盡兮長無齋志於修辭

右哀辭唐仲冕撰

月南於諸經皆有發明尤遂於易通古音撰許氏說音以配說文
兼精疇人家言神解特超以宣夜之術無傳譔宣西通四卷阮公
元手書談天祕欲傳宣夜學海深須到鬱洲句贈之卒年四十四
甘泉羅茗香士琳從之遊遂以四算名世

右海州文獻錄張維屏錄

吾弟月南躬行實踐好學深思著有易確毛詩後箋春秋左傳地

名考證毅梁傳年月日釋例四書因論步緯簡明法味無味齋文集外集駢體文壹籟詞凡百數十卷藏於家宣西通三卷算牖四卷已刊行

右弇榆山房筆譚張維屏錄

易確二十卷許桂林撰是書以乾爲主謂全易皆乾所生謂說經當以經爲主與經合者爲是與經違者爲非博觀約取於易義實有發明

月南有談天絕句自註云憲法一度六十分太陽每日平行五十九分零八秒而每年止春分前三日秋分後三日此兩日能合平行其餘逐日有盈縮夏至縮極日行最高冬至盈極日行最卑屏

案日行每日不能滿一度是以有月大有月小是以三年必須置閏是以積久必有歲差夫以太陽之健每日差二秒不能行足一度物理不能滿足在天者且如此而況在人者乎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按許先生一字同叔嘉慶二十一年舉人又著有味無味齋詩集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document structure. The frame is composed of a thick outer border and several thinner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interior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slightly irregular, suggesting a scanned or hand-drawn image. The interior of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noise.

181-394

黃乙生

徵君武進人名乙生字小仲父景仁字仲則負軼才奇氣嘗游大興朱公筠安徽學使幕公以三月三日屬諸名士會於采石之太白樓酒酣賦詩仲則年最少衣白袷衣持酒立日景中頃刻數百言擲筆豪飲諸公皆爲束手樓以下觀者謂千一百年來殆無是會云君年十三孤賴父時故人周卹以成立二十南游廣東廣中風氣淫靡遊客無不挾女妓窮飲博日夜號呶而不屑事君孤介絕俗以爲怪物旣而大興弟文正公爲巡撫惡其習斥言於眾曰數千里大小郡縣數十幕中竟無一人自愛者或以君聞乃大喜叩其世曰吾故也乃益喜以此知名久之歸益刻苦於學治鄭

氏禮無節目無所不詳無奧窔無所不闢講說一篇貫穿諸經如
逖趨海又好楊曾之書凡度詞隱語彼術中所謂祕而不洩者皆
發其蒙嘗以語世之號爲知地者知地者不能解也唯吾友董士
錫晉卿善之晉卿好精思通虞翻氏易於陰陽五行家言發揮古
義錯綜變化歸於自然亦絕學也余交君二十年見君苦心壹志
二字不釋於胸至廢寢食而盛暑披絮衣冬則重襲敝裘擁爐尙
畏其寒曰君病矣盍少休君曰然然不自止以至於死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同縣以君名上君辭不獲將應 召用乃竟不遂
年五十三有一子目重瞳子聰穎特異將冠而天遂無子
吳育曰或悲君之無後或以爲其行孑然有致之余謂昔友莊

傳永憚子居其使人之氣煖然如春炎然如夏而亦無後何哉士
焦身苦思以致其學自治而已在我者我庸克之其不於我者我
何庸心焉

右傳吳育撰

董祐誠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子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詵騰蹕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子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邵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畱旬餘是歲子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子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憚子戲解之曰弟無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

表他時提挈骷髏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
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面目耳斯言
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
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
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厯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
誤述亦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
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
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間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
有所施於世特於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
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值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

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
皆隱蹟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
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薊自燒此尤父老所爲痛哭於龔
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圓求周術一卷斜
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
注圖說殘彙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文乙集
二卷方君彥閒序而刻之矣今子詵復盡裒其遺書刊之吾鄉自
荆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
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沒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悵
焉如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

慶戊寅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
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
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
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立所欲施於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
也

右傳李兆洛撰

徐養原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尙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尙書公之長子曰志萃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卽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予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嘗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

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郵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候道失之遠又直諍其失爲尙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是非爲黑水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_{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籥還史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

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砭砭然循循然五六十年以爲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箸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

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詰經於杭州君與其弟
養灝與焉養灝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
而寡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注疏以尙書儀禮二者屬君
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氏上阮公進之
於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若草
藁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道光五年五月
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君十三年卒君爲箸行略
今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予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
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而銘君之幽宮銘

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徇見聞曰
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尙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式
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樅枏其延其芬千秋闕
藏噫乎徐君

右墓誌銘錢儀吉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

寺

邱之桂

邱之桂字穀士湖南瀏陽人由監生議敘八品生有異質敦孝友喜讀書尤通律呂謂樂所由起實符天地自然之氣做古法掘坎內管推候十二月中氣應六十四卦審陰陽休咎之徵道光九年知縣杜金鑑聘典文廟樂舞爲設局乃按律製器率眾肄習凡數十年又博採羣書辨譌正失著律音彙考及丁祭禮樂備考刊行修文廟及考棚邑志倡設義渡人咸便之兼明醫理早歲母患疽以口吮之後益精其術拯危證不可勝計年六十九卒

右傳李元度撰

凌曙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扶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子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徂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儻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

肺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如君君愛其
穎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君齒未壯卽以淹通經
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君出君初識子問所當治業子曰治
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
則機室樂則慧生機室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
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義
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先誦嘉隆
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既習之得體勢乃出故編修
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及子與庶常陽湖李兆洛
增綴未就之彙授君以爲治經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

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花山長沂州知府歛洪梧君旣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甯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穿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芸臺校輯經邪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禮援比以貫類旨奧詞蹟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注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荅二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

推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萬言
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來學先路君娶同邑范無出別
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病於董子祠之南偏道院
遂以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齟
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
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
特工文辭鉅公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滅矣君獨尙
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
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繙卷冊
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如一日君得於

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
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史稱直曾祖曰襄武長千夫祖
鸞父鸞乃寄江都君窶且魯好學根性自知讀書不隳而正古有
都養抑聞牧豬十五年所其精不逋吁嗟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旣
振福迺不皆扶經之心以一何鄭排斥諛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
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藐諸

右墓表包世臣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鄒文蘇 子漢紀

距新化縣治之南八十里曰羅洪村是爲首望山之麓其下有君子儒焉姓鄒氏名文蘇字望之景山其自號也鄒氏自五代時有瓚者仕於楊氏徐溫秉國棄官來湖南自以楊氏臣不願事馬氏竄入梅山谿峒中爲客戶宋熙甯閒開梅山置新化縣爲新化人高祖懋極縣學生祖養蒙父睿三世皆以行誼載府縣志嫡母劉氏生母曾氏皆賢明有識君生而端慤誠篤七歲喪父哀毀若成人人事兩母曲得其歡性穎敏嗜學甫就傅閭里塾師率孤陋句逗字畫多舛謬君斷斷辨詰不少休塾師惡其煩輒訶止之君益發憤自厲片言隻字必鉤稽其源流同異不諦不止乾隆四十九年

君年十二出應童子試卽隸郡學籍學使爲昆明錢通政禮天下所稱南園先生者也性嚴厲試士終日坐堂皇閱卷以別紙記其譌俗字計點畫加扑責蓋湖以南老師宿儒無免者君試日以中石飲羽命題備舉熊渠養由基李廣三事卷中無一譌俗字通政大奇之欲將去竟所學君以事兩寡母辭次年科試卽餼四十人中爲廩膳生越歲通政仍留湖南學政任其年適屆舉行拔貢銳意以君充選而猾胥索百金始注冊弗得竟以此不與試又屢試舉人俛得復失嘉慶十六年循資充歲貢乃絕意進取以鄭賈學教授鄉里自闢精舍爲古經堂其制悉依周禮與弟子肄士禮十七篇於中嘗屈竹篾爲渾儀製綸巾爲古弁冕深衣禮服又苦車

制之難明也與其子漢紀依近世江氏戴氏兩家所圖古制以寸
代尺製爲假車窮十晝夜之力成之於是鄉曲學徒始稍知有捐
醵蕃蚤輪較駁股之目然知其意者尠矣君考證典禮力尊漢學
而於心性之學則確守宋儒嘗云里巷迂生抱學究一經不知鄭
可爲何人近時儒碩又厭薄程朱務爭勝於一名一物拾其末而
遺其本語其細而昧其大學術所關非細故也嗚呼如君者可以
謂之通儒矣君至孝丁嫡母憂哀毀骨立事生母曾太夫人彌盡
色養課子嚴不及程輒怒怒時聞太夫人言卽解一日怒甚太夫
人使漢紀聚灰爲禹貢山川圖自臨上坐視而命其婦吳侍焉卽
君配吳夫人也夫人爲邑名宿蘭柴詩老女蘭翁晚著地理釋一

書夫人實佐之故於地理爲專門之學從旁指其誤君聞太夫人在堂屏息趨出欣然意解更督漢紀布置以爲歡笑又可想見君母子夫婦間一門風雅于唱娛侍之樂爲不可及也余與君雅故又以女妻君從兄子孔摺往來婿鄉款洽備至後余官甯鄉君以奉文驗看如長沙一再訪余於旅舍爲余診脈立方且授以養生卻病之訣別後二年而君惡耗至矣悲夫君於學無不通尤深於三禮性剛而介沈毅寡言獨於是非義利之界爭之必力羅洪鄒氏素以饒貲聞君叔父江長者也以事爲市魁所侮君奮然曰若敢凌藉我家耶將愬於官其人懼浼勿訟事得寢茲事狀未載以余所聞於親串語如此亦可見其槩矣俗婚葬不如禮至有歌舞

殯側諧謔於新婦之房以爲吉利者君厲禁之俗漸以化綜君生平學行之大可不謂之儒而君子者與君善病頗治靈素書而邑人乃謂君精於醫矣君晚歲遭曾太夫人喪漢紀吳夫人相繼逝恆鬱鬱不自得以道光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三歲貢生候選訓導元配劉氏繼配吳氏子六人漢紀縣學附生著書數種有聲先君七年卒漢濱漢助郡學廩生漢嘉縣學附生漢章漢池女三人拔貢生慈利縣教諭邵陽歐陽佶衛干總銜同縣歐陽康廩膳生同縣艾文雋其壻也孫十八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君初葬古經堂後改葬柏子山諸子皆能讀父書漢助尤銳於著述與余習嘗囚余文志墓諾之數年而未有以報也今年余應聘

修寶慶府志漢勛兄弟實佐余復持狀泣請曰先君之葬且易地矣卒不可無銘今茲有事郡志於法當立傳微先生言何以徵信嗚呼君行應銘法余於君又久故有媿非余誰銘君者乃敘而銘之銘曰

於戲鄒君行古之道持禮之躬授徒講習以嚴見憚亦善爲頌化澆俗薄玩侮婚葬匪斥而崇君革其弊居德善俗啟贖振龔儒者之效匪徒言說彰彰事功矧有令子以恢其緒以興其宗古經之堂柏子之山是遷是封我言不誣後當有考視此幽宮

右墓誌銘鄧顯鶴撰

按鄒先生又著有景山遺集二卷產書博論一卷

孫經世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涕泣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腳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命也夫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之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存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襄事用敢將吾師之末命又曰金城侍吾師

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覈不得者卽告以某卷某葉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卽得其字其精熟如此然嘗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眾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於師可知也余旣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
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
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
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
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筭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
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
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
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
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
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

本義發明十二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
皆少作楊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
子某某職女子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銘曰

昌黎謂眾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
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
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
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右墓誌銘包世臣撰

黃汝成

余友潛夫名汝成字庸玉世爲嘉定人黃忠節公族裔也遽暴疾
亡余哭視其殮又爲文以祭後又序傳其遺書潛夫爲人仁厚豪
達狀貌瓌偉善辨說戲謔樂任人艱鉅無親疏厚薄苟當其意告
以緩急率累出千金不悔而內行則亟誠謹無過差平居衣服飲
食率儉節其爲學自天文輿地律曆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
稅鹽鐵錢幣莫不洞其奧蹟參諸世會詳其所以利病得失而爲
文則又明博簡慎知要嗚呼學問人才之衰其賢者務殫窮於名
物度數弗尙氣節至於施設張弛激昂奮發以求利濟卒惟綜覈
補苴而已其明道術之原知變通壹出閔廓動合體用者鮮矣余

同治庚午歲次卷之二
三
窮於世願以冀望潛夫或顯達有所建白爲不負學識迺久困伏
遂喪悲夫始余與潛夫尊親子仁善少時數往來其家潛夫時年
十三四熟習文史已博辨古昔賢奸治亂後更潛闢深造余遠遊
歸輒累月留其家益相從講說德業閒或賦詩飲酒登陟笑語爲
樂余性隘文行豈無可議嘗面折其短而潛夫則自少至壯羣居
獨處無片言不足余者聞余言善則幡然從意不合則必積日逾
時論定乃止視余困亨如己憂憤悅豫無弗同又數濟余急而誠
敬率有餘於財其家世居西谿上谿旁頗饒竹木嘗欲買田築室
佚余老雖弗果意誼篤矣昔惠子死莊子曰自夫子之亡也吾無
以爲質矣余自潛夫歿居恆偃偃出入語默若失其宗形然後知

莊子之言爲悲夫莊子達於死生存亡莫然於萬物之表而其言之悲猶若此矧惠子雖賢未必過莊子而潛夫學行論著則實有助余者也潛夫著書成者日知錄集釋刊誤古今歲朔寶校補文錄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傳正義若干卷少爲縣學廩膳生歲饑勸分議敘得通判銜後入資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娶秦氏生子三宗魯宗文宗英女三長字張修事潛夫歿於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春秋三十九以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寒號十二圖李圩初潛夫世父損之先生無子以潛夫爲後先生少與先府君同受業於錢少詹事將歿屬余志其窆余故弟畜潛夫而往爲之銘又潛夫亡時武進李先生兆洛已

爲之傳世系皆具迺略次其生平趣舍遊從長言志余慟焉詞曰
垓埏爲隘兮坳嶼是崇博學無命兮涸仁以凶義爲其質兮德爲
華奚不逮兮隕厥躬數逢其嗇兮匪其窮安其藏兮歲竊而隆

右墓誌銘毛嶽生撰

顧廣圻

鄭漁仲輯藝文略始附以校讐之名然其所言校讐之事惟編纂類例搜求亡書不啻灌灌則尙是目錄家也無與校讐事劉向別傳曰校讐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詞若怨家相對故曰讐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缺脫正其譌謬而條上之如以見爲典以陶爲陰甚者閏月爲門五日己亥爲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顧客向朗鄭默褚元暈顏師古皆其選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剝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儻經三刻而古人之真書失矣此亭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爲

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半農、戴氏東原從而張之。故本朝
讀書士共守此訓，不敢妄改而校讐之事確然有所守。故所刊書
籍賢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
無不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王觀察、父子竹汀、錢詹
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澗、費學博、尤魁傑者也。先生名廣圻，
字千里，號澗費，陳黃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
文煜，俱業醫，世爲吳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
二，隨舅氏鄭源濤侍御於京師，弱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
程氏。程富於藏書，先生徧覽之，學者稱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業，
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良亭先生遊。

得惠氏遺學書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輟轍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橐先生從兄之遠字抱沖亦遠於學而多藏宋本元本書先生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黃堯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深於校讐之學無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書爲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黃刻國語國策爲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爲胡刻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鹽鐵論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晏子韓非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

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益欽嚮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警之先生獨服膺焉徧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遜翁苦口一卷以教學者胸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每論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瞻徇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精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類中證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兆洛以道光二年客遊揚州先生時館洪賓華殿撰家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廣陵通典所居相近故得朝夕握手焉向聞先生與金門學使懋堂大令以言語牴牾竊疑其盛氣難近及見之進退粥粥詞色嫗煦知先生徒以慤愿自守而仗中護前者不能無所忤也先生嘗從容論古書舛譌

處細若毛髮莽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日明歎先生慧業
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鈔錄取爲學者導師嗚呼今則往矣配韓
氏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四鎬□□□孫四瑞
清字河之從余遊女四鉗寶順沈秉錕程雲燦張定海其壻也將
以某年月日葬於一雲山祖塋之旁瑞清請爲之銘先生所著多
零星瑞清能守護之者予最愛先生汪氏藏書目錄序及思適寓
齋記以爲可以見先生之志故著之序曰汪君閩原藏書甚富取
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屬爲序夫宋
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汪君宿具神解
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

好專壹兼收並蓄既精既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
或之先也聞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祕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
儒學書院雕鈔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而非
宋元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閒乃已
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蕃於錄者亦十不
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爲宋元本者竟
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
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者當奈何曰舉斷不可考之書覆而墨
之勿失其真是縮今日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閒
更生同志焉而所爲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

者矣汪君之於宋元本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驗焉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讐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也卽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篋之所有參互鈎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爲不校之

誤孰爲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恆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子才若何也使誠善思之至則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論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爲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爲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費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爲書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不爲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定其然疑書以

益人通知古今暨之梨棗以無沈淪人以益書古與古居非今斯
今永無模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安得古書盡經若手凡立言者
藉君不朽書有朽時先生不朽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姚配中

君諱配中字仲虞姓姚氏安徽旌德人也其先世居湖州宋寶慶間有述虞者爲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爲旌德人君穎悟絕人用思沈摯不怠倦甫弱冠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旣善毗陵張先生虞氏義因求李氏集解研究羣說鄭氏最優苦其簡略意推之至形夢寐嘗夢請業於鄭氏者再侍鄭氏與虞氏辨論者一又夢春乾爻自初九至九五意乃豁然客廣陵五年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爲論十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予讀之嘆爲絕業時儀徵劉文洪孟瞻甘泉薛傳均子韵丹徒汪沅芷生江都汪穀小城丹徒柳興宗賓叔子從弟世榮季懷族子慎言孟開以治漢

學與君朝夕皆嘆爲莫及季懷則曰仲虞書行於今世自不及張
先生之盛百年後當獨爲學易者宗矣遂爲之序仲虞旋歸里門
至道光甲辰予遊旌德去廣陵別已久君出示定本點竄原書至
什七八刪說通義之十篇爲三移冠編首題曰周易姚氏學而序
則仍季懷之舊其微妙詳審益非予所能測識矣君又以月令一
編實先王體天窮民之大經其義一皆本於卦氣爲月令箋三卷
繼總其要爲月令說一卷復合之爲周易通論月令二卷而後知
王者一居處一舉止無非順天地陰陽消息之氣以爲生民錫福
消疹者徵引讖緯發明至理而不附會別下己意疏通儒先而不
鑿空則天地人呼吸關通之故古先聖王萬物一體之誼作易者

其有憂患之旨悉於是乎在可謂通天地人之謂儒足以當後王
取法者矣君又嗜琴東南琴學有金陵常熟武林三派而譜則皆
出廣陵君長於金陵而遊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
傳譜多舛誤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上
溯本始爲琴學二卷亦出以示予予未習此事惟驚賞文義瑰奇
而已君言七弦各有本數倍必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爲宮以定宮
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
凡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宮爲君商爲臣徵爲事角爲民羽爲物君
臣所有事皆爲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
予聞言不能解請君一再鼓君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窈眇之時則

副琴弦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盞及櫺榻時或響應余怪問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慮其不祥萬寶常爲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同數鐘鼓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與鐘異故鳴止秉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雖寶常精察然其數不可誣也予考董子同類相動篇云調琴而錯之鼓宮則他宮應鼓商則他商應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又云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有使之然者蓋和聲之道自古如斯末俗失傳故詫以爲奇然則君眞冥契古初者矣君又嗜書爲書學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

果心成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又和予論書次東坡韵五言
十四韵實如親授法於晉唐諸公埽宋氏以來謬說而自書亦足
踐其言時流無與比者君家貧而守堅學優而遇蹇吾鄉士氣惟
怯廁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爲榮而攘利前後拉旌之長官十
數慕君學行求識面而卒不得其督院學者前後亦十數皆奇君
文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尤器君張公奉使當乙酉選
拔期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公語呂君曰姚生學行甯廣
九學無其匹非止冠旌德已也吾所爲拔若者以姚生文淡而瀟
旨胎息班馬風檐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墨裁是可成進士登
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

以其語告君君一笑而已而呂君以詞垣歷科長馳驅主文衡君竟困諸生及甲辰例出貢而考貢領單之資無可籌遂以廩膳生卒於家張公有識有守爲督院學者所僅見然爲子孫求不荒之莊遂無暇爲斯世惜人材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悲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距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年五十有三祖士凱國子生邑志所載孝義君子者也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繼程氏子四長邦選季懷之女夫也攜婦至金陵居母家而訓蒙於鄉以自給次邦道就時武昌漸可自植三邦進君使爲叔弟經珊後僑宣城皆汪出季邦達程出也女子子二長適同邑呂振宗汪出次程出者尙幼孫一阿寶女孫一歸子皆幼君善

病已三四年至甲辰六月而劇君之弟子汪守成季鄭郭維演文
瀾昕夕更番侍疾潛備棺衾於外前卒一日君召季鄭文瀾指郭
達曰此兒質可向學我死無培植者姚氏書香至此絕矣語次嗚
咽不自勝季鄭故教授文瀾家文瀾曰先生設不諱弟子卽挈邦
達使就學季鄭十年內衣食紙筆考試費弟子任之季鄭任醮金
五百刻所著書以其餘置產贍程及幼女文瀾農家強自給耳季
鄭赤貧以潔己任俠爲邑人所重竟得醮金如約市板開雕君教
授鄉里廿餘年從遊者多惟季鄭苦寒力學頗傳君之業荀子曰
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君當之矣

右傳包世臣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上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三目錄

文藝一

李沛 從弟沂

澄

李可秩

孫穀

朱明鎬

曾益 王國爰

黃茂菊

黃立幹
楚以道

鄧林芷

陳之駿

張大德

范克翺
王祚隆

楊蕃生

賈開宗

侯忭

朱允整
李允整

練貞吉

侯方域

唐懋載

吳為相

余子錦

王以恩

鄒祇謨

董俞

謝適 子邦驊

紀映鍾

蕭雲從 陳延

龔策

蔣允睿

唐汝詢

李峻

王猷定

陳恭尹

宗元鼎

徐石麒

程本

厥首昂

項聖謨

陳增虔

羅賢胄

梅朗中

汪之瑞

邱岳

孫雲鵬
譜詩

魯得之

諸昇
俞俊

王鵬
陳一元

汪汝謙

王席民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三

通奉大夫前著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一

李沛 從弟沂 澄

李平子名沛興化人幼負才向志以忠義自許久困諸生鬱鬱不得志遂棄舉子業專治古文詞與從弟艾山鏡月並以能詩名平子意氣高伉不詭隨流俗動與物忤盡以其不得於中者發之歌詠故嬉笑諧謔怨懟悲憤無聊不平之氣具於詩見之著有平庵詩集艾山名沂幼孤事母孝補邑諸生及壯不求仕進爲人和平坦易遇物無所凝滯而獨於名義不少假晚好神仙聞芒碭山中

有道士千里從之歸語人曰沂非以老母故不返矣著有鸞囑堂
詩集鏡月名澄順治乙酉舉人亦不仕而徧游天下名山大川足
跡所至多爲詩文以發其意著敦好堂詩文集三十卷經濟考八
卷廬山志十五卷又博采古聖君賢臣懿士淑媛之事附以論斷
爲懿行編八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李可秩

李可秩字萬宗河南夏邑人性峻潔喜讀書斗室伊晤不諧於俗年十三補弟子員試輒前茅順治戊子舉京兆一時同譜諸先達皆推轂不置巋然有山斗之望事親以孝聞有貧不能讀書者延塾師教之多所成就所著詩古文辭魏憲田蘭芳選輯行世

右傳查岐昌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孫穀

孫穀字子雙華容人給事中羽侯子有盤譜藜牀諸集

耆舊傳子雙嘗雜採舊文分爲四部名古微書又著唐紀七十卷以新舊唐書踏駁多所指摘皆當體例今僅存刪微一種凡三十六卷孫氏世以學行師表湖湘間其所著錄見明史藝文志傳是樓書目 四庫全書目錄不一而足今問之鄉人無能舉其目者矣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朱明鎬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畱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苦之挫抑之甚至天闕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顯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叅游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友滿天下願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偕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

與西銘門人周子倣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鉤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擴撫補綴穿室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下干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尙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日史典日史箴日史略日史風日史游日史嘉日史芸日史異日史最日史俳日史鑿日史粲日史糾十有三種史糾特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關不志麻學不傳烈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

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志入於隋書在
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
異同宋仁宗命裴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
書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乖錯最爲不
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
而宋遼金三史告竣皆仰成於脫脫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
君之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撫幼弟以
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衍
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
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

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
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閒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
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
試事請者齋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鉤致之幕府中不冒干
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
釀錢始克以斂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哀
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滅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爇君輒
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
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
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

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誦詔詔女
一讜將以某月某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 詔書
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城宋有種
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
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與斯典君爲人執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
以死自守此卽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寶縱以
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沒君沒未兩月余之困
苦迺百倍於君君平昔所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
致抱股憂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墓嗚
呼君旣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爲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
誅蕩蕩開天門從羽旄紛上征
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爲明神
刻茲石告子孫

右墓誌銘吳偉業撰

曾益 王國爰

曾益字鶴岡山陰人善梅花為人古道壽近百齡 圖繪寶鑑續纂

鶴岡工畫嫺風雅嘗於禹廟後畫梅自序云吾越禹廟經亂頽毀

順治九年壬辰重修煥然一新仲冬同朱騰之張宗子魏子煌謁

祠適誦杜甫古屋畫龍蛇及梅梁化龍事諸君顧予曰盍畫梅於

壁以代之因援筆作二梅並書梅龍二字於上徑四尺廣二丈有

四高二丈遂作歌以紀之 商盤越風小傳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王國爰

王子杓國爰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緻然非數日不

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甯貧耳不欲以率筆敗吾名
人有以多貲求其畫者竟歲始成成則又質之子錢家非後有以
重貲索其畫者前畫弗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
中經年所得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
杓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競曰今欲以高貲從子錢家數
數贖子杓畫何可得哉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黃茂菊 黃立幹 鄧林芷 楚以道

黃茂菊湖南永興人慷慨多大節順治時經略洪承疇辟參幕府
招撫流亡有功將奏授官固辭不受自號逍遙散人邑人有黃立
幹拔貢生博學工詩古文與同縣貢生鄧林芷諸生楚以道並有
聲於時

右傳李元度撰

臣等謹將... 行不... 卷... 三

陳之駿

陳之駿字五之湖南攸縣諸生順治中經略洪承疇督師沅州延之參軍務以功授知縣不就康熙中入巡撫盧震韓世琦幕先後奏免捏報墾荒包賠荒糧及各州縣衛新荒逃亡糧石又昭雪湘陰熊某冤及株連無辜二百五十餘人得免皆之駿贊成之之駿究心經世學窮極根柢思爲時用故所至多實政當事爭羅致焉

右傳李元度撰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a page or chapter number, possibly reading "卷之三十三" (Volume 33).

張大德 范克朝 楊蓄生 王祚隆

張大德湖南善化人學通經史兼習星象韜鈴爲巡道趙祥星參謀經略洪承疇知其名每事必令同祥星至幕府參決後祥星撫滇黔仍邀偕往籌畫悉中機宜以親老辭歸同時范克朝字卽飛桂陽歲貢生江西游寇踞上游盜首僞王將軍以書來桂陽索餉縣人洵懼知縣楊正萃屬克朝作書卻之辭旨嚴厲盜爲氣沮事遂寢縣賴以安楊蕃生字季林瀘溪諸生值寇變挈家居六保山飭行儲學著述甚富鄉邑文獻多所記載康熙初知縣邵時英修輯縣志資考證焉王祚隆字卜子常甯廩生才而敏與時齟齬避難武昌偏沅巡撫袁廓宇聘掌嶽麓書院七年巡撫高士俊一見

國朝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奇之歎屈宋種子於今未絕又都寄書云當以千秋第一人自待
坎坷不遇終其身以著書爲樂

右傳李元度撰

按王先生著有易經解

賈開宗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游師以弗類已謂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閒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其郡人張渭等約汗漫游做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鐙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甌

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寤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闌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肖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於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

既老更追憶少游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秦岱
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
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恢奇澁澁適於致用然欲
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嘗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鄰
唐吳伯裔伯嶺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翹沈譽釋頂目
乘闖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
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呼
彼終身守一眾矣儻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右傳侯方域撰

按此賈先生生傳以賈
卒年失考爰編侯前

匡字三十一
月
文
在
不
公
二
國
分
一
二
三

侯恂 宋炆 練貞吉 李允懿

侯恂初名勰字輔之河南商邱人太常卿執蒲第三子少以蔭賈入南雍才名籍甚明末避亂江南時從子方域嬰鉤黨禍緹騎繫恂以去抵金陵得竄免後貢入京師不樂仕進與賈開宗輩爲文酒之會於世味泊如也年不中壽人共惜之同邑宋炆字介子文康公季子也少負儁才工詩有王孟遺意兼擅丹青落筆清遠爲世所稱以胄監登賢書時郡中擅文譽者有練貞吉李允懿均永城人貞吉字石林順治初拔貢與侯賈諸人相倡和讀書自娛有叢言詩話埽葉居士集行世學者稱石林先生允懿字俊伯以古文名又天性孝友持身端潔鄉黨推重所著有度森堂集

續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右傳查岐昌撰

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游金陵爲一時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鍼願與交不宥往後大鍼興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熟據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計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思宗時劇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

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劍
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
許定國師謀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
中原土砦團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效宜毋問所從來收而
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掎角並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
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
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
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遽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
甲卽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策之上也急自縛往

見吾父儻待奏命朝廷方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率羣賊出永城門往來宛洛閒觀變逋誅我卽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眞反矣願君無以爲意超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旣不見用乃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虛語也

右傳賈開宗撰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祖執蒲明太常寺卿父恂戶部尚書風節皆爲世所仰重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爲賢公卿所賞拔謂彊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飶中才子弟方域既出事公卿又習聞家庭訓述遂能諳練當代典故別白士大夫賢否歸益讀書交結里中雋異如賈開宗徐作霖劉伯愚吳伯裔兄弟輩日相切磨爲文皆古雅淡泊復能以氣誼自尙於是名起雪苑南國應復兩社之豪翕然宗之年二十二就試金陵雲間楊廷樞攜登金山俯仰慷慨有極目神州舍我誰濟之歎旣而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以口舌嚴崔魏遺孽之誅一時文章氣節經濟之譽爭歸朝宗焉其後父督軍援汴方域亟效言迫

於時勢遂寢其策遣往寓吳道遇叛帥劉超劫使畫策方域不少
爲屈縷縷分別禍福爲陳北都困迫惟以所統疾走勤王庶可轉
敗爲功卽不然亦可湔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辱言皆深中事機
識者聞之謂朝宗每以經綸自許今乃知爲不謬也迨福王立於
南都馬士英以定策蒙寵諸見廢於正論皆資緣以復進曩爲方
域所斥絕者躡位司馬欲修故怨假詔逐捕幾殺之逃匿史可法
軍乃免 天兵渡江始歸田里與一二老儒討論文章性道之指
所得往往益深其散見於篇中皆歷歷可考也蓋痛懲少年果銳
浮華無所用漸欲反身切治以要其歸未幾卒方域生於貴胄負
高才重望有不可一世之意然人有一善卽在孤寒未嘗不獎激

推引與之均禮其尤賢者則屈己下之惟恐不得所欲甯易爲人所可及苟充其志卽古休休有容以善養人又何尙焉而使不在興賢育才之地抑亦斯人之不幸與嗚呼

論曰世之知有朝宗者眾矣類以其文云耳卽其氣節才猷亦不過視爲文中之藻葩或未能盡知而許爲果然也況有能進於是焉者乎舉細遺大惡在乎其知之也余獨信先生有幾道之姿特降年不久未盡其變化之用耳以語世人未見有契余言者嗚呼人豈易知知人亦豈易言苟非無蔽於前而逆溯其志之所向者其孰與幾之故特爲小傳以彰其微焉

右傳田蘭芳撰

按賈田同時賈傳依高傑田傳匿史可法軍綠傑時與督師史忠正公同駐揚州

方明季啟禎之間逆閹魏忠賢徒黨與正人君子各立門戶而一時才俊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爲天下持大義者有四公子其人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如皋冒辟疆襄宜興陳定生貞慧與商邱侯朝宗方域而侯公子尤以文章著公子祖曰太常公執蒲父曰司徒公恂叔曰司成公恪皆以東林忤逆閹先後罷官而司徒公罹禍最酷下請室者再公子爲司徒公第三子生而穎異讀書嘗兼數人幼隨司徒公官京師卽慷慨盱衡好言天下大計束髮歸試輒冠一軍爲文若不經思下筆千萬言立就偕昆弟輩及里中諸子枻社雪苑與四方聲氣相應和一時有吳侯徐劉之目性豪邁不受羈束嘗讀書東園時太常公家居課諸孫嚴甚公

子每攜季弟逸出選伎徵歌數數然終不荒所業已以郡學生
例入南雍應畱都京兆試畱都故佳麗地海內賢豪輻輳論交把
臂馳驚於詩酒聲色之場公子遨遊其間人人引重無不願交恐
後以是名益盛意氣殊自得也雅嗜聲伎解音律買童子吳閩延
名師教之身自按譜不使有一字譌錯縱或賓筵轟飲高談雅辨
滑稽嘲笑之時或對客揮毫賦詩屬文裁蒼東如流水耳聽目攝
心度口酬他人傍觀五色眩瞶而公子兼綜並理洋洋若平常脫
或白雪偶乖紅牙稍越曲有誤周郎顧聞聲先覺雖梨園老弟子
莫不畏服其神也初司徒公亦畱意於此蓄家樂務使窮態極工
致令小童隨侍入朝班審諦諸大老賢奸忠佞之狀一切效之排

場取神似偏真以爲笑噱至是投老寂寞公子乃教成諸童挈俱
堂上歡司徒公爲色喜而里中樂部因推侯氏爲第一也公子雖
豪舉乎然心不忘家國之故彌敦氣節詡詡負經濟頗思自見其
才會大賊李自成蹂躪河南破四郡圍汴急朝命起司徒公督師
解汴圍賜尙方劍得便宜行事於是公子立進計請用賜劍誅晉
帥許定國以師譟之罪而破文法斬一甲科守令之不應徵辦者
庶幾事集威行然後疾驅渡河收中原土砦團結之眾以合左良
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傳庭犄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毋徒遵朝
命急救汴也司徒公大駭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
在軍亟遣還吳而採其言飛章上請爲忌者所忌迄無成功噫司

徒公之守經公子之達變卒皆不見用豈不惜哉後司徒公徵調
不前解圍無策汴爲河所沒而復逮公下請室許定國選輒觀望
終殺高傑爲豫腹心患人始歎公子料事多奇中云公子既還吳
旋值甲申之變畱都擁立福王而當國者馬士英與閣黨阮大鍼
比大鍼僉王凶險顧少有俊才其未黨閹時司徒公絕愛之後以
身陷大逆見擯君子猶欲以世講之誼與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
子以解於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事見公子集內癸未去金陵
日與阮光祿書中大鍼得書怒日夜謀殺公子及得志大興黨人
之獄公子走依高傑得免傑遇害公子說其軍中大將策甚善不
聽公子乃子身歸奉司徒公伏處鄉國苦無聊侘係惟日與二三

同志修復舊社痛飲悲歌以寓其牢騷不平之志焉暇卽肆力於詩古文自編四憶堂詩壯悔堂文二集各若干首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洵不媿也制舉藝亦成一家言特數奇不偶己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卯舉豫省第一人復爲忌者所沮斥置副車嗟乎此固命也然以之人之才一第又甯足爲重輕哉公子沒時年纔三十有七沒後遺集傳誦天下而古文尤爲當世所宗尙余雖不及見公子而雅好其文公子之兄赤社先生方夏成丙戌進士又與先少保爲齊年友故知公子事甚悉公子身沒言立子孫皆能世其家學孫重喜以明經爲開封教授才而有文

論曰今天下詩家頗不乏而古文之作者顧稀豈不以工有難易
哉以余所見侯公子壯悔堂集其必傳者也與公子後先接踵者
豫章王於一猷定之四照堂集甯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吳江計
甫草東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間而長洲汪蒼文琬操繩尺衡量
諸家失之過嚴去取多未賺人意其自著類彙亦多可議者余曾
於甫草集序微發其端大指已略可見公子同邑宋牧仲中丞方
刻諸家文行世當必以公子集爲稱首余欲寓書中丞勸其自出
心裁而不必拘拘於蒼文之去取恐微言未足信重偶於傳公子
而聊附及之中丞知與不知不必問矣諸家之外余素所服膺者
尙有余師武林陳稽留先生祚明之敝帚集余友秀水朱錫鬯彝

尊之竹垞文類儻與諸家並傳不朽誠一時之盛也而公子之所得不既多乎

右傳胡介祉撰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閒官戶部尙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詎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以聲

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
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它奴詞之方度
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
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
尤矣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與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
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方域儻
募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肖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
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
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
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

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謀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眾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葉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藁一卷

右傳石韞玉撰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divided into ten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empty, suggesting a ledger or a table with no data. The frame is thick and black, and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black lin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rame, there is a vertical strip of text,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a header, which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 text appears to be i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page number '三三三' (333) and some other markings.

181-492

唐懋載 吳爲相

唐懋載字袖石湖南邵陽人順治朝貢生幼警敏博學工詩奇情幽黯似李長吉同縣車以遵甯鄉陶汝爾皆以詩雄長湖湘皆推服懋載無異詞著有綠聲亭集時有吳爲相桂陽州人少有穎才性簡略順治庚子舉於鄉不樂仕進會試不第歸隱知州董之輔甚重之屬修州志諸纂次盡付之時諸生集者百數議論盡出爲相下已而諸生皆散去爲相一人屬棄日數十紙五月書成人歎爲莫及也爲相文古懿淵雅有典誥大義志行超潔自董之輔吳宗杞田元愷皆賢牧悉賓禮之

右傳李元度撰

耆舊傳袖石幼奇警博洽工詩惜不見全集父興賢明末貢生爲
一時儒碩兄懋恩以貢官公安訓導亦能詩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余子錦

余子錦字陶石辰谿人順治朝貢生有敬志堂集

辰州志陶石與米元偶劉恂劉澤長稱辰谿四才子好吟詠善草書喜自放於山水其古文清峭略近柳州惜不盡傳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王以恩

吾鄉苦心績學之士以予所見則有李臺辰王霖蒼云臺辰名芳
莎仕宦不遂以郡丞被謫年五十有餘貧病以死時人皆扼擊霖
蒼死時方二十有三耳又不需一命無子所學皆未就如梗枏豫
章勢不干霄不止而早尋斧斤戕其萌蘖不益可惜哉霖蒼名以
恩溢南王莊人生而貌癡如不慧五六歲都不解羣兒嬉戲事嗤
嗤而已家有史委塵盆中拂拭竊讀之輒默記時時爲鄉人說古
今人物治亂諸儒生怪問之皆悉原委驚以爲神入鄉校未幾就
省試中副稍稍交四方知名之士攜書筒來郡與子弟隨叔讀書
先端慈祠中子鄙薄無似落落寡所合霖蒼好觀子詩及所論著

凡爲制藝必就子點定商可否以閒益讀古書無所不博洽而左氏司馬氏及唐宋大家之文尤成誦所爲制藝亦彷彿得其法見人談世故瞪目直視氣拂拂出鼻間有聲或言書史則議論颯發座人竦聽予謂霖蒼是必資性過人者弟隨叔曰不然特力學強識耳益霖蒼每食常手一編且啖且讀自祠中歸昏必焚膏無寒暑倦則俯而假寐雞鳴輒起亦不暇盥沐項領常積污膩不顧也元日夜書聲達中外鄰人皆驚予一日早至祠中祠門啟訝謂闢者豈昨未及閉耶入則霖蒼已先在時未曙月下鳴鳴讀書因大笑歎息久之予性忽善忘不能記古人姓氏每以爲恨臺辰曰第多讀之自記以霖蒼觀之豈不然哉霖蒼天性孝友無械智里中

自二三同人外多不識每過市中昂眉抗首目不旁視時人以爲
傲實非傲也書學黃庭得其神骨素不爲詩予強之作卽多俊句
似常作者是眞有夙慧非但力學強識已也丁酉闈後面黧黑神
氣颯然予謂君豈有所苦耶霖蒼曰似有小疾疾何害但恨妨我
讀書耳已而腹中有塊漸長遂病病中讀書不輟手錄周易再過
忻然以爲有得至戊戌年月日死死時有子四齡越二歲痘殤嗚
呼惜哉以霖蒼之才今年壽僅如中人其學必大就卽不富貴非
所憾也而竟止此彼造物者何心哉予觀弇州所記文章九錫其
以天折稱者古今多有遂以爲天忌才然也夫天若忌才則如勿
生彼愚而天者不更多乎天固其常獨才者可惜耳然天之生才

實不易或曠世一人焉而不加愛惜以至於天即謂之忌也亦宜
晉吾郡有李生炯者奇才也以救母被禍亦年三十餘炯舉動多
崖異識者知其不終霖蒼敦厚謹默而年又最少以視二子尤可
惜矣霖蒼生僻壤無先生長者為之傳恐其久而湮沒故著其梗
槩於此而又以其平生好子為文也故益不得辭嗚呼惜哉

右墓碣申涵光撰

鄒祗謨

鄒祗謨字訐士號程村武進人順治戊戌進士與陳維崧董文友
黃永稱毘陵四子有遠志齋集

右傳王廷詔撰

四庫全書月錄卷之五十三

三

董愈

愈渡洞庭風浪大作上流覆舟僮僕震懼愈坦然危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

右今世說張維屏錄

按董公字蒼水號禱亭江南華亭人順治十七年舉人有浮湘度嶺諸集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謝適 子邦驛

先生姓謝名適初字士介更字怡古贛之瑞金人郡學廩生謝爲
邑望族祖諱元賢父諱沖和少出後於從父子起子起之父禹州
知州諱元賀子心高才蚤卒卽邑人崇祀於赤水社中四君子之
一也怡古蔭藉高華矜持標格雖少隸諸生獨心好聲韻之言明
末督學使者侯公廣成按部虔州校文外合十二邑秀彥試鬱孤
臺詩拔怡古第一名一時驟起怡古既年少博極羣書不寫爲刺
促凡近之語每就一篇率拈毫危坐蹙額顰眉客至或忘巾櫛客
去亦不記何語世之苦吟深思者莫怡古若爲詩十年學大成今
海內所傳連峯樓遺藁是也怡古性狷急不能爲人曲折然事親

孝事兄恭待朋友有始終少與邑人楊生善楊奇士跣馳不檢爲
怨家齟齬怡古冒險爲楊託寄妻孥邑人欲殺楊并中怡古楊走
他徑獲免後且得官怡古始釋累怡古讀書行己無惡於人爲急
朋友之難遂幾罹不測然卒得全無害此蓋有天道存焉矣怡古
於同邑交楊青媚楊爾宿楊惟明於家交姪爾寵志尹於外邑交
龍泉蔡漢右會昌文信予於長汀交楊君叔夜及予兄弟方外則
交白巖位公松竇采公以萬厯丁巳年四月十四日生順治辛丑
年十月十七日卒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清水江大平頭
耐曾祖墳塋之左元配鍾孺人繼配許孺人三子邦驊邦駟邦駿
邦驪先卒驊駿皆能文世其家孫四人曾孫一人怡古志趣非常

爲善病獨諱言死子每調之曰脫若不諱當爲君作誌傳怡古作色不應嗚呼一時嬉笑之言而卒踐於三十二年之後記曰朋友之喪墓有宿草焉則不哭顧子與怡古何等而安得不哭哉系之以詞曰

誰抱元文誰堅墨守今也則亡吾念吾友歲指丁亥見君古寺執手知心凝目注視烽火旋偏烏驚魚逝纔通里道君書遂來迢遞隔嶺胡封墓開唱子爾和無閒形骸客路湘江經邱尋壑支許同游談諧閒作抗古嘒嘒意何寥廓仲領南州君特至止雪被冰牀握臂抵趾過不忘規善則互喜誰謂友生不共毛裏我拜信州待君我助度嶺蒼黃遂卽大故華屋生前西州舊路過車腹痛來表

君墓董相之陵會聞下馬白傅之墳時奠杯學是古詩人是先學
者螭首大書俾告四野

右墓表黎士宏撰

謝邦驛

瑞金謝君先路吾友怡古先生之長嗣也克家有孝行得年五十
七以死死之前四日命其弟遵路從雨雪中走百里詣子言爲先
子故愛先生盼陳特深死不足報稱敢先期爲先生謝又云旦夕
就木冀得先生一言銘墓上尤願得生前親見之語極悲予爲掩
泣亟走使同遵路歸手書慰藉君從牀黃間受書令其子口誦以
聽含淚再三申謝使者僅一日君遂死悲哉君謝姓名邦驛高曾

行誼官闕詳家譜尊甫怡古先生諱適詩文名海內世所傳誦連
峯樓其遺藁也怡古先生娶於鍾生先路仲次路繼娶許生遵路
先路年十九補郡庠生與從兄孝廉志尹同有聲稱未壯而怡古
沒遂督家政事繼母如所出待兩弟有恩時怡古沒不得地以葬
耐於祖族人羣起欲死先路賴天幸獲免不數年繼母卒仲弟次
路卒次路所生之子重緯亦卒先路慟不欲生欲使婦終守其弟
之志舍其子之應立而別立從子之賢者嗣之恐人疑利其遺產
也鄉里人士咸義所爲怡古先生之沒也蚤遺藁漉漫君與季弟
遵路編集成帙請予點定以行於世餘藁猶多放失君兄弟日夕
搜討編摩一行半字護惜如珍寶卒得成書在病中猶強起校勘

點畫譌誤刻成而君亦遂病不起每自幸曰吾得完先人集吾死無恨矣君爲人通敏有識度邑中大事父老子弟時就君決計與人言竭盡肺腑不以私意爲低昂蓋一用世才也其爲父卜地犯族難不避險阻刻父遺槩至死志不衰此大事皆可書以垂後者君生以崇禎戊寅十一月十七日卒以康熙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其葬也某月日子二重崑重嶙皆能文章女一適楊方迪孫男一衍竄某出銘曰

前者耕而後者踵其籽前者蠶而後者絡其絲胡父無年而子亦遂止於斯天耶人耶何所知子也負慙銘後時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紀映鍾

紀映鍾字伯紫別號慙叟上元人崇禎間爲名諸生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輩肇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焉爲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爲陪京重地山川妍淑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川鶩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爲職志與治早沒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糜身湛族取義成仁而一瞑不顧者固不乏人而歧路參差蒼黃反覆賦空牀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未可終甚且囚首賊庭六等定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羽儀而羣奉

爲黨魁者也伯紫以青雲白雪之身矚然不滓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所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既貴爲招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卽詩若干卷宗伯爲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盧次楨陳白雲皆得知己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伯紫有妹名映淮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後適莒州杜氏以節聞阮亭王公司理揚州作秦淮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卽史今以青閨嫠婦與莫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爲儀曹力主覆疏旌其閭曰吾以懺少年綺語

之過亦可稱一段佳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右小傳鄭方坤撰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xt: "No.", "Date", "Description", "Debit", "Credit", "Balance",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The rest of the table is empty.

No.	Date	Description	Debit	Credit	Balance	Total	Total	Total	Total

蕭雲從 陳延

蕪湖蕭尺木名雲從貢生以畫名江左胡季瀛守太平日慕尺木
畫三訪之俱辭不見季瀛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
中入尺木名攝之比至送至樓中令曰圖成卽釋若尺木時年已
七十餘且新病未愈不得已畫匡廬峩眉泰岱衡岳四大名山七
日而就遂絕筆尺木嘗作杜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拗體援据甚
博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蕭雲從字尺木蕪湖人崇禎己卯副榜不赴銓選專以詩文自娛
有梅花堂遺藁兼工畫得倪黃筆法 江南通志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
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插入尺木名攝之至送至樓中
令白壁開若圖成卽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不得已畫
匡廬峨眉秦岱衡嶽四大名山凡七日而就遂絕筆至今登樓者
歎賞不置畫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沈啟南絕相類陳琰曠園雜志
世知蕭尺木以畫顯而不知其六書六律更精也嘗手札規予讀
書甚切直諒哉此豈可以今人求之者梅磊響山人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蕭雲從字尺木號無剛道人當塗人也明經不仕善山水不專宗
法自成一家筆亦清快可喜與孫逸齊名兼長人物蹟於采石太

白樓下四壁畫五嶽圖宋漫堂爲長歌鐫諸石平生所畫太平景
離騷圖好事者鏤板以傳著書等身藏於家嘗取杜詩七律中之
仄體者考其字之平仄聲之出處悉得文從字順音律叶和援引
古今出入經史百家考據誠精確矣然亦好奇之一蔽也善讀杜
詩者豈其然乎孫逸字無逸號疎林海陽人流寓蕪湖山水兼法
南北宗各家人以爲文待詔後身歛令靳某所雕歛山二十四圖
是其筆也前與查士標汪之瑞釋漸江稱四大家其後復稱孫蕭
云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陳延

陳延字遐伯潛山人幼而多慧凡技之善者見即摹倣尤精篆刻

折右手一切書畫皆用左擊遷鳩茲與蕭雲從稱畫苑二妙著有孤竹集行世

江南通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藝策

山人諱策字晉之姓龔氏常之武進人最後客關陝間嘗挾杖登華山巔拂石題名而後下因號天岳山人既仕本朝爲鄧州同知然猶以山人自命鄉曲熟聞者亦遂號呼之故不復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山人自少從大父按察公宦游南方習其言論風指通知中朝故事遂究心國史之學爲文尤長於詩賦典瞻整麗與時俗好尙迥異當明之亡也作金陵燕臺懷古絕句詩各百首其文約其義隱繁音促節如庾信之哀如唐衢之哭如羈人思婦之牢愁如露蟬寒蟻之悽咽往復上下三致意焉又作三朝史議三篇其最善者言文帝未遜時史臣紀事不當因靖難而外

遼國持議平正君子躋之夫亦可以窺山人之志矣山人先世有諱大有者以進士官南御史值武宗南巡首率諸僚諫請回鑾不報其孫有諱道立者又以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擅廉能聲吉水鄒忠介公嘗作兩龔合傳以美之卽山人大父也父可宗國子生山人雅無貴介紈綺之習讀書強記銳欲以文學自奮踰壯方補諸生聲譽卽隱隱起平生所師事皆中朝賢公卿大夫所結納皆四方知名士相與更唱迭和前後輓故山人姓名益大譟操舉業選柄爲書賈所奔湊其視一第殆可剗拾也及數試於鄉不獲收其科於是始自傷坎壈稍稍厭怠而國亦遽亡矣順治中所厚故人在內閣強之使游國學例當得一官遂客游秦晉及回翔燕

中者凡十有四年乃返鄧州除目既下頗抑鬱不樂欲棄其符不
果之任未數月竟沒於鄧壽六十有八配蔣氏王氏子男曰士勳
曰士烈曰國學生士薦士薦才最高稱能繼山人者也女之壻曰
諸生孫復道曰董元禮孫男七孫女五某年月日卜祔山人於按
察公之墓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國矣奈之何受官于曰非也漢之
亡也梅福爲吳市門卒宋之亡也諸名儒耆逸或不足於養輒食
書院山長之祿以自給後之尙論者莫能優劣也歸潔其身於山
人何疑焉庸敢表而出之以示士薦俾伐石刻其辭墓上

右墓表汪琬撰

蔣允睿

蔣贍武諱允睿啓初先生次子也先生善書法公子能繼之一時
有二王之目少以高才爲博士弟子員氣韻蕭遠文章雋異所居
城南插水竹之勝日與余輩賦詩飲酒於其中無何以憂卒

右記陳維崧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

三

唐汝詢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卽能識字
讀孝經成誦及孺但默坐聽諸兄占畢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
冠旣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
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覈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
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
過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
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鈔錄一
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嘗解唐詩其所掇
拾古文以爲箋注者自習見以及祕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

先經後史不少案清離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
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
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
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
呂心放而曠亦前所未及也

右傳周亮工撰

李峻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鵠岐疑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校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默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追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覈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階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

勝咸與客游處性既甯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
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右傳周亮工撰

王猷定

南昌王于一天挺異才家學淵源爲文汪洋恣睢隨筆所如無不
深合理道性倜儻酷嗜兩漢八家之文有四照堂集若干卷讀者
不知其爲今人古人也性黜帖括惟以古人爲事以故不得中甲
乙科而以明經老于一身長八尺貌魁梧意氣豁如見同人雖傾
蓋如久要議論風發談天下事如觀手中庵摩羅果纖細舉似不
失毛髮于一王父希烈嘉靖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歷任禮部侍郎
父時熙萬厯辛丑進士令崑山以清正擢侍御史直聲滿天下見
嫉於時外轉兵備道副使巡海於浙崔魏用事削籍歸烈皇帝御
極起太僕寺少卿與會稽劉念臺同講學爲莫逆交于一爲太僕

公仲子出入必隨太僕公與客講良知之學于一侍側能執筆記其語及長無書不讀視金紫如拾地芥太僕公爲聘新建丁大參女女文人博通六經與于一幽獨倡和風雨鏃礪于一學成行尊爲時祭酒雖曰自致其妻豫貞實左右之也太僕沒豫貞亦捐閣閣于一旣服芻蕘樂家居徙維揚大司馬史公可法聞其賢徵爲訖室參軍崇重尊禮不啻殿師甲申之變史公倡大義表迎福藩於畱都又草檄檄四方忠節之士情文動一時皆于一爲之謀也袁公繼咸爲太僕公兒女媼於時奉命江楚特疏薦于一可大用又以書起于一于一堅臥爲書累千言復袁公道不樂仕進意及命下元纁到門竟不赴未幾南都陷沒遂絕意人間世日以詩文

自娛樂又天資善書臨池之技可以籠鵝而遠近之慕于一名者
筆秃可數十甕計也自念中年鼓盆嗣續不振娶眞州倪氏女教
以伯鸞孟光之義倪名媛聞其指亦相與甘貧樂道焉生二子二
女皆有家法于一有潔癖一匙一盞非手滌不入口所愛博山焦
尾寤寐懷抱中拂拭未嘗假僕婢客揚十餘載所交客滿寰區而
梁公逖史蓮庵其所最善時或飲酒涕泗併下其亦所感者深也
歲辛丑薄游武林武林當軸莫不虛左事之按察使東魯宋公琬
尤爲知己晨夕出入不限時刻已而宋公以事被逮賓客散亡惟
于一周旋患難中亡何邁疾不起遂卒於杭友人陸麗京釀金殮
之卒之前幾日索筆研寄余以詩云吳山纔握手忍別淚潸然戎

馬關河路鄢陵雨雪天貧囊分故友綵筆傳神仙可歎離君後偏
逢載酒船書成以付宛平丁睿子後八年己酉余自閩歸晤睿子
吳山出其詩兼告以客死狀謀余爲立傳余哭之失聲近聞其妻
子已扶柩歸南昌卽葬其所可知也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與余交
二十年無所不合余不爲之傳而誰傳哉

台傳韓程愈撰

陳恭尹 宗元鼎

恭尹爲邦彥子邦彥殉節時恭尹纔十餘齡比長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其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古體閒入選理一時習尙無所染工書法山東王士禛趙執信至粵於廣州詩人尤推重恭尹隱居不仕自稱羅浮布衣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杭堇浦洪稚存皆雄視騷壇不輕許可者堇浦題獨漉遺像有云嶺海論風雅平生一瓣香又云淒涼懷古意豈是屈梁能稚存論陳屈梁詩有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稚存兼稱三家堇浦尤尊獨漉要其推許之意俱已至矣

獨漉先生七律尤多傑作偶舉一篇論之鄴中懷古云山河百戰
鼎中分歎息漳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辭賦最憐君銅
臺未散吹笙伎石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徧更無人表漢
將軍起句上四字一頓然後折出下三字見三國互有吞併之意
而終分鼎足次句日暮雲三字兼比興義見鼎分而阿瞞亦既老
矣三句刺其奸四句美其才千秋公論詩筆卽史筆也五六言當
塗未亡典午已兆馬將食槽奸猶昧昧結二句冷而雋婉而巖通
篇議論出以含蓄鎔鑄歸於自然七律到此地步所謂代無數人
人無數篇者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邦彥子有獨漉堂集自號獨漉山人又稱羅浮布衣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行草分隸皆有法小賦尤工始見王士禛揖甫罷卽出一端石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其寶惜將以寄公於京師旣聞奉使當至粵輒畱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所贈漁洋寶之恭尹工漢隸此其手書也士禛甚珍之嘗寄士禛詩索南海集云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朱竹垞曰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其自敘略曰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詞取諸胷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言可云不自滿矣詩以沈爲極詣沈不在貌在骨梅村沈麗獨

漉沈摯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所遜於翁山者五言
耳送滌上人云滌公到城久忽憶邱中琴積雪迴孤櫂寒湘共此
心獨歸紅樹外相待碧雲深借問茅山路衡山在隔林新塘早春
云江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
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
幽期空負釣漁翁歸舟云積雨江漢綠歸心楊柳初映花谿路閉
漱水石根虛葉世頽之中湘茅屋有寄云離憂在湘水古色滿衡
陽送姜山上人游南嶽云鐙前鬼芋穿沙出霧後僧門鑿雪開送
魏和公云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江晚葉稀送陳人白王問溪
歸海南云枕櫛過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蜀中云諸葛威名

存八陣漢朝終始在三巴摘句五言寡出春已生多愁老先及雖
無爵與祿色養踰八珍七言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
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萬種未完爲子事百年過半
作翁時子勵康熙己卯舉人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宗元鼎

宗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都人詩尙風調嗜梅花
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所著芙蓉齋新柳堂集世競傳
之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飲酌數日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
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鄉居未嘗至柴門外客至或入郡始一

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所居東原草堂秋日燕去空巢泥
時時落污几席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復微洗燕泥詩嘗題吳江
顧樵小畫寄王士禎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籊日暮
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人謂不減倪雲林顧宇樵水亦當
時名士也士禎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建昌
楊思本因之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旻太原趙瑾趙下橋絕句云
東陽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王孫惆悵
不歸家虎邱云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權扁舟月下來翹首是天還
下淚湛虛何處不重迴楊躡花明日值雨云折得花來不贈人膽
瓶相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歌處落草霑泥倍愴神怨詞云春草

日夜綠春鳥飛且鳴之類是也元鼎摘句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
被人留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總是茶香耽
永日一從詩好度流年絕句如登吳陵城樓云城外村梅映酒旗
故園花落重相思愁腸已向春來斷況值輕寒醉醒時煬帝冢云
帝業興衰世幾重風流猶自惜遺蹤但求世看揚州月不願生歸
駕六龍揚子江云帆去天涯勢不回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
長干路後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
時游從聞王導神州語周顛先收作楚囚百尺樓云素襪翩翩月
一鉤凌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吳音
聞云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

鼎前告急封隋苑云內苑樓高夜宴休安娘憑眺雅娘愁門臨御
路三千柳簾卷吳山十二鉤古意云沈沈煙柳汴河邊行到郵亭
兩岸蟬當日征人含淚語分明爲約只三年雨中畱鄒麗農云新
開蘭蕊正芳菲初到鮭魚入饌肥最好風光是三月如何拋卻渡
江歸苑而多風真善作曲室語也

古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徐石麒

江都徐坦庵名石麒字又陵其先鄞人後徙揚州父心繹字純之從新安陳九龍受王心齋之學二年以父疾告歸居喪哀毀閭里爲之罷宴徹樂者累月九龍弔而善之與論檀弓二篇而去先是純之學既成九龍問曰子何所得對曰有之不忘不欺而已既歸每日書此四字於時憲書凡書三十餘本不倦坦庵承父學精研名理沈謐寡言終日默坐不應有司之試而好著書雜著及詩詞凡二百餘卷尤精度曲入白仁甫關漢卿之室始與羅然倩劉子祉陳聖茹吳園次宗鶴問交劉陳死於兵坦庵與然倩把酒話舊淒然淚下歌唐多令以解之然倩名煌其先歛人隱居揚之北湖

與坦庵俱以詞名坦庵兄子懿公名元美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謂母曰蒲州八十三張姓翁兒前身也母驚訪諸蒲人果有此翁舉家以爲奇少長從叔父坦庵學爲詞遂工有徐氏一家詞之刻以貢士授淮安府教授丁母艱歸遂不復仕坦庵女延香名元端幼卽能詩性慧通音律坦庵每度曲對女歌之有不合延香爲之正拍著有詩餘繡閣集一卷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廣陵徐氏女子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謂延香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徐先生與明殉節尚書徐忠懿公同名異籍忠懿公嘉興人

程本 嚴首昂

程本字子源一字或委號權齋華容人有柿葉園集

耆傳傳權齋事蹟無可考楚風補稱爲華容明經檢通志岳州志
選舉門竝不載華容志僅云其性好潔雖在逆旅地絕纖埃門無
雜賓與嚴瀨園交嚴詩以清快勝程詩以蒼鬱勝今以兩家詩較
之嚴非程匹遠矣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嚴首昂

嚴首昂字平子一名頤字解人華容人諸生

舊志首昂刻意詩古文辭下筆灑灑數千言能於諸名家外自出

新義遠近無不推重之

耆舊傳平子嘗自名其居曰岸上船衲衣髮不督學邵凌玉呼就
試不應與同世孫毅兄弟作漢唐宋三代史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項聖謨

秀水項聖謨子京孫也字孔彰號易庵又號胥山樵善畫初學文
衡山後擴於宋而取韻於元其花草松竹木石尤精妙董文敏跋
其畫冊云孔彰此冊眾美畢臻樹石屋宇花卉人物皆與宋人血
戰而山水又兼元人氣韻所謂士氣作家俱備項子京有此文孫
不負好古鑒賞百年食報之勝事矣客有以酒餉孔彰者越數日
索其罈已爲游兵所擊孔彰遂畫一空罈償之中作桃柳兩三枝
或斜倚或倒垂丰姿婉約綽有餘妍上題五言長古紀之余少時
於祖母舅唐明府家見是圖今不知所歸矣所著有朗雲堂集從
子玉筍字媚雪知竟陵縣工墨蘭兄徽謨亦善畫徽謨子奎字子

山陰之月其行元光

三

取號東井邑庠生山水學元人好用禿筆多水墨兼長蘭竹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陳肩虞

嗚呼此故明經陳次弓先生之墓也子受教先生二十有五年卒之日哭不憑棺殯不會葬常歎冥冥之中負茲良友今四月十三日行縣至弋陽嗣君工亮文學以狀來乞銘辭哀且痛不忍讀時林雨怒號山水壁立恍惚顏色如照故人余尙何忍銘先生哉按狀君陳姓諱肩虞字錫振別字猗弱次弓其晚年更號也先世從建州徙汀自君父教諭以榮公上皆隱德弗耀教諭公子二長卽君君生溫文細瘦若不勝衣教諭公與太夫人何待子姓奇嚴君承事曲謹未嘗失度君既蚤負聲譽人多願爲君歡君亦略去町畦無貴賤少長咸盡其意平生樂道人善如不及性不飲酒能與

人同共醒醉年十六補郡諸生與里中楊君僧客皆好爲古文奇
字每對壘成一義長者數千言短者不三三百語當萬厯中主者
持文體特嚴學使周公之訓按部郡中得兩君卷執筆不下曰是
固奇士然不加裁抑無以就遠大時郡諸生與試者幾三千人獨
置兩君下等榜下日舉國皆譟兩君獨歡笑如平時無怨色謂學
使待我意良厚也繼乃規模先輩歸胡諸大家文矩步不失尺寸
其爲古文好柳子厚詩好劉隨州書法偏似率更令今汀南之言
書者率宗陳氏學嘗詣一僧舍倉卒爲人作三十紙日就晡侍者
咸息欲去一僧執卷躊躇不敢進君察其意曰公將無欲之也可
添墨其豁達類如此數千里百里外每得陳氏數行皆寶如拱璧

然君實以詩擅長人不盡知君既數躋名場不大措意仕進至順治辛卯始得應貢離諸生閒值多故不復就公車以某年月日卒於家得年六十有一所著有澹意齋集行世元配王繼配張子二皆張出長工亮郡廩生娶胡文字有父風次工采既娶而天君墓在某處記先朝癸酉之歲郡邑大夫時有偏聽府史胥徒頤指生死人權勢出土大夫上君以諸生抗顏理曲直謂若輩供奔走何至與紳士齒立稱述會典樹碑道上觀者萬人稱快舉然用是卒拂當事意幾陷文法賴當事惜君才得不坐就君意氣豈復以文士終者乎悲哉使君少年時學使公能少寬矩度拔君儔伍之中君必自奮發得蚤致身顯達折檻叩階之事皆君所優爲者十鈞

之弩一不中而甘自撞機決拾崎嶇齋志以老雖得失有數然終
不能不恨尺度之足以限人也君蚤從孝廉沈君若水遊通程陸
之學晚乃信釋氏典謂與儒者無二自以爲有得云銘曰

文能達也而不足以梯榮才可用也而不足以致身蘭有臭而星
有耀兮將以昌乎後人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羅賢甫

羅賢甫字直夫益陽人順治朝貢生著有楓香亭草

耆舊傳直夫父見義明萬厯中舉人蚤卒其母蔡撫之成立蔡江門先生以純節二字表其廬直夫爲文介公兄子畱心文獻好談節義其紀明末賊陷長沙始末甚詳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1	2	3	4	5	6	7	8	9	10

181-552

梅朗中 汪之瑞

梅鼎祚以古學自任文詞雅贍海內皆知孫朗中亦工詩及書畫
江南通志

梅朗中字朗三宣城諸生有書帶園集施愚山云朗三善詩古文
詞兼及書畫又好獎才彥斂眾美以萃其身乃年不四十而摧折
矣悲夫 靜志居詩話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汪之瑞

汪之瑞字無瑞休甯人氣宇軒昂豪邁自喜土苴軒冕有不可一
世之槩善山水以縣肘中鋒運渴筆焦墨多麻皮荷葉等皴愛作

背面山酒酣興發落筆如風雨驟至終日可得數十幅興盡僵卧
或屢日不起非其人望望然去之雖多金不屑也嘗言畫能疎能
密有奇有正方稱好手又曰厚不因多薄不因少皆畫家名言字
學李北海生勁可喜

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邱岳 孫雲鵬 蕭詩

邱岳字青谷一字退谷號五游吳縣人金處士俊明題其畫曰青
谷書畫名重一時片楮寸縑人咸珍弄桐山鄭子與爲莫逆交見
此幅淪沒於市廛中不忍落俗子手多方購得之因歎生死交情
於此益見非獨愛其筆墨也 春草閒房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孫雲鵬

孫雲鵬字扶雲縣學生居珠谿少能詩及長寄人幕下南遊粵北
至京師寓青州入西安還登太行由中州上嵩少可愕可喜之境
一寓諸詩又能畫侯滋曹爾堪施閏章柴紹炳皆與論交而沈荃

受業門下最久六十五歲杜門不出 青浦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蕭詩

蕭詩字中素號芷厓世業匠居郡城後移亭林少穎悟喜讀書家
貧復從先業工吟詠精音律善書畫嘗曰吾匠氏也衣食足以自
給詩酒足以自娛絲竹丹青足以悅耳目高賢良友不遠千里而
至人生之樂莫踰於此所著有南村詩彙 金浴峴南集

予得芷厓扇頭墨菊自題云茅屋南村野老家竹園閒坐午風斜
中懷忽地生秋思點染東籬三兩花詩畫均有韻致 百幅庵畫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魯得之 諸昇 王嶠 俞俊 陳一元

魯得之字孔孫號千巖錢塘人僑寓嘉興善書工墨竹發竿爽勁
掃葉清利直由仲圭而追蹤文蘇矣李太僕日華稱爲翰墨中精
猛之將知言哉晚年右臂不仁以左手畫風竹尤有致繼起者推
仁和諸昇山陰王嶠昇字口如號曦庵筆亦勁利然失之勻矣師
昇法者錢唐俞俊字秀登頗能則藍新城有陳一元者亦善竹亦
有名蓋國初人也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卷之三十一

三

汪汝謙

然明製畫舫於西湖曰不繫園又葺湖心亭四方名流至選伎徵歌或緩急相投立爲排解

右杭郡詩輯張維屏錄

董宗伯其昌贈以小引以陳太邱比之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汪先生字然明號松溪浙江錢塘人

王席民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
將事榆林趙君斂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
議清苑陳君首爲詩悼之富平李子爲立傳而遺書乞于文誌其
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彝陵
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
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
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爲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
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爨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懇
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遽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爲趙君賓

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閱
爲詩歌自娛荊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
復盤於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旣交陳君遂大變鄉人
之習一以唐人爲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
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於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爲處士幸
嗟夫士爲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
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
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足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遇
趙君則憂愁困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
躑躅於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未爲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

賢豪之選其言不信於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
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
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於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
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爲己女銘曰

乘爾墉幾哭爾首刈爾薪忽釋爾負滹沱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
葬其友厥銘惟質庶永久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四目錄

文藝二

楊文彩

劉恂 黃佳色

李華國 朱誰模
王侃

江有溶

陳宏緒

邵儒榮

陳瑞聲 鄒顯吉

唐暉宸

李嘗之

呂簡材 倪坊
王邦采

嚴元桂
徐漢偉

何友晏 王元慧
曹重

程鵠 趙澄

沈樹玉 吳期遠

梅崧

許儀

沈謙 張汗
虞黃昊

孫治

趙震元

曾傳炤

沈澗 張澤斌

暉本初

蔡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四目錄

臣等言月表不示
身 P E 一 P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二

楊文彩

吾縣中持經義指授人立議較然卓卓犖犖不稍有浮游撓屈者垂五六十年獨稱楊先生楊先生年十六歲入附縣學爲先達某官王公棗漪所特賞卽已與爲師友三十一歲中乙卯副榜四十三歲學使者試第一四十四歲值崇禎改元以登極恩選爲貢士至五十八歲凡試南北國子監及江西鄉試者四皆不中其後不得復試以貢士終老而已矣其所指示弟子不出縣而秀傑者半

之最著者兵部侍郎曾應遴職方司主事曾傳燦舉人弟文彬曾
應秋曾益其曾晚貢士何元潔魏際瑞與其弟縣學生魏禧當先
生初選爲貢士督選者爲忠襄蔡公公評先生卷曰正大光明肅
然起敬及先生與同選揭公祝萬陳公大士旅謁忠襄忠襄指先
生曰必魁天下大士前應曰此楊生一日技尙有其千古者蓋先
生始爲經義當萬麻之中季是時學者率尙取肖題目在字句聲
口閒浮疎輒弱不復有所立議又以恩制排對偶換字形而比偶
意實雷同於是臨川陳大士羅文止東鄉艾千子始以分割立議
坳起一時邱公毛伯方公孟旋亟起而稱之然後天下之文大變
價決肆出而爲天啟崇禎之文其大士之文遂至達於高麗異域

而先生自少獨持此議其文務挺挺肩肩精而有其實用固不謀而與同時並起者矣其後先生師王先生官河南值邱公爲河南撫王先生入見邱公邱公握王先生手曰吾誦先生文久矣不意乃在此爲僚大士旣成進士過甯都猶問王先生廬曰吾蓋從王先生卷得爲文分股法然則前此六七十年天下文章之變蓋有其自也先生旣貢輒丁內外艱崇禎六年始廷試過楊維節謂先生曰此行黃金臺誰先吾兄者入北監司業方公曰文至此不得不推第一祭酒吳公曰文章臨川爲盛子有其高古無其習氣擅天下文名必子矣光鉞太露務養使純也後五年祝萬亦成進士臨先生曰子文子丹也思竭時諷詠一過文情自生吾將刻二楊

開天橐其一則指楊維節也先生父太常典簿諱世用不樂仕進
終歲食貧先生八歲始就小學學一歲輒廢使賣炒豆日持豆筐
東山走買賣不知所爲乃令棄去從木工學又日血指遂更罷去
待日夕任掃汲從童子塾過聞誦讀輒自駐聽於是年十三四先
生父始令先生讀書且讀且講一年遂成於是先生父大喜先生
母時至鄰書地上曰汝父苦此又令苦吾子也而先生弟文彬幼
卽解市井事先生母喜先生父更令就學母語先生曰父奈何又
苦爾弟先生曰弟可學棄之可惜先生自得館穀佐饜娘遂縱弟
使從己學日夜談論不輟母復笑曰汝兩人胷中何事說無了時
先生母爲彭氏孺人也先生事其父母母性嚴毅嘗得罪叩頭伏

地得霽顏乃起而父性和失意徐理一二語先生輒恐懼失措遇疾爲減朝夕餐者凡十九年父卒每記父在堂上警欬如生遂不上坐者二十年先生娶嚴氏又屢置妾無有孕者先生五十三惟第一子病危先生日叩天請曰吾家甯喪子夫弟子果愈先生與人無擇遇緩急爲出力有陳某者一日持先生嘗借三十金券獨歸先生稽首再四稱恩大難荅先生亦不知何以也先生向府官謬稱謝生爲門人脫府獄又爲廖某出死罪酬金與贖勿令嫁妻於曾侍郎白趙姓墳辭金然後冒言其事凡此例縣人類能道之先生語曰無所益於人而感且深者謙以接物無所費於己而業日廣者厚以存心而先生教門人最後乃得魏禧是時禧年十四

先生與客語去禧進曰先生失對對宜云云先生欣然聽禧禧自是益無所阿先生乃曰予老無聞晚乃得凝叔此爲明鏡利劍在吾側吾固其門人也禧明斷善論議略見所著古文中先生自敘不能爲古文而謂爲古文無益於用爲無貴於爲古文其兩上楊公機部書諭簡兵所以省餉省餉所以慎名器爲時藥石亦禧議論所自來也先生著尙書釋一編嘗與魏禧論定先生每捉筆必俟浣手曰吾方對二帝三王安得不潔吾攻苦不一年兵火不能災饑而粟寒而裘以此耳先生家嘗失火藏物灰燼略無愠色次日吟詩曰我有多寶藏喪久不知哀曷愛中人產憧憧不去懷應不去懷者烈威胡爲來或者時適去何以太愚哉彼物既有盡我

亦與爲孩其後江撫獲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差避騎縛先生先生頸膺鐵索赴騎營第緩步行營中思作書驛騎官夜使諸儒卒夾先生寢先生斲睡達曉同縛者皆驚呼聖人而汪騎官乃更拜先生稱義兒焉先生年八十健如四五人比疾日蚤起起居笑坐如常旣歿而形色不變歲甲辰六月二十三日卯時也先生善自訟失卽展轉不安初未舉子時語人曰吾惡深魯重又外獲長者名無子而歿有惜之者必怠人爲善每念垂死時盡書生平罪愆宣示於人知天絕我報施不爽也先生年六十六月妾徐氏生子復晟他姪生中子復昌後殤又明年三月妾劉氏生子復晉二子皆娶門人女晟今名龍泉娶丙子舉人曾益其女生男三

女一晉娶縣學生曾師度女生男一女二先生名文彩字治文別號一水先生生萬曆乙酉歲七月二十三日巳時於是卜葬先生於縣之團坑西山卯向之原其銘曰

惟楊先生於其通家之子邱維屏作爲今古之文辭不謂無狀子復晨子復晉於是伐石來受銘弗敢辭讓敢再拜稽首用敬誌之戊申之歲十二月日是深是固惟以永利作是楊先生之藏

右墓誌銘邱維屏撰

劉恂 黃佳色

劉恂字讓子湖南辰谿人由順治庚子舉人成康熙甲辰進士父
廩生日升教子嚴而恂幼聰警讀書過目不忘比長淹貫經史所
著述多可傳通籍時痛父母不及見眾往賀反對之涕零其積德
累善自其曾祖萬樑至恂凡四世皆無異焉時與恂同鄉舉者有
黃佳色字蓮山零陵人七歲能屬文下筆若有神助年二十四所
作闈墨時稱名元庚戌試禮部房考王某激賞其文薦第一主考
欲亞之王憤然曰不如置之且待後也竟不第及歸湖南巡撫周
召南延爲其子昌師昌遂聯捷登第後昌守汀漳道又迎佳色入
署一切政績多所匡贊試屬州縣佳色爲閱卷得長泰吳一輩文

曰此奇才也召入署課之一蜚旋聯捷入翰林晚絕意仕進處家
庭有至行與人交恂恂和易及大利害則慷慨正言不少假借雖
武人悍夫皆協服

右傳李元度撰

按劉先生著有紹衣堂
古文二卷詩集二卷

李華國 朱離模 王侃

李西池華國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後卽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又錢唐朱皋亭離模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秀水王聲偉侃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幀雲龍皆 熙朝人瑞也

右記余金撰

朱離模 王侃

朱離模字皋亭號南廬錢塘人善山水乾隆十九年年九十有六猶不倦點染與王侃均屬 熙朝人瑞侃字聲偉秀水人年九十餘猶能畫龍水大幀南廬所著有農政證治醫書各若干卷 畫徵續錄

國朝書目

右 國朝書目馮金伯錄

十

江有溶

江有溶字匯伯湖南長沙人明崇禎乙亥拔貢壬午副榜授推官未就值獻賊亂遂絕意仕進入國朝官湘鄉教諭尋棄去授徒里中專著述尤工詩既遭世變又喪其子凡顛沛流離之感悉寄於詩縣故無志知縣胡壯生屬有溶勗之遂有成書

右傳李元度撰

按江先生一字谷尚著有補明逸編十卷勿躁齋集

陳宏緒

陳徵君者南昌之新建人也諱宏緒字士業用徵辟得官仕不稱去四方多稱之曰陳徵君及其歿也皆驚悼曰嗟乎陳徵君歿矣至爲出涕君博聞強記長於文辭下筆輒千百言少補諸生以父蔭當得仕京朝不就曰吾自取之所與交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陞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凡十餘人皆知名君進而折衷於道德學益醇其文章閎達浩衍出入歐曾諸大家以其餘溢爲詩風雨馳驟士大夫遜畏其才而卒以不售崇禎中兵寇交作文吏多棄城失職上浸厭科目爲亾用特徵處士賢良奇碩者巡撫中丞劉公宗祥以君應詔君在途擬上書見天子

言事至則不得召除知晉州晉故偏畿輔守禦無備君百計修繕
儲芻粟治火具甫三月而晉受圍君登陴誓死守眾皆感奮環攻
七晝夜不下乃解去當是時真定屬邑大城多潰而晉以褊小獨
全莫爲上其功坐不肖納閭部劉宇亮兵入奪民居中黃語逮繫
而晉州數百人走訟冤闕下得釋不問謫經歷湖州權長興孝豐
兩縣事遽完通餉改知舒城縣巨室濮氏與巡按御史有連乘勢
撫事脅州縣罔敢拂君獨怒叱之居亾何爲御史臺所論罷君剛
介寡合不樂州縣而是時天下重科目數百年君又不以是進故
三歲三易官卒坐罷斥於是徵辟之典寢壅格士皆臥不起而天
下事日壞久之太宰鄭公三俊強起君安廬監軍推官逾年甲申

遂有京師之變慟哭累日絕復甦君故自負史才至是馬士英等
用事南京殘滅善類給事中馬公嘉植薦修國史不赴蓋知金陵
之必敗也丁母憂廬墓西山輯南宋遺賢錄以見志山中盜起求
躬耕不可得順治癸巳始置一樓章江上作江城懷古詩六十首
讀者多隕涕中丞蔡公制府張公聞其名先後禮遇張公屬修南
昌郡志成書五十卷四方以它文請者盈笥堆案皆立應人人滿
志去康熙甲辰六月病噎明年乙巳三月五日端坐卒享年六十
有九所著石莊集恆山存彙寒崖集鴻桷編畱書凡若干卷行世
其藏於家者周易備攷詩經羣義尙書廣錄山房讀書跋江城名
蹟記晤齋詩荷鋤雜志等書又十餘種君性疾惡議論侃侃及發

諸文詞罕所刺譏服官清慎俸入輒購書累車昇還家人發之咸
相視歎笑家居食貧客至未嘗不留當事有造廬者指陳古今利
病以經術自任語終口不及私有得輒記謂之病榻臆語最後喀
血將歿前數日猶爲王祠部士禎作詩序蓋絕筆云君生萬曆丁
酉十一月十有二日考諱道亨萬曆丙戌進士南京兵部尙書贈
太子少保諡清襄妣劉氏誥封夫人曾祖諱標祖諱瑞並贈兵部
尙書曾祖妣余祖妣袁並贈太夫人君娶熊宜人善筆札凡所屬
草皆熊爲書先二月卒生女一副室王氏生二子淙澍皆諸生淙
早卒娶周教諱以璇女年十八守志澍篤孝力學廩於庠娶熊封
君洪奎女幼子潤妾魏氏出女二人一適湖廣左布政使熊公宇

奇子啟竣早卒一適尙書劉公定國孫紹節將以某月日葬君某山之陽孤澍泣具狀屬其同姓兄允衡來請銘曰父命也予旣敘其文又詳其行事銘曰

謂子爲窮富有文史謂子爲達三仕三已其誰爲之俾豐於此而嗇於彼嗚呼命矣

右墓誌銘施閩章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first column on the left being the wid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

181-586

邵儒榮

君諱儒榮字仲木別號懼叟無錫人君沒後予嘗讀君之遺文而歎後之學者自科舉制興而古文之道衰其患莫甚於今之所謂八股者驅天下之聰明才智以從事於無用之章句終身濡沒而不得出故其閒能以文章自見者必少年早達之士而老生宿儒或不暇以爲卽爲而不能工與不及俟其成因以湮沒無聞於後世如君比者何限也予來無錫從君仲子紹棠讀君文財三十餘篇觀其所爲顧太學子方傳與陳太守墓碑私謂漢太史公之法不傳於今久矣顧獨於君得之惜當時有司無知君才者而君儕輩間亦未有商推古今以斯文相砥礪者故君亦不能以功名自

見卽所得文旋亦散失不自愛惜以是益落魄放棄其文亦不甚
名於時以終邵氏宋康節先生後元末有科貢士諱偉者來居無
錫是爲十世祖明太祖定江南戶籍無錫獨虞邵二氏得占儒籍
故其家世業儒八傳爲諸生諱某某生贈參議諱士宏士宏生壬
戌進士山東右布政司使諱名世卽君父也君少爲貴公子文采
彌褻所交盡一時名士以其間選伎徵歌而觥籌交錯投壺蹴鞠
之戲以爲常旣屢及省門不第視天下雲擾乃日與其徒勤習騎
射爲鄉里守禦計自是無意於科舉之業矣連歲崎嶇兵燹家益
落亦不復能爲向時豪舉日閉門誦經史子集常五六終卷其部
帙行次前後皆可舉覆故其爲文悉有根柢自君死後人稍知學

爲古人文字乃鮮留意於經術而規模近似轉相標榜其風漸繁
漸熾浸以成俗君信能文章矣然生平不自炫鬻及歿而猶無所
稱於世而獨予竊歎賞之以爲遠過於今之作者予之言果足重
乎其或者不足以取信則君之戾於前而伸於後者亦未可必也
君才略倜儻天性尤至孝初亂起獨走數千里抵山東從羣盜中
扶掖方伯公歸其家己邑中諸少年乘亂欲劫掠富人家爲變君
密數其豪數人給之粟而以好言餌之謀益解邑以無事丁酉友
人以有事逮獄者君聞至京邸經營之事得未減歸而贊贊爲之
盡白諸相往來遇緩急傾身濟之終以此竭其貲而不悔亦不以
矜於人晚棲心禪寂常布衣蔬食日坐臥一榻雖文字之緣亦不

復作然君年未老其氣力猶未憊宜可久視徜徉於世一日患左
腋微痛針熨不得施五月而卒豈其所見者達而其中猶有未盡
平者哉君卒於康熙乙巳某月得年五十有二元配唐孺人與君
同庚先十七年卒子五人曰紹聞紹棠紹祖二殤女五人皆嫁士
族紹聞等以今年卜吉合葬君於小嶺灣之新阡君之屬纊也家
人泣問以後事曰吾不孝不能爲八十老父計何暇計汝等哉終
無所言後三年而方伯公卒方伯公爲吏廉歿時幾無以爲殮其
父子之間有足悲者銘曰

其才以窮其命之逢嗚呼命兮誰司之雖不吾以昌厥辭我銘其
幽君當知

右墓誌銘姜宸英撰

邵儒榮字仲木江蘇無錫人山東右布政使名世子少時文采彌
襟所交盡當世名士選伎徵歌無虛日既經兵燹家日落乃閉門
著書爲文悉有根柢慈谿姜宸英稱其所爲顧杲傳與陳振豪墓
碑得太史公法性至孝尤能急人之難及卒宸英志其墓

右傳秦瀛撰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header row is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body by a horizontal line.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data.

陳瑞聲 鄒顯吉

陳瑞聲字朝階江蘇無錫人振豪子爲詩多楚調居與嚴繩孫鄰
論詩輒齟齬而爭亦復互相推服少爲貴公子豪宕自喜中年佗
僚失志其無聊不平之氣一寓於詩方秦松齡從軍荆襄招瑞聲
同往所至登臨弔古詩愈悲壯可誦同邑鄒顯吉字黎眉七歲能
詩與秦松齡嚴繩孫顧貞觀輩相推致鍵關湖北草堂甄錄漢魏
六朝三唐人集情寄深遠尤善山水人物落墨盡妙弟卿森顯文
顯臣皆工詩畫卿森字衡湘豈弟樂易人稱長者學士升恆侍郎
一桂父也顯吉子士夔士荀士隨並知名能守其家學士隨雍正
元年進士歷肇慶知府士荀孫儀舉人官開縣知縣性廉靜獨好

吟詠

右傳秦瀛撰

唐惲宸

唐惲宸字靖元毘陵諸生也性豪邁喜飲酒跋扈藝苑與古爲徒幼讀三國志憤陳壽之帝魏僞蜀也慨然有意訂正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義例一本春秋而文筆則出入班馬一時人極稱之詩尤刻意生造集中如大招夢魔諸篇率奇氣不可方物骯髒飛揚其寄託亦略可見矣高僧傳云谷之傳聲語雄而響厲然高者礙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狎而弇者鬱均未可以道古也芑野體物瀏亮淵淵然聲應金石其與牛鐸細響正自判若天淵

右小傳鄭方坤撰

唐靖元名惲宸武進諸生工詩與同邑楊起文胡芋莊陳道柔董

叔魚諸人以詩相酬和無虛日性豪邁喜飲酒既醉歌呼或泣下有徵其故者不能得也初靖元年十四患病父命以陳承祚三國志自娛見其帝魏僞蜀輒怫然忿歎思訂正之後卒成季漢史若干卷友人憚雷門嘗極稱之謂義例本春秋文筆類史遷云書始成有友議荊州不宜全入漢疆域內建安二年與吳分界則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屬吳南陽又以屬魏漢所有者南郡零陵武陵耳靖元唯唯友夜夢有人語之屬漢是也何改爲明日以告靖元因笑曰芑野書通神矣芑野靖元別字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李嘗之

李嘗之字伯艱平江人年十五隸學官旋棄去徧游名勝自號五
視居士著有布颿夢綠陽臺等集

耆舊傳伯艱性慷慨有謀略兼善屬文康熙初綏遠將軍蔡毓榮
聞其名延至幕府滇平其功居多凱旋不受官將軍厚贈之歸與
所知貧乏者以老病終於家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李先生字一作百艱生平縱
遊天下名山有游記十卷行世

國朝耆儒類傳初編

卷四 甫至匹

六

呂簡材 倪坊 嚴元桂 王邦采 徐漢偉

呂簡材字丹錄江蘇無錫人幼質魯苦讀不倦年逾二十貫蘇籍
爲弟子員海昌陳元龍嘗延至京師訓其子邦直會以歲貢將試
順天忽風厥不語主人急遣醫護歸抵家卒生平所著文及古近
體詩四五巨冊皆散逸浦教授起龍少從受業其學多得之簡材
同邑倪坊字文繩諸生家貧好學肆力六經注疏及史班范諸書
弟子問字者集其門孳孳教誨不倦又嚴元桂字丹森負志節有
詩癖亦能古文自號宋家山人王邦采字貽六邑諸生中歲棄舉
子業覃精六經淹該史學好爲詩古文辭尤工於畫跌宕超逸入
古人妙境精別金石縑素南北宋雕鐫版本吳興賈人接踵就辨

真贖又喜箋注前人遺編如徐節孝晁具茨吳淵穎諸集而離騷
更別有解會云徐漢倬字鳴皋邑諸生澹於進取喜購書詩擬襄
陽詞倣玉田清迥不染塵滓爲人謙退冲夷與之處矜躁都化事
親孝父歿以哀毀卒年僅三十七初同邑華祖然長漢倬三歲漢
倬師之祖然婦兄武進秦宮璧愛漢倬才以女爲之繼室女以節
旌

右傳秦瀛撰

何友晏 王元慧 曹重

何友晏字九陞李匠橋人起自孤童而能篤志問學多所貫穿爲
文鎔經鑄史有典有則一時罕儷兼嫻吟詠工書畫精醫術以通
才爲世推重京師貴人爭延至幕下其詩有南北游草康熙初歸
里又與宋轅文周釜山同修郡志云 奉賢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王元慧

王元慧字無穎崑山人善畫竹朱檢討錫鬯贈別王山人詩有王
猷原愛竹圖畫本天真老去貧尤甚年來妙入神之句 曝書亭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曹重

曹爾垓更名重字十經婁縣人與顧庵學士為從兄弟十經年少

才華溢發其詩文絢爛如赤城霞或堅潔如藍田玉又善丹青與

雪田諸子起墨林詩畫社

雲山酬唱

曹重干巷人博學能詩善繪事而尤長於詞著濯錦詞十卷母吳

氏名拙號冰蟾子妻李氏女鑑冰並能詩善畫合編集曰三秀

金

山縣志

張僧繇畫花遠視作凹凸狀近看卻平曹子十經頗得是意

笛漁

小橐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程鵠 趙澄

程鵠字昭黃徽州人初年家裕酷愛筆墨凡遇一技一能之士無不延攬既壯徧遊襄楚復及晉燕所摹宋人諸家不特山水絕倫即人物花鳥悉臻精妙丁未歲今上召入南薰殿揮染稱旨不時宣召焉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趙澄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膠西移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臨摹嘗入長安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縮爲小幅無一筆不肖君爲余做舊二十幅余歸之王

逸庵侍御後為流球國王所得永為海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滿幅小楷真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為濠梁人得去余至今思之 讀畫錄

雪江博學能詩工山水潑墨細謹兩擅其長王孟津云雪江布衣老畫師也學宗范寬李唐董北苑諸家尤善臨摹王阮亭詩云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手未必常逢如此人晚年得漢銅章文曰趙激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子申字坦公孫建俱以畫名 畫徵錄

右 廟朝畫識馮金伯錄

沈樹玉 吳期遠

沈樹玉號遠夫杭州人善花鳥鉤勒極細輒設色極鮮麗翎毛不特得飛翔之態而且曲盡飲啄神情今上於丁未歲召入南薰殿寫鵝鴿百隻宛然如生 圖繪寶鑑續纂

沈遠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嫉媚氣兼工篆籀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益都孫道相先生題其上遠夫向於京師爲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爲疎葢春葩欲豔秋意欲疎豔如靚妝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吳期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予交最晚偶過雲門惻惻同玉匙孝廉北
上鐙下作二幅畱贈余居然一峯老人近日作者紛出當以子遠
爲巨擘戊申秋在都門寄余一冊尤韶秀可貴

讀畫錄

丹陽吳子遠以食貧賣書都會沖和夷猶與貴人貧士雜處無不
自得

魏叔子文鈔

丁飛濤彭戲效宋人句題吳子遠畫丹楓遙映白蘋洲影入溪橋
萬樹秋唳鳥數聲山葉下晚風吹到讀書樓

扶荔堂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梅秘

子讀女夫梅渭所持嫻翁文學君狀而嘆曰子與君兄弟諸子皆先後學於汝上李止甫先生者也自愧馬齒視君十年以長方余脫穎諸生早自罷廢放浪學作古文辭偶傳於外君讀悅而賞之嘗病瘵癯猶嚙語鄧生鄧生不已明經公亟慰之曰汝善自攝幸起招生未晚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君實知子者其可以辭君諱崧字子翰南城人大父諱延年鄉進士官福建仙遊縣令父諱士偉明經進士生丈夫子三而君居長三人皆諱夫人出然自襁褓迄於娶婦三人者寢興必依嫡母夫人或戲靳之則皆蹙而趨嫡夫人所人以爲德門和氣所鍾仙遊公以明德爲鄉衮耆碩時

過從予大夫比部公旻猶及奉進其絢履殆所謂收天下春納之
肝肺者居家一以慈愛煦濡諸子孫日飲醇酒彈碁讀書爲樂諸
子孫自勸登於業不削而方嘗憶止甫師閒過予而語始吾爲汝
家師後徙席黃氏梅氏三四年今老矣皆有天幸迎刃以解未
嘗一攻堅木噫予繁有異術耶士之佳者第令其自恣於無範之
川一望古人涯浹而返博其趣而已科條束縛枯其天真殆不如
讀騷飲酒俗師豈知之哉故君出韶龍卽與弟振干弟季先慎五
一時拔爲郡邑文學聲譽蔚跂籍甚於諸父揚鏹時今仲子渭又
以文贊督學黃公拔置童子冠軍里族稱才子弟無出城西西湖
梅氏右者近俗夸毗高者噉名雞壇瞻馬首下者所爲至不忍令

負販聞知閉門靜重不交聲利亦無出梅氏右者君爲人溫溫容
順乍接若不習寒溫然蘊義斂華發亦莫禦爲刺史崔公愛壻薨
後引嫌自遠不私利一拳握內弟有違言及內弟爲酒後悍客所
侮危甚同坐辟易無敢解者君異席方酣推案出陳義批之客奉
頰而走平居不在能言之流酒酣以往精氣四射或自踞南面坐
命客抽架上書歷覆之如谷應聲嘗一爲論示予皆中古人要害
卽死者復生不怨晚更憤世嫉邪有親知結貴人左右爲奸利藉
雄里閉君怒罵絕之弗與通仲氏頗示兼容卽疾聲及仲子嘗用
仲法而心是伯氏自是益縱酒岸幘高歌不知君者誚君爲狂卽
知君者諱爲君病皆未爲知君者然君病實深竟中流注之疾以

卒生崇禎癸酉年三月二十九日寅時卒康熙戊申年十月初七日卯時享年僅三十有六其受業族叔律之先生泣語予今歲哭二老二少大傷懷抱老者姚木公張武仲吾同學少者崧岸吾家天驥也蓋才士之生死係有心哀樂若此君娶刺史崔公元登女子五長渙邑庠生娶孝廉蕭公文灼女次渭邑庠生娶吳女泌業儒未聘沆蚤塲濤業儒聘吳氏女二幼未聘茲以康熙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附葬祖山十五都船篷源已山亥向余既才仲子而重君家法門風申之以昏媾然今茲之請不敢以賤且不文辭者實以知己之好不以見女子銘曰

在里無賢聲老猶搢頰波以誤後生吾見其人矣君胡不壽火傳

於爲薪有文子而遠將有耀是續而長之也君胡壽

右墓誌銘鄧昞撰

正德年庚子春書

卷四十四

三

許儀

許子韶曾爲明季中書山水人物界畫花鳥無一不善其沒骨點綴杏花紫燕脂粉鮮豔開染嬌媚得徐熙之法亦能寫照圖繪寶鑑續纂

子韶資稟英敏襟懷灑落精篆籀寫花鳥神采奕奕宛若生動其款下印章以手畫成亦絕技也無聲詩史

許儀工詩又善畫尤精於花鳥年七十一卒儀好鶴稱鶴影子又自號歇公著有鶴槎詩彙崑新合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厚朝書局影印
卷四十四

五

沈謙 張丹 孫治 虞黃昊

臨平鎮在杭州東五十里其地有餅山黃犢東湖諸名勝風土清曠而渾樸往往工文持高節之士出焉如唐邱丹宋沈友直皆是也余友沈去矜家臨平高士也卒將葬子聖昭來乞予銘余雖病臥弗敢卻嗚呼去矜與余同齒而生先余九月穉歲聞聲卽相慕稍長定交蓋三十餘年不寔好也去矜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長益篤學尤好爲詩古文雖僻處杭之東偏而聲籍籍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邨車轍恆滿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辨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其爲文章遙澹秀鬱錯以綺麗商略輕重不失銖黍每自云子美晚節漸於詩律細余何

致以癡心掉之尙論古昔決然自任而平居常不自快意卒發孤憤憶己卯庚辰之間流賊躡蜀豫轉入三晉時遣重臣將兵出率挫劔遁逃西北勢已危而大江以南蜚蝗從北來蔽天米一石值六七緡錢饑饉連數歲道殣如麻士大夫方扼擊慷慨指陳時事聯絡風聲互相推與懷古人攬轡登車之思焉是時逸真先生亦開章慶之堂多延文學士與去矜爲周旋陸景宣爲東南士類冠冕館於沈氏與諸公賦詩悲歌飲酒連日達夜余時臥病不得與然心嚮而馳蓋意氣猶壯也越四年天下亂客皆散去於是去矜遂自託迹方技絕口不談世務日與知己者余與張祖望登南樓抒嘯高吟樓東眺海西望舉亭羣峯蒼然大河南流酌酒臨風憑

弔千古時稱爲南樓三子景宣故亦南樓客也又與柴虎臣吳錦
雯陳際叔孫宇台丁飛濤虞景銘稱西陵十子云去矜爲人孝友
父沒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章慶堂焚堂本分居屬兩兄旣燼去矜
卽割己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畱以讓
兄自逸眞先生歿母范夫人婦徐氏長子聖旭俱相繼亡去矜悲
悼漸成疾數年竟卒年五十一所著東江集鈔詞韻詞譜南曲
譜古今詞選臨平記沈氏族譜傳奇凡若干卷屬續時語聖昭以
傳屬應嗣寅爲之而託先舒銘墓先舒自己酉春病劇困甚三月
十四日錦雯之官南和宴友生爲別虎臣過要余偕往不能行去
矜時買舟入會城視余乃明年正月虎臣死二月十三日去矜赴

來是月錦雯卒於官三月凶問亦至余以宛轉牀蓐之身不及週時而三哭故人唐韓愈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况人非果不死者乎嗚呼亦可悲已先數年景宣爲僧去矜諱謙其先爲湖州武康人十二世祖奇英居臨平始三傳爲竹軒公官九江府貳十傳爲逸真先生諱士逸去矜尊公也嘗爲遊洋將軍後以醫名家子七聖旭聖昭聖時聖旦聖曜聖歷聖暉女孫二去矜嘗云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值也枯心落鬢辛苦太極已作北邙土安能復知身後名邪語罷太息今聖昭與諸弟竭力爲亡父刻平生遺書真可謂孝子也已敬爲銘曰

鎮西山英鬱哉佳城宥竒是宅幽人之貞嗟麟不可脯鳳不可羹
道在則見嘉祥斯徵或見或隱尼平時命激而爲文孔陽且靈辭
以立誠其道大宏石鼓之無聲桐扣之乃鳴

右墓誌銘毛先舒撰

沈謙字去矜仁和人少機警六歲能辨四聲長益勵學好爲詩古
文形體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與人言氣纒屬及發辨議則電閃
霆激摧屈一坐隱於臨平東鄉嘗謂其友張綱孫曰居山食貧亦
能不改其樂恨無黔婁之婦潁士之奴聲名籍籍戶外車轍恆滿
性孝友父沒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故屬兄旣燼謙割己
宅居之兄欲徙謙念兄貧苦僦屋居畱以讓兄人以此益重之小

詞甚工海鹽彭孫適在廣陵見謙及董文友詞笑謂鄒程村曰泥
犂中皆若人故無俗物與柴紹炳毛先舒皆長於韻學紹炳作古
韻通先舒作南曲正韻謙作東江詞韻陸圻歎曰恨孫慚周德清
曾無先覺有東江集行於世謙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能垂
遠若俟之子孫恐故紙斤不當二分值也陸圻曰去矜少喜温李
見華亭陳給事作乃規矩漢魏蹈初盛之風致聲和而不流意貞
而不濫毛先舒曰去矜上溯漢渚下汎唐波操律比韻特見精妙
朱彝尊曰西泠十子以格調自高去矜采組六朝故特温麗其九
日言懷云九月九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尊綠酒此時醉
舊國黃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霜霰銅駝鐵鳳生莓苔望鄉不見

遠天盡蕭瑟江山歸去來又五言送人云沙深埋馬足風利斷人
鬢晚眺云落日大荒遠平沙秋雨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張丹

張丹錢塘人與柴紹炳毛先舒陸圻陳廷會丁澎吳百朋孫治沈
謙虞黃昊所稱西冷十子者也丹性恬淡喜遊覽深溪邃谷不避
險阻爲詩悲涼沈遠七律義兼比興擅杜甫之長朱彝尊尤賞其
五言古體波瀾老成蓋諸子中之傑特者所著有奉亭詩集十二

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號竹隱君錢塘人性恬淡不樂交
游美髻髯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許夏月好坦腹臥大樹下
視富貴若不介意侍御何元英與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
傲慢難近何曰吾正喜其傲慢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
意長嘯而返爲西冷十子之一毛稚黃嘗言祖望詩蒼澹頓挫如
大漠風雲莽莽無極有從野堂詩晚定爲秦亭詩集十二卷其爲
詩骨格蒼勁七言能用比興雅近少陵五言尤峭刻如涿州城云
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側耳聞嘯飢傷心自我輩夏日宿沈氏
園云新月映歸翼涼扉生夕陰贈恆貫上人云天盡條枝北河流
大夏西白竹村云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俱不減古人朱竹垞

亟稱之華州羅賢亦云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祖望王丹麓又稱其賦謂爲盧枏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孫治

孫治字宇台一字鑿庵仁和人諸生朱竹垞曰宇台刻意摹古雖質不佻宛平梁以枏至武林一見便披襟契謂人曰若孫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邴根矩劉士光之儔也其與關六鈴云故人棲託近如何閭道元亭自詠歌梅福遊吳辭官久虞卿去趙著書多秋風絕塞來鴻雁白露寒塘徧芰荷君意陸沈堪寄傲獨慙年歲轉蹉跎華州羅隨園日與放情詩酒謂宇台情詞斐疊信然治兼善潛

虛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虞黃吳

虞黃吳字景明一字景銘十歲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文更作辭
巧文人賞其工以是知其為遠到器康熙五年舉人十子詩選序
謂景銘妙齡嗣響一洗蕪累雅才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號
獨步比於毛馳黃七絕妙得天縱非由鑽仰楊柳枝詞云楊花如
雪撲征衣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不知真在路傍飛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按十子丁澎列是編部署吳百朋
列守令柴紹炳列儒行毛先舒陸

柳原廷會
列隱逸

趙震元

趙君諱震元字伯彥一字彥公睢州人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諱誥之曾孫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諱舉廉之孫 贈中憲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諱夢日之子母湯孺人生彥公甫七歲而孺人卒彥公少具才藻踔厲風發伯叔兄弟負文名者甚眾而彥公尤表表云爲諸生不能俛首帖括就舉子尺幅好讀左國考工楚騷史漢之書陳明卿四部奇賞出獨深嗜之伏卷誦讀不輟爲文初學孫樵劉崑改而爲燕許後稍稍規摹韓柳得其大意不求畢肖晚年閒倣元結頗峭拔有奇致歐曾文雅非所好余每稱歐陽文忠公文彥公因取閱之常不盡卷而罷同時獨心師石

齋黃先生無論制義策論碑銘記述多方講求繕寫丹鉛未嘗有
遺爲詩自出杆軸不拘一格近代所謂北地濟南公安竟陵皆所
不問也寇變後遊棗強歸其詩悲壯蕭涼晚年樸老疎宕近陸務
觀明崇禎乙亥開拔貢依鄉試例而減其一場彥公文爲成寶慈
公所賞廷試入都與金忠潔公共研席最爲相知兩公後皆以建
言爲海內所重每亟稱彥公故彥公聲譽滿藝林矣壬午棘闈移
蘇門彥公偕其姪陞對往各爲百泉賦辭采雅麗登孫登臺醉桃
竹園歌罷長嘯聲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後屢試輒報罷每遇秋闈
策蹇赴汴貫酒艮岳繁臺憑弔信陵君侯嬴澆酒杜甫高適廢祠
而還不作遇合想庭中怪石數片老樹桃花參差映帶茗椀藥臼

意况蕭瑟所謂松青堂也更闌燈地伸紙滌硯作蠅頭細楷臨文
浮一大白落筆若風雨擊不暇停頃刻數千言拍案高叫曰擲地
可作金石聲但恐擊折何雜及易卜多奇中時時寄興六博以抒
牢騷非真好也見人無少長煦煦親愛不爲崖岸遇親識尊行恭
敬盡禮其弟一爲江甯別駕一爲農部郎出守韶州雖情懷繾綣
終不一過其署高風雅度殆古隱君子之流歟余自移病歸里同
人零落惟彥公往來過從譚詩論文相得甚歡今出門漠然無所
向此余於彥公之歿不禁流涕霑襟也君生於萬曆二十六年十
一月初一日卒於康熙九年八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三配李氏
繼徐氏先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卜葬於睢城北澗岡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之新阡于爾轍爾軾俱先卒孫居易居廣曾孫大升二升銘曰
譬如木焉或爲匠石所斲而爲棟梁或輪囷離奇而老泉石之窟
不可謂棟梁之巍如而歎泉石蕭涼也嗚呼如君之才而止於斯
睢水之原松檜蒼蒼後有好古者過之當駐馬而徬徨

右墓誌銘湯斌撰

曾傳炤

曾麗天二孤尙僑尙俊將以歲之戊午十月十有七日葬其父遂述其大略以來勾予書其封墓之石蓋余爲其通家之屬者三世矣見歷其少長其志氣之軒然自出欲亟發其先世之樹立於當世者今猶若其不亡也予旣傷麗天歿身之蚤而見二子雖幼孤能舉其父之生平必得文以舉其葬遂亦不辭以不文而誌之麗天者其字也名傳炤於兄弟行居最季以崇禎己卯歲二月二十三日生於皇考少司馬公之官舍生五歲公官轉遷至兵科都給事而公獨愛其穎秀每抱置客座諸貴人客雜至言步天六壬遁甲之術舉其要語使之誦卽應口成公客皆詫異之明年公歸里

又三年公卒而公之最少子哭公而死者三矣公始歸復起任兵柄既解而病卒兵亂四萃麗天走避亂遂爲賊所得麗天於是九歲給其賊曰某所地有金賊信之往取金而麗天遂自脫去所居並易堂先後得從咸齋勺庭兩先生遊稍長爲文字咸齋必目曰此儁才也十七歲始爲縣諸生日有名然麗天志意頗灑灑然望先司馬而企而及之矣麗天酒酣輒又自工字畫其詩歌古文辭每就正易堂諸先生麗天尚氣誼不肖自鄙俗與曾尚士爲文字交尚士死痛哭不遽止居數月若有所失擇師使尚士二子與尚儁尚俊同學擇配配二子視二子如己二子縣豪奴蟻訟搢紳士負其金多搢紳士幾不得直麗天作書父執李宗伯論列之奴聞

大懼陰貽麗天金麗天曰吾願冑受此耶竟卻之搢紳士乃得直
麗天詩古文益遠出郡司理周君見尤愛之引爲同調然麗天志
獨在科舉欲執其文以復取先人之名第者數矣麗天年三十八
更直鄉試其闈卷既得雋卒以額罷去麗天乃憤懣其抑鬱悲慨
之情乃多見之詩篇亦用以豪達自放焉是時周司理已爲府太
原遣書招致麗天麗天亦欲改而就國子監試行及徐州病作遂
死是爲庚戌歲九月十有五日明年喪始歸於縣麗天娶婦湯氏
兵部尙書湯公來賀之叔女爲其二孤言麗天之略如此婦生二
子尙僑尙俊尙僑生允試麗天之葬墓在縣安福鄉小湖村之高
坡地肖仙人側掌形首辛而趾乙嗟夫麗天其志氣猶不亡矣而

卽葬於此又孰謂荒遯之夫得以其文葬之哉

石墓碑誌邱維屏撰

沈湄 張澤瑛

沈湄字伊在長洲縣人工畫吳宮詹偉業序其詩云今年秋避客
獅林寺中金閫沈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
機辨一時傾其座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絕詩亦沈鍊
有法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雅詩與丹青爲兩家惟石田
之畫擅名當代而一時諸公推挹其詩以爲舒寫性情牢籠物態
彷彿少陵香山之間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一旦起而
修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法具在又何俟乎他求哉
吳梅村文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張澤瑛

張澤瑛字虛受又字實甫以誠曾孫沈靜寡默篤於孝友弱冠入京師吳郡何焯太倉王揆咸以國士目之康熙五十九年舉順天鄉試雍正十三年 詔舉鴻博有司將舉澤瑛送巡撫考試澤瑛曰吾老矣焉能搦管向人求試邪不赴善詩文兼工書畫僉謂得畫禪室遺範也八十一歲卒

青浦縣志

華亭張寶華善山水頗秀韻雍正十年海水泛溢室廬盡沒時寶華與其子客歸德遂無家可歸漂泊流寓

畫徵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惲本初

惲本初字道生後改名向號香山武進人明經博學有文名崇禎
間舉賢良方正授中書舍人不拜工山水學董巨二家法懸筆中
鋒骨力圓勁而用墨濃溼縱橫淋漓自成一派晚乃斂筆於倪黃
宋漫堂云香山畫有二種一種氣厚力沈全學董源爲早年筆一
種惜墨如金脩然自遠意興在倪黃之間晚年筆也斯言得之所
著有畫旨四卷孫阿匯序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四
行
其
不
才
第
一
卷
四
四
二
四

三

蔡湘

蔡湘字竹濤松江上海人也幼穎敏讀書目數行下里有董先生者授湘學悉以藏書畀湘因得縱覽博通年十八治裝別其父母曰兒居海濱終無所成就願北學中土庶從賢豪間游歸侍大人未晚也遂渡江踰淮客齊魯已而轉入京師南海程職方見湘詩大爲延譽於是萊陽宋觀察新城王考功皆迎致之湘才旣高性又愜爽不肖脂韋從俗醉輒詈其坐人人目爲狂湘笑曰吾狂豈若輩所知耶沛縣閻山人飲合肥龔尙書坐尙書酌山人曰君名能相人此間誰定奇士山人睨視良久掀髯曰吾所知布衣一人殆異才公盍致之問其名曰上海蔡湘尙書立騎邀之湘做衣冠

惘惘而前一座爲改容已各賦詩眾客方沈吟間而湘泚筆疾書不加點尙書擊節歎其敏且工也自後譙飲必致湘有謂此狂士公奈何禮之尙書顧益重湘無間經歲西去踰井陘將歷龍門太華之勝經太原會嘔血太原周郡守館西之其友潘稼堂先在見湘稟向作多削去問之曰燔矣君其謂我畫地而趨乎卽此亦烏足存庸詎知異日之不爲灰燼乎其能降抑割美如此未幾之交城謁趙令君令君與語相得館之邑署旬餘始出奠宗伯程職方兩手書訝其初不以通曰公賢無須此所以出視者不可沒兩公愛也在交署七月病劇潘自太原往視之執手泣曰君來吾瞑矣問所欲曰吾負大人吾負大人爲吾謝職方君不及報矣頃時氣

絕時王子三月某日年二十六嗟乎痛矣湘長身面白皙善諧謔
跡弛不羈中無城府交游有不合或至嫚罵去後未嘗語其短有
所論述人稱之輒曰此吾師董先生之言非僕言也其詩矯健多
逸氣雲間自大樽舒章諸公以風華相尙後學承襲湘能脫去之
曰甯露母潯甯澀母膚故其詩不甚持擇然奇警處雖名宿遜勿
逮其生平篤誼朋友臨歿惓懷職方與世之背本者異矣太原郡
守旣刻其遺詩而稼堂狀其始末余節之爲傳云

周質曰湘自負軼才所交游少當意者獨受知於程職方趙交城
兩君最深稼堂爲余言湘病劇時交城竭多方醫藥不效死視含
殮具棺衾甚周悉無吝客死之慘先是有痛與徐孝廉次鏐病都門

峩眉庵趙君受其託以死又山陽范眉生病於家輿疾赴長安屬
後於趙君而死至是與湘而三湘無所遇於生而得託於死是亦
可爲長太息者矣

右傳周篔簹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五目錄

文藝三

黃祖瀨

王崇節

金門揖

彭崑年
劉宏遇

劉宏勳

蔡眉人

陳去華

廖志灝
吳伯肇

羅作新

程功

王國楨

華長發
秦沅

魏際瑞

魏禧

魏禮

禮子世倣
曾燦

世倣
馬澗

黃瑚

侯麟勳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top of the page has a header section with several small, illegible labels.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181-642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三

黃祖頌

順治十年春隱湖毛子晉招虞婁諸名士為文會諸生中有頌而
稱者予聞其文甚奇酒閒知為黃子頌傳遂定交又三年頌傳授
經沙溪與里中諸子抵掌論文予以為吾黨中速售者宜莫如頌
傳而竟不得志以死死後十餘年子乃執筆而志其墓嗚呼悲夫
頌傳名遷改名祖頌先世大興人曾祖某卜居太倉祖某父某皆
不仕頌傳少時讀書一目數行有聖童之目時桴亭確庵倡道東

南愛瑣傳才招致門下瑣傳以其閒覽河渠食貨之書通毛鄭京
何之學爲文汪洋浩漭不名一家西山張公視江南學政拔瑣傳
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旣而瑣傳
試鎖院不過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瑣傳居太倉而諸生之籍隸
長洲有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瑣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
見斥瑣傳訟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者金
公賞其文亦實第一有忌者毆諸途瑣傳匿絮中以免時瑣傳年
四十遇无妄之災益憤懣不自得乃附舟入都學士宋公祭酒徐
公交口譽之得入太學康熙十一年壬子秋闈瑣傳方患痢匍匐
入試一日夜暴下數十次同試者閱其卷文義燦然字畫遒勁不

知其病且憊也既出關臥王顓庵編修寓中病已不支至二十二日而絕或言關中諸公素重頊傳欲取冠本房久之知頊傳病且死乃易他卷嗟乎使頊傳少遲數日之死而得一舉未必死卽死猶幸身親見之也秋榜夕以發頊傳朝以死彼蒼者天并其一日之虛名亦靳之嗚呼可哀也已頊傳娶沈氏生一子年僅數歲以某年月卜葬於某阡銘曰

孰使子才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夢我作銘詞以慰其終

右墓誌銘黃侃撰

國朝老麻英俗不糸

名目下二三

王崇節

王筠侶名崇節宛平人大宗伯敬哉公母弟工繪事不屑屑師古所畫山水樓觀人物草木蟲魚蕭遠閒曠間出古人之上人爭貴之性任誕不羈非其所悅雖權貴人迫之不輕作筠侶生五歲而孤多疾病習懶慢不喜爲章句學學擊劍走馬舉武科爲興州衛千總久之不樂棄去放浪家居益肆力爲畫宗伯公素友愛筠侶未嘗倚門地請謁足不至公卿門或乏食不肖向其兄及從子輩索一錢甘心貧約以繪事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畫者滿戶外必先償直後欣然命筆先是京師未有知之者大司農梁公最先賞識稱爲絕藝筠侶亦感公知己獨樂爲公畫一日厚酬以

繪帛解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爲更易金如其常直強之乃受其
廉於取又如此 朝廷聞其名 召見中和殿筠侶偉丰儀鬢長
數尺 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畫苑時年六十餘矣以足疾引
退從子司空公爲築室娛老遂不出未幾以病卒畫益貴筠侶生
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卽持往狹邪立盡初私一婦其夫覺撻之
創甚婦自經一夕坐室中見婦忽至似有所語筠侶大驚憤家人
於簾間見婦裙影隨之入遂不見亦異事也筠侶初學畫於崔秀
才青馴名于忠又字道母萊陽人流寓京師宗伯公暨萊陽諸宋
皆與厚善畫尤絕俗工天官佛子鬼怪諸變相與諸暨陳洪綬齊
名爲人清古傲岸不苟隨人遭甲申亂失生計入敗窠中自餓死

嗟乎若王與崔者殆所謂狂狷者流與以彼才技使稍就繩墨其所傳當不止此乃俱以任誕死惜哉僕生長江南好事者爲之延譽而推重之豈出倪唐諸人下今竟湮沒不傳是亦有命也夫崔生死行事不盡傳司農梁公謂余云

右傳汪懋麟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四

金門揖 彭嵩年 劉宏勳 劉宏邁

金門揖字晉侯湖南安鄉人少儻有奇氣康熙癸丑進士博學工詩文性沖退家居不仕而於地方利病時有所指陳當事皆信服之同邑彭嵩年字中岳七歲能文作朗山泛湖諸詩一時傳誦康熙中歲貢 廷試高等未謁選謝歸劉宏勳字小唐歲貢沈酣古學有文名學使屢聘請襄校有詩小草行世劉宏邁字陝宗戊寅拔貢才思敏捷刻燭可數千言選茶陵學正以母老不赴箸述甚富

右傳李元度撰 按彭先生著有尚書集解四書析義劉先生宏勳著有南游草吾亭草劉先生宏邁著有詩英堂文彙心聲詩草

--	--	--	--	--	--	--	--	--	--

181-652

蔡眉人

文而俠廉而厚可謂美行矣蔡眉人能之蔡世族自有科名不絕其文卒不得見餘文學讀書外無涉事方內士也眉人生別致撐胷瞪目縱覽百家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又十年食餼文凡三變初爲趨時之文瑀樸顏素爛乎搖光偏拂之引睇也庚子後惡其淫豔更爲精果之文窮兵短巷挺刃接鬪人所尤怖甲寅以來好爲古文詞散見別作與時文爲左右廣入科未雋狎視明經學博勩勉就生平好文如飢渴聞名公先生千里接迹士有文能惟恐弗揚所長不自知向人前悉已徧交游日博名日崢嶸自搢紳儒雅咸希得眉人爲氣勢性義烈雖被服儒素不使不仁加乎其身攬

之則勢必伸然成人之美赴人之急邑有建言非眉人莫前較其
勞煩甚於在己蓋文而俠者也昔在邢州爲通守許公所致又應
當塗令藍次公幕俱尊爲客卿未嘗干以私布袍葛巾坦如也在
當塗陰多庇益令不失名己亦不望報出入關防令不禁不過與
彼都人士唱酬清賞贏得風藻白湖以北騷動江左而已以廉故
不富偏敦倫汎愛厥弟有孤弱子弗克振撫諸家與己子同學代
經其產殖族子受業知其乏口不言質衣事一遠人負笈盜擠寒
溼狼籍至分餐共食旣成其業歸贈以資後俱籍諸生族子且孱
長者意何厚也大抵世無聖賢惟俠者能無所取多所與然非眞
文人不能俠古有俠而不文鄭莊輩是也文而不俠任昉所遺五

交是也眉人眞文人少不爲寒寒行規模揮斥但所得盡以買書
田園寢落籤函富侈家置萬卷樓晏坐其上日擬一篇嘗曰我輩
須存讀書種子卽至獄詞訟牘皆從容蘊藉曲盡情理如東坡同
甫其於文何如耶方病之殷有來問所託事家人辭已從枕上大
聲應傳荀息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眉人知病革自以死期其意
謂生者幾時能不相見生者後死死者不愧非眞文人信道之篤
能不侵然諾若是耶有古文若干卷詩若干首箸某書若干卷付
其子曰忠厚光明無替先德文則汝知之矣生於某年月日云云
銘曰

涿水之西士也無遇精華不掩在詩文賦風流文園經綸武庫貴

交平游計以千數輕財如酬壯節界怒千秋萬祀過此封土尙知
爲蔡肩人之墓

右墓誌銘陳之駉撰

陳去華 廖志顥 羅作祈 吳伯肇

陳去華字文簡湖南攸縣人康熙甲寅韓世琦巡撫湖南招集才能召去華爲從事安集閩粵黔蜀等處苗民有力焉邑有丹陵橋大埠橋皆捐貲建成歲饑出穀千石以貸不取利不能償者焚其券吏部郎中衡山譚尙箴爲立傳時有廖志顥字湘門醴陵貢生幼孤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家世藏書甚富縱橫博覽宏肆浩瀚渺無涯涘嘗作天山精舍招安福吳雲講求正學期歸一見歸母沒廬墓毀瘠未終禫卒有燕日堂夢餘草文集羅作祈字以介湘潭人年十二爲諸生自經史及諸子百家無所不窺家貧授徒自給從游多掇科第去尙書彭維新爲撰傳云大湖以南羣推宿學中

湘之彥多在師門蓋紀實也又吳伯肇字震一龍陽貢生家貧力學著有叢測集蔗皮集知縣趙世晉朱相朋稱其序記論說上下古今卓識偉論當於古人中求之時與徐鴻軒王爲垣蕭竹坡以詩相唱和著作日益富

右傳李元度撰

按廖先生又著有天問釋一卷

程功

程功字幼鴻號柯亭休甯人舉孝廉屢困南宮遂不仕善山水有奇氣非近日之新安派比也嘗作白嶽圖卷峯巒林壑寺觀村塢徑術迂迴橋渡往來井井有致而筆墨復能脫去時習故足貴耳能詩有干竿草堂集 畫徵錄

棟外大父柯亭先生世爲休甯人讀書好吟詠兼好作畫每惡世人不善學黃子久吳仲圭以筆墨填染臃腫爲深厚悉屏去作懸崖絕壑奇峯古木神韻獨出使人望之有凌雲思 汪棟澹慮堂集

程幼鴻名功康熙乙卯科武舉人長於詩畫嘗坐黃山蓮花峯寫山水又客陝西甘肅累年 李果詠歸亭集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王國楨 華長發 秦沅

王國楨字礎臣江蘇無錫人工詩文與顧祖禹陸楣諸人善講求經世大略旁通天文地理奇門兵陣之學好飲使氣人多憚之吳三桂嘗辟置幕府察知三桂縱恣多不法辭去後三桂叛以策干總制蔡毓榮謂賊不足平毓榮不能盡用而僧鐵川者故與有隙構蜚語陷之辭連毓榮後得釋而毓榮貶死國楨薄游梁宋間不得志亦死當三桂跋扈時國楨嘗言彼耽逸樂無遠志嗣子懦朝廷不召之必不敢動俟其死西蜀永可無患設激之反亦不能踰洞庭而北後果如其言國楨無子以甥秦子顯爲子子顯亦奇士同邑華長發字商原諸生工詩詞與秦沅善二人嘗偕顧祖禹

篆方輿紀要沅字湘侯亦名士與甯都魏禧交沅子栗從祖禹遊
工篆法著有篆刻簡一書禧爲之序長發九工行草楷法邑人稱
孫高嚴華孫竝禾高世泰嚴繩孫及長發也竝禾初師率更晚用
虞法矩矱森然爲時第一

右傳秦瀛撰

魏際瑞

魏禧

魏禮

禮子世倣

世倣

曾繁

馬澗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
先徵君生子五二五殤東房爲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
萬麻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幼能屬對長而強記於聲音
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詞古文已三尺許十
七補弟子員爲郡守所戾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
峴會愛其文拔置一等餼又合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
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文不盲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
酬二親我爲間人可也甲申國變丙丁間禧禮並謝諸生兄躡蹠
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褻將誰責乎乃慨然

貶服以出甯都亂民橫據城市稱義兵禱等奉父母居翠微山庚寅春賴檄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屢瀕於危翠微峯得全而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藩王遣使來聘強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滿洲邏者所得上於攝印官官曰汝與甯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讞書遞至賴賴大帥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畱爲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窟甯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逕至蹂躪甚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

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徧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已辭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冀官賞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禱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殮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瘢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搥胷腹死血下痛偃僕二十日而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唯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孝

廉曾君益其之季子宗牧一適易堂明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
孫男三家桂家駒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殤伯爲
人伉爽強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
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服奸佞諧嘗與兒
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
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
吐於口閒以語得罪先妣前妣其頰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
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謂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
分二弟濟其困性嗇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最不肯以一毫干
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

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
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
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慚而怒乎吾但於人情爛熟
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旣
三年去而公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
吾未貫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獨荒振飢諸大事所全活故
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睚
就伯名動長安中間以事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
來矣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冠網巾幘頭縫掖束帶如故
官忽下馬於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

閩人殆中國奇士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
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
我當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灑淚而
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蓋爲中外所推重如此所著有
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子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潮
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
吾伯父子之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予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
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猶有餘痛禱禮旣擇日卜地而葬
子將銘墓石執筆貿亂不能文凡三輟橐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
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耐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禧叩首叩首拔淚

而爲銘曰

嗚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天不汝祐人不汝知唯地厚德尙其永載之俾汝孫子萬年

右墓誌銘魏禧撰

魏祥字善伯號東房後名際瑞江西甯都人明崇禎時爲諸生明亡奉親避寇居翠微山甯都民亂贛軍進討索餉於山砦祥身冒險阻往來任其事瀕於死者屢矣祥重信義人推以爲無宿諾之子路當路頗禮之故得全嘗入蜀參贊幕府又至浙江爲中丞范承謨所器重因葺爲四此堂彙皆其時所用公移告諭也祥性脫略以飾長掩過高言欺人爲恥與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

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及仲弟禧季弟禮講學於易堂號易堂九子
祥篤治古文喜漆園太史公書有詩經原本敘曰風風也東西南
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曰感感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風者
諷也言之感人莫過於諷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
而入焉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雅正也正正也正也
者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其人存則其政舉所以
始乎文王也雅之爲道於頌則已顯於風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
情小雅所爲依於風教也宏而廓者尊乎體大雅所爲幾於頌聲
也風與頌極深淺之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
四方所取則焉頌誦也維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

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容也贊歎而取諸形容焉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其象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韻也者引情之道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興同焉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經辭之原也風之行於空也有砒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邃而自然之籟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

不同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不得不借聲而胥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嗚咽明滅洶涌奔騰洒洒洋洋沐沐淥淥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人平仄之相爲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間韻變韻而相雜者八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滄亂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也蕩而沈者淫奔之倡也行禮之章溫以文燕飲之歌閑以樂感慕之詠遠以深形容之詩贊以歎自然之道也蘇邈鬱蔥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者孝子之心靡屈而靡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之

詞有金石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作有淒風苦雨之音焉故曰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已矣聲音者性情
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辭達乎意故尙之
以體要颺之以詩歌蓋欲反覆詠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
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
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引繩就
道以俟後之君子又作義死傳自爲敘曰甚矣死之難也而未死
者易言之於是乎以責於人者多矣卒之死至焉而又去之昔楚
人將犯白公之難駕而往栗栗震焉而三失綬其僕曰人之所以

致死者以其無所畏也。今夫子恐懼而失綏，又安死？楚人曰：夫畏者，吾私死之者，公也。吾終不以私害公。卒死之，由此觀之，不亦難乎？且夫匹夫匹婦嘗自經於溝瀆而忿之所至，勢支體焚，妻子義無毫髮之輕，而禍有滅亡之重，悍然爲之而不顧，此何以稱焉？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死，莫若忠孝。然死之人而皆忠孝，則事盈於天地，不可得而記也。故曰：死非難，所以死之爲難。無所爲難，有所爲而形以無是有所爲者，猶之難故。曰：蓋棺而後論，定未死以前難言之焉。以予所見，聞於鄉里，不物其實，傳義死，其論君子小人曰：夫小入者，辟如病眾體安而一體病，則眾體爲之不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

辟如毒螫螫者鍼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眾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亡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眾君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淆而賞罰亂矣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卽至於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

君子不能無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腐腸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傳於毒腊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眾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亦已明矣旣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深殺人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又續論小人曰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納貨賄也則彼詈我爲貪同工諂諛也則彼憎我爲賤同持事執權也則彼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己之所能者則責人之

不能己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
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
奴始合之時千萬人之心已如挾矢而多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
石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乎此也小人
旣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
於君國至於天子垂泣大廷宰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
可爲矣夫君子善退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
庸碌者亦如青蠅蠱蚋之溷譟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與爭也亦
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心而售小人之術庶幾
乎其可也已叔弟冰叔謂發上篇所未盡尤爲刺骨祥亦善詩有

江頭別云白石山過紫石山鷓鴣灘下鯉魚灘山山遠近灘灘急
游子南行何日還人以爲得劉夢得竹枝遺意著有詩文集十卷
五雜俎五卷初祥貢於北雍名滿公卿間以事出關至永平聞鼓
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也祥趨立叢人中望之使者乘馬冠幘頭縫
掖束帶緩緩行望見祥忽下馬把其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
也君非此閒人定中國奇士我望其氣象而知之矣詢姓名大驚
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荅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
墨書紙相贈因言足下江右人熊公化姜公曰廣先後使吾國並
卻贈金吾國爲建卻金亭又題詩刻石今猶在取文集一冊去曰
我歸當鐫版行國中使知中國有才子鄭重別去南昌林時益序

其集曰魏氏三子者天民徵君之子平日以父爲師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皆欲究得之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恆數萬里其於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多天下謂之甯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然則三子各具本末蓋不特其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其曰世傑者伯子之子又本叔季二父以爲師於是文與行亦俱傳矣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按魏伯子子世傑見是編孝友六

魏禧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穎之甯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商邱侯
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蚤沒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
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廿年會甲申之變
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庭居則憤惋叱咤如
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
教授禧負才略善擊畫理勢修幹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
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
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甯都西
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坵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坵鑿磴
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壘口因實闢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

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庵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
間與禱立談定交遂偕林絮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
姓名爲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中寇被屠掠
而翠微獨完禱旣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
者常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
健不屑屑樵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
昂攀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垚江天一諸傳尤
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
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
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

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 詔中外舉博學鴻儒禧亦在舉中被徵
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藥撫
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
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
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祥字善伯弟禮字
和公並有集行世

右傳邵長蘅撰

吾叔兄既卒之十年季弟禮始得抑悲心編次其行實以告於海
內君子而爲之紀曰先生諱禧字凝叔號裕齋欲自進於寬裕也
宗派曰際昌丁喪亂屏居翠微峯門前有池顏其庭曰勺庭學者

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於世世又稱魏叔子云先徵君生五子其
二天故以伯叔季行先生爲人形幹修碩目光奕奕射人少孱善
病參朮不去口性秉仁厚寬以接物不記人之過與人以誠雖受
紿恬如也誘進後學惟恐弗及然多奇氣論事每縱橫雄傑倒注
不窮事會盤錯指畫灼有經緯思慮豫防見幾於蚤懸策而後驗
者十常七八義之所在卽攫禍患勿少恤待小人不惡而嚴往往
直言無忌諱而其神明之際有耿耿不可忘者嗚呼此非禮之所
能道也先生兒時不樂嬉戲同學生或出外游間先生獨勤業不
輟嘗嗜古論史斬斬見識議十一歲補邑弟子冠其曹妻祖謝公
於教稱宿學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嘗媼亞偕往一揖後各散去

惟先生十一歲童子與七十餘老人終日語不倦先徵君訓諸子和極禮敬不少寬假嘗侍先徵君議事公所列坐數百人吾兄弟年少坐堂下末座因相與私語先生容偶怠不自覺也先徵君堂上色不懌伯兄目及之曰吾儕甯有失乎何大人有是色歸至庭先徵君默坐不語三子跪請乃誠曰凡人貴讀書當知禮義如在廣坐中人不識汝爲吾子而察其舉止言語間知其中必有嚴憚之人在今某侍父而有慢容何謂讀書乎於是復霽顏論古今夜分乃罷自是先生守徵君訓益確罕有隕越先生與兄弟如一身而植善規過交相切劘若嚴師友恆譙笑至丙夜先妣以先生體孱迫之寢各依依不能去伯兄有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

交託友生禮有詩曰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當是時吾兄弟三人謂科名當探囊得期以古名臣自致節烈丰采彪炳史策追甲申流賊陷京師天子死社稷先生聞輒號慟日往公庭哭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謀與曾公應遴起義兵勤王先徵君亦慷慨破產助之而李自成旋殄滅遂不果先生故善病謝棄諸生服隱居山中歲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因屏去時執專古學教授弟子著錄者數百人方流寇之初熾也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難遽及先生獨憂之尋山結石砦以衛家室經營措注皆有成法邑人倣效之得免寇攘之難時年二十一也而南昌彭躬庵士望亦於是歲來初予鄉人有主躬庵家者躬庵嘗語天下將大亂

吾欲得遺種處子鄉人曰則莫若吾甯都矣山嵒可居田宅奴婢
我能給也躬庵果至主其家實吾鄰並躬庵日日從門外過子兄
弟常目送之相語曰若人風度似不凡者然何以主是翌日躬庵
復經過子兄弟遂下階揖躬庵曰子何爲者躬庵語以故且曰爲
若人所給吾已移室至建昌矣將安適曰能遇吾館舍談乎曰甚
善遂相與縱談達明躬庵慨然曰子兄弟真可以託家矣於是躬
庵遂急行逆其家人數步復返曰將與一好友攜僮俱來何如曰
甚善至則林確齋時益也躬庵舟至河干先生方醜面喜極裸雙
袖水濡濡滴髭髻走逆之延住於家後相與人翠微峯如一父之
子蓋所謂易堂者也

是時易堂九人李咸齋騰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推屏林確齋時益魏善伯祥魏冰叔禱

彭中叔任晉青
蔡燦魏和公禮
甯都居贛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獨
敦古朋友誼如友人謝廷詔謝大茂亡孤不能自存先生則撫教
安業之爲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過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語涵
溶漸漬斲其改而後卽安己有關失則朋友兄弟交攻之卽厲色
極言無絲髮忤躬庵嘗曰吾儕所謂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
氣者也姊婿邱邦士維屏以先生好雄辨故折抑之與書詞旨過
厲先生乃附刻於叔子集中其於文章亦然率委之羣議一字未
安不憚十反旣登木耆或卽行劄易子弟無恆父師往僧無可公
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罕二矣初有友人某先生與最親善
數十年其後有乖大義先生遂擱然割席勿少恤而先生每自言

吾何多幸父而師者父師而父者師

謂受業師楊治文先生也諱文彩號一水

兄弟而

朋友者兄弟朋友而兄弟者朋友嘗出游思廣接天下人物東南

君子無不徧交之間有隱逸道德士則崎嶇山水造訪請益而四

方聞風趨赴者亦駢咽輻輳諸君子咸謂先生有古宰相才度惜

乎齋志以沒也然所著左傳經世亦足徵其用矣而確齋亦嘗曰

房元齡不以己長格物魏叔子有之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

骨肉間先生批卻導窾令人心開友黨中方諸李鄴侯焉或問其

故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人神情相貫注然後

言之戊午用嚴公沆余公國柱李公宗孔薦舉博學鴻儒累徵以

病辭未就庚申十一月十七日從無錫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

忽發心氣病一夕卒時門人梁份從行遠近友人咸走哭於殯所而常熟顧景范祖禹獨先至祖禹少先生七歲先生與爲兄弟交比易堂其未能至者則於先生昔經游處設位而祭海內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焉生於明天啟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嫂謝氏聞喪勺飲不入口絕食十三日死繼禮之幼子世侃爲嗣娶賴氏其父名韋字子弦先生於門人中最親善者是時禮聞訃號慟病幾殆乃遣長兒世倣先生之門人賴韋偕行扶櫬歸合葬於邑南郊下羅坪始祖墓旁所著有古文集二十二卷目錄三卷詩八卷二集若干篇左傳經世若干篇梓其半皆行於世制菴若干卷及他雜著藏於家先生爲文一主識議取有發明於經史益

於世務不欲爲紆徐窅冥形神摹擬以相肖似其於制藝亦然初
子兄弟學古文於山中友人偶鈔一冊寘行篋中武進鄒程邨祇
謨見之暗曰今乃有如是文乎於是攜去注鄉貫姓名逢人輒稱
說今吾兄弟文得以徧質海內君子者蓋自程邨始也茲握筆勉
書情緒荒落述焉弗詳要不敢稍一浮飾自欺以欺先兄禮往荅
錢塘高士徐孝先介書曰所謂先叔子年譜尙未敢作先兄生平
不欺其志略見於地獄論故立傳立誌足以無媿若年譜者非理
學日精功績累著無慚衾影實濟於生民歲異而月不同其孰能
當之蓋紀其爲學之漸設施之能將以作則來茲非敢誣也所謂
誣君子者不敢誣之以惡亦不敢誣之以善書旣竟忽憶吾兄弟

往坐談至子夜於時殘月在山天地空寂伯兄曰異日吾兄弟下世吾願先諸想此際悲苦誰復能任者各愴然罷而伯兄竟先逝矣嗚呼痛哉夫孰意任悲苦者之獨在禮耶

右紀略魏禮撰

魏稱字冰叔父兆鳳生時舍前草結葉如鳳因以爲名而字聖期晚自號天民崇禎初舉孝友廉潔不就明亡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自置惡棺誡諸子曰死以殮我諸子莫喻其指也卒卒私語起走坐不休甯都破家饒於財遣子詣兵營贖人無算而居宅之燬則勿顧也禱兒時不樂嬉戲事梅水楊文彩同學生出外游獨勤業不輟年十一補邑弟子國變後棄舉子業居翠微山中專意爲

古文禱爲文雄於伯仲於近時之文喜侯方域姜湛園謂侯肆而不醇姜在醇肆之間蓋以醇而肆自命也所作史論筆勢尤放縱有論封建三篇上篇曰或問於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柳宗元蘇軾論之備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受命使子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隨之事可見已唐宋聚族姓於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朝而殲滅殆盡明興封諸王子做漢中葉之制世其爵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強藩高煦宸濠之亂皆不旋踵夷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之禍子以爲何如魏子曰是賢於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

姬在天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卽不封同姓而後世強侯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莫大於漢初兵柄莫重於西晉刻薄莫甚於魏尊寵安富莫過於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孫皆爲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於深宮老死於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寢者方數百年安不能以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屠戮諸王宗室無能自免者絀於勢而不習於事也國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於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

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於顏師古
唐貞觀中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爲不可師古獨
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
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
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
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未善立政之篇曰夷徵盧烝三亳阪尹傳
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夫周之興
也封國益千八百國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
之故莫若以郡縣爲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員之廣軼於漢唐區天
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

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五十里公之略百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於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做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弟而亂無所於作至於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於下諸侯王習吏事久明練於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頽蒙而一無所識其椎魯無用之

人則又散處於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
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於朝廷則
藩王終不得有爲於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蕭齊典籤之禍吾則
以爲封國既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
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於
天子或曰天子之子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
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蒙業而安則天下之禍
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
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不絕
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曰封建之不當復雖聖

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絕於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閒居而任職者少非制之盡善也吾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五等之封厚其田祿賜子使其子孫世世王侯與國家之支庶等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不至於豢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陵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矣夫唐之藩鎮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未造國家未至於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封建也哉中篇曰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

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湯文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其變郡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國同時並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以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策不能深知其賢不肖一旦戴之爲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夫使莅政治民威德加於百姓賢聲聞於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爲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爲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

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拜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拜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賜之財費皆厚贍夫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陵蔑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高皇愛
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於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
子孫則子孫利而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
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曰古之族非如今所謂
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於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
元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始封
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自卿至於士而止士之子
嫡庶皆爲庶人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爲王而支
子爲大夫大夫以下無降凡爵命於朝廷祿賦於其國自卿大夫
卽士皆祿而不官官於國者必以賢升於朝試而用之因其才不

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皆給以牒使質於有司復其家凡王國必建學有奇才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於王國王官屬師傅而下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於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王五年一朝師從長史監其國三年上治行於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略也凡封國非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國不治者易置其吏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德化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如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下篇曰

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羣起以興宗國宗國羣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子若孫也且子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隨亡僭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六五代之際僭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家而北之魏齊周宋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二十有

入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
國家喪敗之際羣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
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
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
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
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
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益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嘗謂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殞民而
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房始終之節皎然
明白忠臣仁人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因作畱侯

論曰客問魏子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既擊始皇博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既殺酈生說漢立六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讐者其子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讐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讐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讐者莫如漢漢既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讐昔在秦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讐以報故子房之志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而事之而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

天下子房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以不輔夫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王失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下也願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過矣好左氏傳撰左傳經世成自爲敘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

莫備於史。禱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同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禱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溥有所會。隨

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
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
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
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
所說祇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
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憑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
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
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
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傳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
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磻誅呀厚范宣子

禦樂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
皮授子產政諸箴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
武夜緄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
思而力體之也晚好陽明別錄門人曾庠請序禱告之曰文成之
成功也虛己以集眾人之議謀之也豫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
之所知也其曲謂人情之至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
之所難知也夫文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
斷然爲之無所瞻顧迺其於君相於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委
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者吾生平主
斷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憤無聊慨然於世不我

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之不足也試舉其一二崇義新立
公請授縣丞舒富知縣既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於例礙則
量授府州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
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既不敢主
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人苟不合當軸意則
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再其次者而用之猶不失賢者
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湖廣兵尙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
統兵官曰桶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懾
服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功多者
不顯其功則摧鋒奪級而外誰復宣力且兵非賊境則無所掠吾

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有用命哉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卽湖
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
人情者其所以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
深思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彙皆有之禱故嘗
謂一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予志也又四此堂摘鈔序
曰四此堂者吾伯子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
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容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
承謨以廉公名震動天下至振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
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
力焉伯子旣摘鈔所作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曰陽明別錄有識

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
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
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
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
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
不斬荆棘薈藿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
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
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
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賴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
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

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
生而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
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
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鋤草所以衛苗而鋤之
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
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
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
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伯子之書又著春秋列國論
六篇周論曰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
恃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

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
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
者則必思劑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爲而獨特衣冠揖讓
豈有濟哉周之弱於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
鼎卻至不敢爭鄆田此皆可大有爲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
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
鄭之所爲何爲乎鄭小國偏於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
僑之徒尤孜孜焉日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爲天下其主其自強甚
易而君臣之號爲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爲之既效上下
相沿遂以爲制天下之術在是也嗚呼周言典禮而卒於不振後

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魯論曰魯之所以自全者蓋在於固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妄發夫魯之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持天下而魯少被侵伐則亦以爲秉周禮之故非也昔者晉取汝陽之田而魯不叛成公朝晉晉人不敬欲事楚而季文子不可晉會於向二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首終魯之世未有也秉周禮之說始於仲孫湫規魯之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幸耳而後世遂以爲然嗚呼主昏臣悍弑逆僭亂之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而可以捍強大耶虢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會天曰魯以相忍爲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外而不知彊其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於周與

鄭論曰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以首禍之人不死亡則亂且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於是而知鄭之所以受兵與春秋相終始國瀕於亡而終莫之振也或曰鄭處南北之交左晉右楚故盟長中國者必爭焉亦其地使然也是不然宋衛與鄭並列中原其介晉楚而國者不可勝數而何以鄭獨受兵乎蓋鄭自武公以奸淫取郟而莊公首與周室爲仇敵至射桓王中其肩當時天下諸侯之不臣未有甚於鄭者郤至韓厥再獲鄭伯而不敢執曰傷國君有刑況天下之共主乎宜其子孫之速禍也當莊厲之世齊晉未興楚師未交於中國也其興兵構怨恃威力以侵陵小國者莫鄭爲甚夫以兵始者則必以兵終語曰天道好還人亦慎無

爲首禍也哉晉楚論曰晉楚狎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蓋數數焉楚非能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悖惟利所在悍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收之者昔晉楚相遇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爲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秦論曰秦并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

遠與戎狄爲伍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彊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

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
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
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彊二十
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吳越
論曰智小而謀大力輕而任重積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速其敗
亡者也部婁而生松柏其根必蹶膏將竭而揚其燄其火必滅是
以城雀生鱗而宋亡徐偃王崛起自雄於周不旋踵走死古今小
國非有聖人之德蓋莫有能暴興者夫匹夫無故驟獲千金識者
以爲災禍之至況僻小在夷一旦取人家國暴起於天下願望其
能久得也哉此吳越之所以速亡者也又嘗著熊養及字說及跋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易堂講論期於有用讀禱之文可知其旨趣
矣嘗游江南廣接人物道德隱逸之士皆投分稱契闊焉舉博學
鴻儒累徵以病辭康熙十九年踐維揚故人之約舟至儀真忽發
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弟禮之子世侃爲子有詩文集
二十二卷左傳經世十卷其目錄裏言與其伯子偶書學者循習
之以爲秉要執本且謂其能得陽明之趣也王士禎曰康熙己未
博學鴻儒之徵內外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搗謙
江西魏禧山西范鎬鼎陝西李中孚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闈明絳
州辛全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魏獨以古文擅名其兄際
瑞弟禮皆善詩時號甯都三魏也世侃字善詩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勺庭無子嘗曰吾有三子左傳經世長子也日錄次子也文集三子也經世固佳然愚以文集長子也日錄次子也經世三子也

右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張維屏錄

魏禮 子世倣 世倣

魏禮字和公少絕魯鈍受業於叔兄禧禧不之喜嘗遭笞罵一日檢所誦書得其雜記一條云叔兄每笞罵我愛我也禧歎曰此子有心人也喜過望年十七補諸生禧棄巾服請於父從叔兄後父笑曰汝未有名字人將謂汝遁歲試耳從汝志可也禮寡言急然諾喜任難事往往面折人爲學又甚苦易堂諸子年長二十以上

者皆與爲昆季交名日益高少習勞苦能跣足步行數十里至百里日或止一食以膽略自詡嘗省伯兄於潮州賊方殺人流血在道趣負擔者行曰彼方得貨不遽出也卒無恙及伯兄客燕又省之山東遭父母喪旣免益喜游一之閩再之粵友北田五子五子者何左玉弟不借梁器圖陳元孝陶苦子也北田在大良有寒塘草亭五子講論於此人亦稱五先生矣渡瓊風浪夜作乘月渡海旣至瓊值兵變閉戶爲詩瓊至險遠大帥執兵柄尊若王侯郡中人士皆屈意下之聞禮名請見長揖爲上客一州皆驚謁海忠介邱文莊祠而還旣又訪邱邦士於秦中聞道人彭荆山居華山據絕險直上四十里與之據地談一日又過中州所至訪其賢豪問

阮窮遺逸之士而天下士亦往往聞其名樂與執手將浮江往江
南次吳城問舟有虬髯僧先在舟問客何姓曰姓魏僧曰得非和
公平相與大笑在金陵書肆緝書有老人聞江西口音指之曰人
言江西魏和公將至果然耶禮與語大驚其之楚也將登黃鶴樓
遇一男子甚偉數目禮禮亦異其狀目之客驟問何方人曰贛州
審曰甯都有三魏君知之乎嚮吾客粵粵中陳元孝言天下無若
魏和公者恨不見此人耳禮笑曰使在君豈欲識之耶自指曰是
也客大叫曰我數目君固知此間無此人也與登樓貰酒痛飲同
歸逆旅中流連數日乃去然禮固多病性褊不宥容物舉止真率
任意飲食以是不得愈年五十倦游返山中時滇中叛贛州亂方

起諸大吏聞禮名頗以土俗利害詢之且有致重幣延之參幕府者禮竟不出爲古文筆勢奇縱有讀徐淶溪集文文山鄧所南詩序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文詩淶溪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遂成淶溪之詩淶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爲宰相於上有思肖先生爲處士於下皆能與天地爭苑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嗚呼豈不信然哉然天亦何爲而爲是興亡之數哉假使亡者桀紂興者湯武其可也且或亡者湯武而興者桀紂則何爲乎夫天中絕夏德以與浞羿而靡有鬲氏執而不與卒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忠臣孝子之事災也而爲之祥死也而益之以年壽是故忠臣

孝子不肖稍屈服於天觀其臨命時風霾晝晦若虹雷雨雹是也
堅護其靈物不使消滅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何
代無之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做仰文鄭二
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淥溪似之矣而淥溪往又析集陶詩與杜詩也又有蒼
張一衡書曰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
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
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
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
崩川竭震坼賢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

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芟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瑤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益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游處於公卿大夫而樸未嘗瀉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二君子畱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

爲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覲面失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又三樂府跋曰子昔游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齧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如撒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喉隴破塞唇齒竭對面弗可得聞此海濤也曠駢然駘磕然塌轟然民物涵動若誼若寂日光晃晃若晝若夜耳失賊心失悸若虛通九地瘞虛囊萬闔城錡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奔馬也十雷並下虎豹白澤敦園木櫛樛者折芻者批搖者拔雨一點如拳牆堞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入銜地下不敢起起則奪去戶外蛟龍搏戰每羣百十此颶風也屋瓦震撼燈光

迸發成猛炬月變風吼星走天神下喙者咤者縱金伐鼓者奮馱者皆無萬數子縱歌頭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鶴
史氏沈鬱佛裂之氣搥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所結也禮爲文喜
昌黎東坡不喜曾文定公嘗寫書南豐甘京論之曰子固意思法
度稱古作者無疑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
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嗜之也子固屏絕百家其爲文雖祖劉
向而所以自處者嘗比董仲舒然禮以爲非真有得於六經之學
者也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莫甚於此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吾
以爲必無得於春秋子固以揚雄論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

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爲必無得於六經邱濬以秦檜
於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爲必
無得於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於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與子
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論議
間有一出於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惜士君子立
言蓋不可不慎如此京無以難也其詩若高竹露初下寒花香未
分孤雲秋正渺雙雁遠相隨落魄遠行客風煙何處村煙月虛遙
夜溪山帶早秋又春日偶作云迢遞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
湖灘高水渴還歸去處處春山叫鷓鴣與唐人近伯子仲子不能
及也有詩文集十六卷內行瀆備方九歲父將析產持一田券踴

躋曰與祥則禮損奈何禮適在旁應聲曰任損我母損伯兄父笑曰是固魯鈍者耶晚築室翠微山頂榜曰吾廬設圖史筆研外惟長榻茶具而已布衣優游以老壽終于世做世儼並習文雅嗣其清德云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甯都三魏長祥字善伯後改名際瑞次禧字冰叔次禮字和公兄弟三人並有才名於時故天下稱甯都三魏三魏皆故明諸生崇禎甲申明亡 國朝順治丙戌丁亥間甯都亂冰叔和公並謝諸生奉父母居翠微山戚友依而家者甚眾而善伯爲保全門戶計應有司之求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康熙甲

寅粵藩遣使來聘強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
邏者所得上於攝印官攝印官問曰汝與甯都三魏親屬耶荅曰
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讞書遞至贛
大帥見善伯名大喜躡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畱爲客時丁巳二月
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竄甯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逕至
蹂躪甚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善伯
吾不信也當事以屬善伯善伯既痛桑梓禍無窮期又所聞大任
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大兵遽從
東路偏大任營大任疑善伯賣已辭不見會有奸人欲牽率大任
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

拔營走降闔善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時冰叔方客維揚和公同善伯子世傑夜走上鄉奉善伯遺體歸殮於翠微山下世傑痛父死非命大踊呼拔小刀自刎人強持之者再遂奮拳搥其胷死血入小腹腹痛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先是善伯客潮州總兵劉伯祿所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善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善伯力生全之後其人爲大吏江西善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善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慙而怒乎吾但於人情爛熟耳初善伯以貢生試國子監諸貴人多暱就善伯名動京師聞以事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善伯趨客館望之立叢

人中使者忽下馬於叢人中把善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殆中國奇士因蹲踞以炭畫地爲問荅已而引入丙室更以墨筆書紙上相酬對至天明使者取善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善伯所著有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焉冰叔旣棄諸生服則專治古文講求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故辨是與非以爲坐而言必起而可行立德立功立言三而一也然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之難平也久矣乃爲平論以見其意其辭曰今日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吾然今日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常相半則吾之是非

有時窮然則奈何曰必衷之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
小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來吾之昆若弟詔之曰吾父以
某某爲是某某爲非也必曰唯指伯叔於庭而諗之曰唯否出而
詡於鄰人必曰否吾之父未嘗如此是非也聖人之說不足以厭
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亦窮然則奈何曰莫如迹其說而攻之
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必有所蔽見於逕者蔽於庭見於奧
者蔽於寵循其端而披其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
通則彼之是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烏
乎辨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搏虛然
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如何曰古之人不朽者三曰立德

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有無德與功而徒
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是平之冰叔論文主有用
於世故其言如此冰叔所著書甚具而其尤著者曰左氏經世曰
日錄日錄三編曰裏言曰雜說曰史論冰叔既以古文教授弟子
著錄者恆數十人而其弟和公爲之冠和公性好游學既成則益
事遠游往往衝危難冒險阻不顧嘗渡海達瓊州北抵燕過豫適
楚入秦上太華山游龍門足跡幾徧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
窮巖遺逸之士粵中陳元孝嘗謂人曰天下人客粵者眾矣未有
若和公者也公急然諾喜任事南康義士陷大刑事屬某司理
司理故甯化李元仲門人也往時和公病就醫瑞金司理嘗候視

之寒作低帷而見於是和公輒衝風雪走元仲所索書詭云有販
布客傳此事今附書布客來當活義士和公畱一夜走會城至則
無人冒名布客見司理者又恐司理詢元仲家事不應得大罪而
事頗急不得待和公乃易名爲販布客執手本叩頭見之司理問
客與魏和公親屬耶對曰三從兄弟也司理揖之起賜坐客讓不
敢司理曰和公兄弟行何爾爲強坐之詢元仲起居出明日再見
叩頭受報書司理引之起他日司理聞之大笑且自恨曰吾開眼
乃爲魏和公所賣和公以布衣游公卿間公卿皆折節交之無所
辭讓亦間受其饋然平生未嘗事干請性慷慨好施得金輒隨手
散盡其後東南亂起顛郡文武大吏皆引重和公與和公斷大事

車蓋嘗填寓門和公亦因是爲地方興除大利害而羣豪起爭虛
左席以待和公和公皆勿應和公旣倦游則築室於翠微峯最高
處名曰吾廬冰叔爲作吾廬記梅和公渡海時颶風發舟中人眩
怖不敢起和公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
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其贍略過人如此所著有魏季子詩文
集冰叔康熙中以博學鴻儒徵不就與和公及邱邦士彭士望等
講易山中稱易堂諸子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魏世倣

魏世倣字昭士生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輒

能背誦稍長從仲父禱誦讀殫意著述有陳勝吳廣論曰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爲天下倡誅暴以救民功莫大焉宜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子曰嗚呼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有傳曰無爲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旣除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推而奉之以爲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章

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爲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蓋世之英雄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赤子視爲仇讐誅之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者舉於一隅四方之眾聚而攻我財力固有所不足則必竭百姓之脂膏抽丁壯以爲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署王侯小者乘間爲盜賊天下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之慘陰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所祐哉是以真人之舉事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

且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出我而死乎此勝廣之所以終
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眾爲盜蹂躪州縣不數年輒敗亡黃巢因
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而首倡者亦祇爲後起之資
況首倡以爭天下者耶傳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又以關壯繆
旣得徐晃射圍中書攻樊城爲失策論之曰兵法曰攻其所必救
吾攻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衛伐
齊而邢狄伐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之人不恥旋師
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某旣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
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
書於吳明言其出兵助魏而追敘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其謀

已泄師必止而不與又不然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荆
州謹烽燧嚴斥堠雖糜芳傅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雖至而有備
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願不設守備惟見樊之可攻而不忍棄而
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吾敝致令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
謂以晃之勇一日而被七屯是吳師未至而某已敗則諸策皆無
救於事矣曰得書亂退則兵不挫於晃卽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
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晃勇而多謀乘某退而急擊之某亦難於
自全曰不然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師陰伏銳卒於要地
而要擊之反足以敗晃還而攻樊樊且必克而乃恃其一往之氣
輕徐晃而不爲備墮蒙遜之術中滅撤戍卒至於白衣搖櫓盡執

沿邊守堠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疎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遷都
以避漢業可以興矣而卒至於是母乃失策者多與抑天之不助
漢也耶禧甚賞之禧游秣陵世做送之贛江舟中禧與論文及其
兄世傑之文自請曰做也何如禧指江中灘石曰汝文似此矣世
做性狷急勇於事禧嘗謂其文一如其人鋒銳所及往往有沒羽
之力矣多病不應試嘗之燕之江南及湖南北又一至嶺南謁北
田五先生新城王士禎使粵東見所作願折節與交也有耕廡文
彙十卷別有師括編則集其父所雜鈔書而次第編之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魏世儼

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不觸於刑禍可以欺後之人卽尸位素餐未
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草人烏得而考之且夫愛君
者何必出於焚諫草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
則爲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蓋改過從諫之爲賢也夫旣
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君之善若必撓
其君之過而爲忠則陳賈賢於龍逢比干遠矣且使吾君諫而不
聽尙宜糾合同僚之忠直者昌言於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
殺身有所不屑顧又何得以焚諫草撓其過塞一己之責而遂已

哉嗟夫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諫諍以補袞職之
闕復貪位顧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愧乃假以焚
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爲辭若謂己屢諫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
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尙論古人以龍逢比干爲足法耶以孔光
輩爲足法耶如以孔光之賢過於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諤諤之
節焚諫草可也其爲谷文彙凡八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曾燦

曾燦又名傳燦字青藜侍郎二濂子少負氣雄壯章蕡之役楊文
正公奮命監河東軍事更歷患難能以死任大事及不得志課耕

百食其所獲或浮沈江湖間既與諸子講論易堂止山集成魏禧
爲之序其略曰止山爲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
爲詩工美多豔及遭世變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爲貴公子裘馬自
喜好慷慨緩急人歷世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論昌黎送
李愿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此以
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今子敘止山詩不能不及其
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乎此也
陸清河言作文輒自云佳年時閒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
將久而益工子所以敘止山者又不足爲定論也其在武林別葉
子九往京口詩云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

蒼然貧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古淚寄與夕陽船又選近
人詩名過日集人材略備兄畹字庭聞初名傳鐙字楚田順治十
四年舉人好游出入西北塞外二十年禧謂其詩多秦聲其登赤
壁詩云雁氣回秋渚江聲撼酒樓雞頭關詩云燒荒熊出壩樹密
虎窺人亦豪句也集名金石堂詩與傳燦有雙丁之目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馬澗

馬澗字碧滄江蘇無錫人國子生忠肅公從孫早棄舉子業讀書
嗜古從魏叔子禱願景范祖禹游祖禹纂方輿一書澗與參攷康
熙中 詔修一統志徐尙書乾學延澗其事著有桐山草堂詩鈔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三

右傳楊熙之撰

黃瑚 侯麟勳

黃瑚字夏蓀江蘇無錫人爲文惡膺古主中唐北宋尤深於史遷少時名著雲門社其所作張春傳睢州湯斌亟稱之時邑中多好古之士而以文名家者無如瑚婁東吳偉業嘗延之至家崑山葉方藹尤重瑚康熙十七年屬舉博學鴻儒方藹將以瑚名上而瑚已前沒無子年僅三十有四其外兄華學泉輯瑚遺文陸湄爲之序瑚友侯麟勳工詩古文辭所交游皆四方名士中康熙十八年進士未授官卒

右傳秦瀛撰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六目錄

文藝四

計東

馬翀

計南陽

田茂遇

葉奕苞
朱士曾

周起莘
陸嘉淑

孫枝蔚

顧景星

王嗣槐

李良年

趙湛
劉逢源

徐林鴻

郁植

徐夜

夏駟

王昊

王揆
王攬

王撰
王曜升

王抃
許旭

陳大成

秦日新
敖琳

曾異撰

王士祐

弟士禧

李漁

諸九鼎
魏坤

盛遠
趙魏

朱崑田

朱襄

邵曾訓

李根

上官周
黃掌綸

王復禮

張振岳

惲壽平

蔡丹桂

李必恆

陳學洙

李國宋

陳潢

崔字廣

徐作肅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四

計東

計東江蘇吳江人寄籍嘉興工爲文年十五補諸生聲譽日起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十八年以江南奏銷案被黜悒鬱十餘年遂卒大學士王熙器重東屢欲薦之未果會 詔舉博學鴻儒而東已前一年卒深用悼惜東少負經世才意氣勃發嘗自比王猛馬周始遭世變著籌南五論經畫明晰持謁史可法可法奇之以時勢所值弗能用也伏匿里門深自韜晦旣貧無以養始出就舉

已得復黜益放廢失志縱遊四方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漳洛邢魏東之濟充覽山川之形勝所至交其賢士大夫相與投分贈言而去外若不羈內行修謹事母至孝嘗從睢州湯斌講學寓書柏鄉魏裔介論聖學知統錄歷指程朱見知聞知諸子之當補入者又以統有正必有閏陸氏之徒亦當擇其行誼及論說近正者存之以大著其防若舉而去之其學終不可泯宗之者反得藉爲口實所論殊有確見又從長洲汪琬受歐曾義法故所作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以醇正和雅初遊河南時見商邱宋犖輒引重目爲嚴武李德裕流輩旣舉巡撫江蘇東歿已二十餘年特序其遺文刊之爲改亭集十六卷又詩集六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古禮可盡復歟曰古無墓祭今而不墓祭不可也古者孫爲王父尸則繹而父子相酬酢今而復爲尸不可也然則禮者苟其緣於情起於義而得乎人心之所安則聖人皆勿禁吾友計甫草之長子準賢而有才欲著聖學救書十五補諸生踰年而殤甫草勿忍殤之久而思思而不置爲構思子亭屬米紫來圖之汪荅文曰非禮也過乎情者也作記寓規比於曾子之責子夏過情不及情之說直以中行之道望之朋友可謂規勉之至但聖人而下尙未能事事合於中行而特欲援古禮以裁其父子之愛而使之無過謂不得思而子焉吾恐其傷心轉甚也天性之愛思不嫌過厚況甫

草又何嘗越禮而殤禮雖殺亦豈禁人以勿思哉禮爲長子三年反服殤則遞降今制不殤亦降而替過此則除未嘗云過此則當勿思也禮殤子不爲後而又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未嘗不曲致其思也雷伯籲跋語大意類此較之汪說似於情與義更宜然必比之子夏之喪明謂子夏之喪明繩之禮雖過而情則可閔則疑於寬子夏謂至情所結喪明安可責苛禮烏能抑則又疑於非曾子其說亦似有未盡安者蓋子夏之過不在踰期思子而在於哭子喪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非曾子所聞於孔子者乎乃因愛子之故致傷吾父母之身慈且累孝此曾子所以責之嚴子夏所以悔之決也使甫草而果如是豈惟茗文責之吾亦責

之矣若僅僅構亭以思思雖久不至於喪明而於禮又原無越也則雖爲會子必且原之

右思子亭圖記跋董以甯撰

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爲古文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鄴下客鄴中徧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有小冢頽廢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於鄴城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光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便策蹇往來求其遺趾不可得徘徊署旁廢圃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僕夫匿笑了無忤色至泰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峰於峰之旁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爲

人子不登高不臨深卽再拜其下杖策下山自海陵歸渡江大風
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柁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
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雪中起坐觀江濤澎湃吟嘯
自樂至吳見黃孝子向堅請稱弟子有豫讓橋詩云秋水蓬山慘
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老酬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或問
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
足了一生事集名中州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尤西堂云孝廉丁酉舉京兆第七人三上春官不第旋遭誤被黜
黜後十六年歿歲止五十二

右江蘇詩徵張維屏錄

國朝詩賦類編

卷一百一十二 文藝四

四

181-758

馬紳

雲翎姓馬氏名紳無錫人也祖世奇明崇禎中官左諭德甲申殉難京師謚文肅父王玉邑諸生高才博學邁國變悒悒不得志卒卒時雲翎方三歲母辭鞠之迄於成立雲翎髫髻凝重又穎慧就外傳日記千言稍長學爲文文卽工以其暇爲詩歌才氣橫逸嘗作鶴上謠五十首一夕而成多幽詭奇絕之語時大司馬雷邨吳公方爲無錫令試童子拔雲翎第一補博士弟子員雲翎才名日盛而願深自閉匿撫心下氣從事應舉之業以慰其母康熙壬子舉於鄉以應禮部試入都門有時貴欲致雲翎門下者遣人諭意雲翎婉辭之作靜女吟自況再試不第遂歸發文肅藏書讀之杜

門謝客以植學蓄德爲務時吳公尙令錫益重雲侑雲侑卒未嘗
干以私戊午遽以病歿年三十天下之士聞者莫不悲之方雲侑
之長也去文肅殉國時已二十餘年中更多故門戶非昔母辭劫
瑟持家僅免凌替而雲侑拔起孤露卓然以文章自見可謂難矣
然世之名能文章者或牽引朋類游揚聲光以梯榮而媒利求其
內行純潔如雲侑者蓋寡也雲侑詩取材西崑而實源於古樂府
吳梅邨祭酒王阮亭侍郎俱見稱賞阮亭曰雲侑竹枝詞妙入三
昧自元白夢得廉夫數公後不聞此調久矣其爲前輩名流推重
如此黃漢臣先生雲侑師也先生深通內典雲侑亦好從諸禪宿
游喜放生凡利物之事無不爲其師沒輯其文以傳而撫其嗣子

居平無狎游無謔語盛暑燕坐不解帶檢身若處于學道如定僧然則天雖奪雲翎之年而所以厚雲翎者或在彼不在此也

舊史氏曰戊午春 詔舉文學之士集於 闕下余嘗語崑山葉學士此舉不及雲翎爲缺事學士曰雲翎年尙少畱爲南宮第一人何不可者孰知其遂卒於是秋不及待禮部試耶吾邑有黃瑚者字夏蓀工古文詞亦爲吳祭酒葉學士所賞方辟大科學士以瑚名上徵書下病厲不行而死亦可悲矣

右傳秦松齡撰

君諱肺字雲翎姓馬氏吾先師文肅公之孫吾先友彥豐之子也文肅殉國難之八年而彥豐歿余旣哭之寢門之外悲不能已則

欲次其遺事綴緝以傳以庶幾髣髴吾友之生平而謫陋自廢迄
未有成嗚呼豈謂又二十七年而遂哭其兩世以所欲傳吾彥豐
者而傳雲翎也悲夫馬之先桂林守濂始顯於邑子贈侍郎希尹
是生文肅文肅中子恩蔭生壬玉卽君父彥豐文肅既死甲申變
後彥豐黯然神傷以思慕尋卒當是時君始在抱夫人僻持門戶
謹家幸以不中落然而春秋時享藐然提三歲孤門緒不絕如綫
未幾君若豫章之生居然有百尺之勢親黨皆傳之人始歎忠孝
之必有後也君就外傅方課以識字輒頗有自解其義者人不知
其所由得也稍長工舉子業卽取文肅藏書率意縱觀己喜爲詩
詩類李長吉而多爲餐霞御風之言嘗夜漏下三十刻不寐臥得

詩五十章旦起疾書題曰鶴上謠蓋古小遊仙之類也吳大司馬
畱村爲縣令知君才拔以冠軍每高會賦詩必速君於坐以誇賓
客嘗曰吾令無所得獨得一才子於忠臣之門至今言之輒自喜
也君自是補邑諸生壬子舉江甯鄉試方君以計偕詣京師余嘗
與同行見他孝廉皆刺促功名間而君每宿邸舍夜引酒議論慷慨
慨自謂羈囿受書試郡縣達於天子之廷吾度內耳學問之事
廣矣何至矜旦暮之得失君大指如此故自初舉於鄉與兩試禮
部不第而未嘗見喜愠之色當在都有欲致君門下者使人微諷
意君謝之作靜女吟以自寫而不敢以告人也先是漢臣黃先生
以宿學爲邑祭酒自與彥豐及余已爲忘年交比君之長而黃先

生亦益老矣然君擇師獨見黃先生乃大服黃先生亦自以晚得
高足弟子相與懽甚先生病舉其生平所著以付君君長跪受牀
下及卒營其喪葬甚至先生之甥李生與君善君嘗探其疾勢且
亟遽載以歸視其起居藥餌久之李竟無恙蓋君於師友之間若
此可謂難矣君好陰行善嘗曰吾好生非以求福見可爲而舍之
於吾心有不慊焉故其於人凡飢粟而寒帛疾與藥而死給之棺
下及鳥獸蟲魚歲所縱放不可勝數乃至白死獄之非其罪與活
道殣之未殊死者其事至今多在人口靈巖毅庵禪師一見君懽
然曰噫此吾二十年前同參某師也師臨寂自言當生此世且必
在江南數百里忠臣孝子之家吾心識其言冀一遇之久矣乃今

見君舉止情性皆類君亦忽忽不自以爲非也後卒依毅庵禪師於邑之柏城庵得領悟及病一夕索筆書曰刀斫虛空於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楊柳遂卒年三十與彥豐同君二子曰宏璧聯璧有集曰未學草蝶園詩

論曰君生於高門盛才氣稍自驕蹇舉足且流於薄而君能自厚之當夫運際橫流忠貞隕謝後賢承遺範世載其德此宜爲造物者之所甚厚而兩世天其天年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又何薄於此夫以君之爲善若日不暇給斯亦或有其由來若使瞿曇之說不爽去來之言有徵則宜其冥羣有脩然於生死之迹矣

右傳嚴繩孫撰

計南陽

明季計子山南陽吳日干騏王玠石光承三人並以高行著令稱爲三高士云余弟有豫有贈計先生詩云先生古畸士學問匹吳王書畫雲霞氣文詞日月光辭徵心似石草疏筆飛霜賤子邀青睞曾登問字堂子山入施清惠公幕中屢爲清惠草疏沈繹堂先生欲舉子山爲鴻博子山力辭乃已是詩蓋引二事以美之日干先生華亭吳家閩人玠石先生上海新場鎮人

右筆記章有謨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七

田茂遇

葉奕苞

周起莘

朱士曾

陸嘉淑

田茂遇字楫公號髯淵青浦人順治丁酉舉人授山東新城知縣
不赴薦試鴻博歸築水西草堂藏書萬卷日事觴詠所選有高言
集清平詞燕臺文鈔等書同薦鴻博者有葉奕苞字九來崑山人
監生周起莘字次修蕭山人廩監生朱士曾字敬身自號鑑湖漁
子又稱越州髯僧山陰人布衣陸嘉淑字冰修號射山又號辛齋
海甯人明嘉興府學生工詩有辛齋遺藁

右傳王廷詔撰

孫枝蔚

孫枝蔚陝西三原人布衣舉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以年老不能
應試 特旨偕邱鍾仁等七人投內閣中書枝蔚始遭闖賊亂嘗
結里中少年奮戈逐賊失足墮土坎中幸不死乃走江都從賈人
遊累致千金輒散之旣而折節讀書肆力詩古文儼居董相祠高
不見之節王士禎官揚州特訪之先之以詩稱爲奇人遂訂莫逆
交播遷之餘鄉關念切顏其所居曰漑堂以寓西歸之思時左贊
善徐乾學方激揚士類一時才俊爭趨之枝蔚獨弗屑也詞科之
舉力辭弗獲詣 闕授官卒以衰老乞還山其爲詩詞氣近盛然
有真意稱其人品之高所著漑堂前集九卷續集六卷後集六卷

詩餘二卷原本秦聲多激壯之詞云

右 國史館本傳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爲大賈饒於貨崇禎末年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爲則散家財結客集義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旣乃爲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儒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騏驥而攀鱗翼者莫不幸趨門下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 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 特予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

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鬢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 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曰言歧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頰衣冠甚偉與尤悔庵初未識面一日者梅庵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卽趨赴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州遭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入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漑堂烹魚釜鶯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人

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
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
所爲詩衝口而出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真爛漫而調古格高不
作一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流寓維揚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額
高不見之節以詩自負有澆堂集王阮亭司理揚州題其小像云
胸中魄礪無人語落落琴聲大蟹行甲辰阮亭內遷諸詩老送別
禪智寺豹人有句云欲問忘情老何名竝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
淚霑中少遭流寇與其鄉少年奮戈逐賊落深塹得不死乃走江

都從賈人遊累致千金散之既而閉戶讀書肆力詩古文名滿海
內以布衣舉博學鴻儒辭以老病不許吏部集驗於庭年老者授
銜使歸尚書見枝蔚鬢眉皆白曰君老矣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
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
又以爲老何也尚書笑之卒授中書舍人銜回籍賦詩云一官如
籠鶴萬里本浮鷗又露筋祠云黃昏仍獨自白鳥竟如何又做楊
老鐵小樂府云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
樓又同方爾止吳仁趾陪吳蘭次登多景樓云天下江山如此少
古來冠蓋幾人閒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七

顧景星

顧景星湖北蘄州人性穎悟爲文縱橫奧衍與廣濟張仁熙竟陵胡承諾俱一時耆舊著名江漢間康熙十七年以貢生舉博學鴻儒科因病不與試居京師與施閏章友善出所爲詩屬爲之讐校閏章稱其恢博雄悍不讓古人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不羈著述富贍有白茅堂集四十六卷讀史集論九卷顰池錄一百十八卷顧氏列傳十五卷南渡來耕集七十三卷阮籍詠懷詩注二卷李賀詩注四卷

右 國史館本傳

景星著述甚富初有讀史集論九卷顰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

來耕集共七十三卷康熙丙午燬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

三四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王嗣槐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仁和縣諸生兵部侍郎成其範薦舉博學鴻儒以詩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有桂山堂偶存嘯石齋詞佳山堂六子之一不信太極圖說謂出於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文託名濂溪凡著論七十九篇真可破圖學之僞文詞瑰麗尤善爲賦陸麗京謂西泠儷語家有靈蛇若儼胡繁秀如春彩仲昭絢若朝霞故當並推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抑鬱不得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拍浮糟邱興酣意極嬉笑怒罵不復知人間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李良年 趙湛 劉逢源

李良年秀水人少有雋才與兄繩遠弟符並著詩名至京師汪琬申涵盼皆亟稱之既與博學鴻儒科薦應試罷去年六十卒於家所著有秋錦山房集

右 國史館本傳

會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祖考士標甯海州同知贈尙寶司丞考寅國子監生君諱良年字武會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里七傳至博士中萬厯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彙司丞繼之有蒼雪齋集當同知甯海州事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三月以

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官君之考上
舍以結客破家餽粥恆不給然必延師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
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於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
既而上舍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小屋君又喪
偶就族人爲童子師子方避地長水偕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爨
謂予曰子之才里中罕儷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並駕乎子
遂與君定交晝輒劇譚夜或襍被其寢四方賓客至則釀錢畱飲
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荅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
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句樓上君兄繩遠弟符與焉江
鄉言詩者目爲三李時商邱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詩文

鏤版於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其作文沿流溯源論
次之於詩持格律甚嚴嘗鈔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舍
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沲極唱歎之致於
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游京師轉
客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畱宣府子從逆旅見君期之
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於壁傳鈔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
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龔端毅公鼎孳爲文酒之
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君以墮馬後至燭見跋矣必俟君至乃舉
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著書特與君爲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
爲文高自矜詎獨傾心下君沛縣閻舉人爾梅論詩斷斷惟與君

相洽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甄綜爲一集曰文緯人咸冀君之錄其
文也故縞紵之投恆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
故人皆樂就君論說永年申檢討涵盼嘗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
使人心惛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
君爲助既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爲母壽既抵家
雲貴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學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
薦入京師己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 賜大官饌高坐而譙
申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譙畢纏纏千言
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 呈顧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
有鳳陽守延君君與偕守重君自畫諾外悉以委君君畱久之歸

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其南曰觀槿東曰賸舫北曰息游草堂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日眾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構樞柱枅瓴甍之屬一經鳩度立匠人巧者於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爽尺寸至於相原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恆歎以爲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尋以崑山徐尙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予旣罷官與君往還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今年五月君病疴旣痊矣復病竟沈緜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員汝邁之女繼娶陸氏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萸房蓉房君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人不登朝簿同時無不惋惜雖然

才也者眾人所嫉當日與君並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與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粲仁和吳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沒以君之才使入仕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幕府偃息於田里菽水足以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洄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足以課童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爲不厚彼一命之榮要不足爲君重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 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平生大槩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右行狀朱彝尊撰

康熙己未嘗薦舉博學鴻儒初冒姓虞氏名兆潢故當時薦牘無良年名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秀水人縣學生初襲虞姓名兆潢後易今
名人呼之李十九少時見侯朝宗王于一所爲文乃學之遂善爲
古文與尙書龔鼎孳侍郎孫承澤爲忘年友長洲汪琬以古文自
矜獨傾心下良年間爲俳儷體脫手輒棄去琬問故曰吾家伯季
竝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阿京良年小字也於詩學唐人持格
律甚嚴嘗鈔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者繼乃舍初盛趨中晚唐及
宋元諸集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故所作頗似之往客
劉公晟吏部有樂府後補題最佳王士禎送武曾之鳳陽幕有句
云故人惆悵題襟集好句玲瓏散水詞指此事也士禎又曰方爾

止事多可笑一日與武曾書故作增李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
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讀作武層耳曹貞吉撫黔招之往聞三
藩撤曰亂將作矣力辭歸康熙戊午膳部趙隨薦舉博學鴻儒初
至京師與朱彝尊遊西山題詩於壁傳鈔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
識之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既試報罷爲鳳陽守客轉客
宜府復之京師無所遇久之歸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坐臥其中
弟子著錄者甚眾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應召往助
修一統志自是跡不復出嘗欲羅當代人文甄錄爲一集曰文緯
先詩次騷次賦次奏疏次制策策問次經旨次論次議次碑表志
銘次記次頌贊次書次敘次考次辨次解次說次祭文哀辭誄次

傳次書事次題跋次雜著爲類二十有一爲體三十蓋略取文粹
例也時以詩文獻者甚夥而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心思
以是人樂聞其論說申臆盟嘗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惛
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良年詩能別出機杼嘉興竹枝詞云小鳳
分行花葉稀吳紗十匹卷晴機爲儂裁作春衫袖竝入東風一處
飛得家兄斯年曲靖寄書云炎荒五載駐離驂風物他鄉爾最諳
一簇紅藤蠻女舞不知春色滿江南瓦官寺云大長干北小長干
上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帘行處有西風作意晚來寒聞鷓鴣云
花間飛上竹枝嘯纔過黃絲又冷溪蠻鳥亦知行不得行人那向
夜郎西官馬行云北方高涼多種麥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爲卻種

官路側日操豚蹏祝南岡馬來坦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茨梁嗟
爾何愚亦何瀆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備驅逐錦衣使者來
如雲駸駸歛忽數十羣老農哀呼馬不聞朝田青青暮荒土縣符
催租急如雨田家明年祀馬祖有秋錦山房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趙湛

趙湛字秋水邯鄲人王士禎所云逸民也嘗至京師平生故人無
在者後生日笑之意不自聊士禎聞之與之飲酒賦詩始知耆舊
也明日詣之者高軒相望於道矣有登太行詩云太行高萬仞絕
磴霾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劉逢源

劉逢源字津逮曲周人貢生通星數河洛之學手鈔二十一史甚
精謹無譌脫有積書巖集及漫興橐其詠補鍋匠云高隱昔傳磨
鏡客奇蹤今見補鍋人若將姓字畱天地縱使巢由亦外臣山行
云寂歷空山鹿豕蹤石梁苔滑杖孤筇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
南第幾峰贈路安卿云變名吳市同梅福飛矢聊城憶魯連與同
里趙湛齊名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七

七

徐林鴻

唐制博學宏詞有科廢不行久矣康熙十七年 天子法古爰命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海甯徐君林鴻應 詔明年春 召試太和殿庭布席 體仁閣下中使傳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聞特賜坐賜食僉謝 恩畢既納卷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東卷 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籍甚又與同里吳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錄及駕旋 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

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
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錢穀鹽筴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總
其要又工於作奏以是督撫大吏學使漕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
不苟館穀所入不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
把酒劇談以爲樂居幕府削赤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
才瀏亮古詩音偏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愛曲子有強以填詞
者倚聲歌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
耜張公同做祠爲作神弦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
鳴鐵鑼歌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其於史事尤練達本末
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撰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與

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僞真兼善飲嘗過
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甯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
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
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縣事漢陽王君
世顯去官畱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昭慶僧舍先後客死君
視含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徵士昊慈谿周處士容卒於
京君爲治喪收其文集以俟奔者蓋君急於交誼若是不獨以孝
友稱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分支台州之黃巖再徙海
甯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舉人仕爲福建永安知縣君
之曾祖考也曰元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

弟子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祿繼從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孫男二人女二人其葬也於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 天子曰咨維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褐而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徐林鴻字大文一字寶名海昌人其先本莆田林氏贅徐襲其姓以諸生舉鴻博試不合格放歸有兩間草堂集毛奇齡爲之序其

龍番諸志爲貴陽使作也篤友誼漢陽王明府世顯南昌王處士
猷定客死於杭皆爲經理其喪收遺集以付其子少時卽名播江
左將遊豫章其友吳慶百林玉遠送之徐年少慷慨涉江遙指笑
曰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歿無可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恐麻姑
牌版羞見吾耳其簡傲如此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皇清同治元年正月
老臣臣

臣

郁植

郁植字大本號東堂江南太倉人諸生東堂八歲應試作五倫論
吳梅村祭酒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爲王新城尙書賞識康熙
己未以博學鴻儒薦未應試卒詩體裁盛唐不落元和以下讀悲
歌六章可以見其生平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五
十
八
十
九
十
一
二
三

三

徐夜

徐夜山東新城人爲王士祿外從兄弟初名元善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曰嵇庵年二十有九棄諸生居東臬鄭潢河上柴門土室絕蹟城市久之乃出遊錢塘過孤山訪林逋故居渡湖江湖桐廬登嚴光釣臺展謝朝墓徘徊賦詩而返會開博學鴻儒科有司欲舉以應 詔以疾辭遂杜門不復出詩學陶韋錢刻處更似孟郊士禎目之爲礪松露鶴嘗索其藁不可得就所藏爲編綴百餘篇刻之

右 國史館本傳

徐夜字東癡新城人初名元善字長公墓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

號嵇庵初爲諸生至鼎革後隱於系水之東棄巾服年二十九居
東臯鄭潢河土窟門上室絕迹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詩學
陶韋饒刻則似孟東野王士禎目之爲礪松露鶴士禎尙羈巾贈
詩云河東品第畱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亦贈士祿句云美人自
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又和士禎秋柳詩云爲計使人西去
日不堪流涕北征年少時作樂府云轆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
遠長白黃山人善琵琶嘗爲譜之有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
里桃花十里紅但是出遊皆傍水逢人多半在城東嘗遊浙江至
孤山坐放鶴亭下弔林君復有云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
平閒又過嚴陵釣臺富春山中拜謝皋羽墓有云生爲信國流離

客死結嚴陵寂寞鄰後歿於柴桑年七十二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夏駟

夏君名駟字宛來浙之桐鄉人也少負奇氣岸然不可一世長爲諸生試輒冠軍以明經選補教職未就非其好也其學自六經左史下及諸子百家方言地誌無所不覽詩若文雄拔如其人好論史古今事瞭如指掌尤喜談兵嘗日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傳修期真英雄也游京師公卿侍從若一時名流莫不願交於君然可君意者僅四三人所不可者不肖投一刺雖請輒不往歲己未朝廷開博學鴻儒科大臣以君名應薦適有奇禍鉤連事頗急比部遣吏督索君怡然就道神色自若及庭訊首事者係高官大爵一時俯首喪氣叩頭伏地求哀君東帶朝衣冠巋然立訶之跪不

有曰某無罪也法司素聞君名優容之卒得白先是君被逮時頃刻草數千言獻當事詞意激昂不肖一字低眉權貴適值其外出門者詰之君曰第存之爾公來示之可也其風節矯矯類如此然博學鴻儒之試卒以是不得與晚年客游秦晉名益重詩文價益高以金帛酬者甚眾性豪蕩曠達美丰儀立身行事以古人自期名利生死一切不以動其心嘗曰求名而先喪名吾不爲也朋友有過必面折儉鄙者痛絕之所著有詩文集行世然君竟以才大不得遇年六十餘卒於家

蔡子曰余在邵武浙西人爲我言宛來生平逸事甚悉宛來可謂英偉不羈之士也甯拙無巧甯疎無諂甯窮困無聊勿毀方喪己

以得時終可不謂拔俗矣乎借其自命止爲曠達文人耳古來抱
負雄奇不知沐浴儒先以道德爲依歸往往類此士固不可不辨
志哉

右小傳蔡世遠撰

卷之三十一

三

王昊 王揆 王撰 王抃 王捷 王曜升 許旭

余觀於瑯琊數十年間而有歎也昔者我州王鳳洲麟洲兩先生以其文章聲氣憑高疾呼海內趨之如鶩騰景附可謂盛矣已流徽日衰距五十餘年有王君惟夏甫髫髻卽以其才震驚閭里余竊以爲先者獨弇州早歲能奇穎如是今復然瑯琊其有積矣假令其後君所遇稍稍及前人於以振興祖武庸遽不能而故令三十年日處窮塵浩劫中舉人世盡惡之遭迭爲摧挫以至死嗚呼天之於惟夏也生之卒死之大率王氏不能以復起而君適磨滅於其間亦可爲之痛傷者已君以康熙己未歿於京師又二十二年歲次辛巳其子緝修等葬君於太倉七都之祖塋來謁銘余以

與君交者四十年爲之淚承曉而愈其請王氏自晉卽邱覽迄孫始興文獻公導爲江左世胄累傳至唐宋子姓多通顯迨元崑山州學正諱夢聲家於官以二子分東西族次子虞籍太倉爲東族祖自此六世諱倬成化進士南京兵部侍郎五世諱忬嘉靖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總督薊遼等處軍務贈尙書子二皆進士世貞尙書世懋南京太常寺卿是爲君曾祖長子士駟早卒遺孤瑞璋中萬厯己酉舉人以心疾廢仕進生子三長卽君君諱昊惟夏其字也生有異質襁褓中聰慧異常兒纔束髮所授書一過能記誦稍長以時藝竊具草卽有驚人語師駭欲避席已涉獵書史諸詩古文辭縱筆爲之並如夙昔作鴻門行兀稟驚拔有

睥睨千古之槩梅邨先生歎爲絕才諸里中宿儒皆紛傳說以爲
弇州復起也強而出州郡守迄督學御史爭擢首以爲其才當卽
致科目君顧岸然不冝就省試時吳下文社盛起在郡諸公每經
行各邑定盟約必致君以爲快君亦具供張設爲樂敦以應之往
來江浙開諸豪俊聞君名必出城相要締交好君襟懷忼爽各得
其懽心當賓朋廣集獵纓而上議論風發傾其四座至於觥籌交
錯窮晝夜飲酒至石而不亂世間燕會之樂無若是者君亦累歲
以爲常而隱憂始於此先是袁孺人撫孤子以嚴肅秉家政中外
兢凜奉成法貲產倍充斥已先逝遭世亂舉家遠徙以帑鑰付奴
婢侵蝕者過半君復以交遊費不貲其家因遂以瘠削又數年四

方友人率貴顯君尙儻然爲諸生書賈請君論定歷科之文以行世字內翕然奉爲規趨重郵絕微捆載駱驛而君名以逾遠願欲東首受書卒非所喜亡何而奏銷之案發學校一空君就急徵得免歸遺產斥賣已略盡而君始以大困居常骯髒不自得坊刻悉謝去偶赴江右王印周之約不久拂衣歸築當恕軒三楹寢處其中日縱酒不復御飲食惟是研繹經史窮其指趣以授徒講學弟子日益進得其指導者輒有所成就君自此有終焉之志絕意人世矣未幾以文學薦於 朝踉蹌北上遂嬰微疾已疾亟猶日酣飲不少節強就試亦不遇內閣請大學士重其才合詞啓奏曰王某文學素著今扶疾歸乞予以一官示褒異蒙 恩特授內閣中

書舍人 命下而君死矣嗟嗟古之逃於酒而荒焉者莫若蘇子
美石曼卿史以其不遇而惜之然二子爲長史爲寺丞皆受爵於
朝不見用而始荒於酒蓋逃死而猶樂於生者也若君以逃生而
遂以是死且一浮名而尙不得於身親享之不憚乎哉死之日貧
無以斂余告於諸大臣素所往來者皆厚贈其不相識而慕君名
者亦醵金以爲賻以是合斂得成禮并具舟車反其喪爲之裂朱
繒大書其官爵以奉揚 國家之休命余送之郊外時僕夫駢駢
乘朔風吹南飛旌策蓋導而出境見者或歎息泣下而余更淚霑
霑不能自收止蓋感其少日而尤痛也君才雅健英發所著述無
不工古文尤絕勝惜散逸無副本其富恕軒偶筆纂輯亦未竟然

君既以所學傳於世微著述何害今者諸大臣且羣起而稱之後之人詎無慕其人以其緒言餘論而追溯之者乎以是知君之必傳所謂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者此耳君州學生由薦舉授內閣中書舍人生於故明天啓丁卯年某月日卒於康熙己未年某月日年五十有三娶顧氏副室錢氏子七人之洵早卒緝修甲子副榜貢生入太學充典禮生考授知縣娶吳氏之滉早卒繹高嗣某後娶陸氏之淹州學生娶陸氏之濤娶徐氏文翰崇明縣學生娶黃氏女四人孫男十人孫女十五人曾孫男一人今緝修將就選諸子皆能文至成立而能拮据以葬親人盡稱其孝余與君交久其槩槩恐世尚未之知故書以告且以述余之所心惻者而識

其悲銘曰

賢之朝以良采之絢以密也何質與采皆撓敗以不卒也豈其命耶人無權而制之以磨竭也雖然一眇末而能捫參井抵闔閭使天上猶知有若人非文章而騁與爲涖關也吁委化一塵寂其有恤也殖殖然土三尺其猶足以載身後之名而安生前之魄者耶

右墓誌銘黃與堅撰

王揆 弟撰 拈 掩

王燁客太常書畫名海內卒年八十九揆其次子也三子撰四子持五子拈六子扶七子攄八子揆皆嗣其家學揆拈攄工詩撰兼工書畫揆順治乙未進士以子原祚貴 贈資政大夫揆康熙庚

戊進士官至大學士撰年八十七卅年八十五撰年七十餘一門之內父子兄弟名譽福壽海內所希有也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錄

王端士名揆順治乙未進士著有芝廬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王摭

王摭字虹友江南太倉人著有蘆中集太原王氏昆季多才不啻過江王謝而蘆中一集尤爲矯矯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許旭

許旭字九日太倉人嘗入閩督范忠貞公承謨幕耿逆之亂幕下
士皆罹難九日適先以事假得脫所著有秋水集

右梅村集吳偉業撰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漸滅吾黨出
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
所爲詩問海內十子爲周肇子倣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
表王撰異公王吳惟夏王抃懌民王曜升次谷頤湄伊人王據虹
友自子倣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
則爲兩王子孫

右紀聞陳康祺撰

按十子王先生撰著有三餘集黃先生
與堅列是編詞臣六顧先生湄列是編

經學五周先生肇於張公溥偁復社時爲高弟令新
塗除弊恤民見文學錄未及補入守令附識於此

陳大成 秦日新 敖璣

陳大成字集生江蘇無錫人少孤發憤讀書家貧雅好客客過梁
溪者大成爲之授館舍治行李典衣剝薦日不暇給與邑中嚴繩
孫友善其詩豪宕感激爲時所稱同邑秦日新字映碧歲貢生少
與錢肅潤張夏輩善著有白鹿堂詩具唐人格律宣城施閏章嘗
與倡和敖璣字山來諸生胸羅羣籍爲文章手出機杼掉鞅同聲
慎交兩社閒一時有繡口錦心銅筋鐵骨之目然戾於遇子汾清

江知縣

右傳秦瀛撰

曾異撰

曾弗人名異撰泉之晉江人也嘉靖戊午倭變其祖字南渠者避居福建之南郭斗中鬻髡爲業父唯補福州弟子員早卒母張氏以遺腹生弗人弗人孤童苦貧又善病終身坎坷而卓然能以文章氣節雄一時雖居草莽而好談經濟初寄斗中己酉返晉江癸亥復來三山其後遷徙不常率從友人借居娶妻不能具一牀身常不宿俾妻隨母而臥有田五畝鬻其半備舌爲蒙師時時袖升米歸養歲歉不給採薯葉和糠覈食之濱海薪貴母與婦嘗負畚鋤乾草麥熟時爲諸妯娌擊桔受其橐以爨然性介介恥干人一時仕閩者多知其貧欲爲之地卒未嘗以私請督學何半莪將扁

其名於學宮以風多士上書力辭友人余賡之令宣城貽書謂關說爲利非吾所好有弁招飲以其嘗有功闕海也投詩以贈弁喜奉金稱謝亟麾之作歌曰大門之外標使者還爾阿堵還我詩平生病肺氣虛上騰痰拂拂喉間對人誦說至半必摩胸少憩而後能盡所欲言言訖則昏然願息以此氣血早衰年未四十而齒脫落眼中有暈鬢髮已皤然白然好讀書未嘗一日廢著述自六經周禮左國公穀老莊管韓史記而外如漢書後漢書無不鈔閱居恆懷人感物弔古傷今有鬱於中發之於長篇大章短歌急韻類皆刻苦務出新意不苟勦說雷同而跌蕩縱橫翩翩塵外居然作家心嫉時文語及半山輒切齒顧屈曲其中變而彌遂其高妙

與古文詞等時作草書縱筆所如久之不能自讀袁亦人評其文不如詩詩不如字則欣然自喜以爲無法者勝生於萬厯辛卯六歲就外傳年十四五能文章至二十七歲而始得爲侯官縣學諸生其舉於鄉也年四十有九矣明年庚辰會試又不第以歸然自謂抱經世之略思以功名見於天下每閱邸報慨然有有君無臣之歎其於門戶之紛爭苞苴之肆橫齊魯之饑荒秦荆之寇賊邊事之決裂海防之疏虞兵將之驕庸科征之暴虐往往憂之拊心言之抵掌申青門入覲則陳朝野弊竇欲其昌言對颺潘昭度撫虔則陳閩廣盜源求其汰貪擊暴他如策海運之難通論閩商之宜卹議峒蠻之可以教化皆鑿鑿可見施行嗚呼使其得用未必

無經濟可觀或天下事不復可爲所行亦未必如其所言以彼氣
節豈遂與鬼瑣解果之流同其發蒙振落而乃偃蹇公車徒然以
文章老是雖弗人之不幸哉要亦國家之氣運使然無足怪也弗
人旣負才氣胸懷浩蕩世間埃壒漚汨之慮不以入於中視天下
人無足當其意者然生有至性念其母早孀苦節常以不得祿養
爲悲書其行賂求人作傳卒賴巡撫上聞坊廬植楔又建紡授堂
以志母手紡口授之勞篤於友朋之誼聞聲相思把臂歡然慤慤
見於吟詠其所最稱爲知己者師則林若梁友則李元仲弟子則
林伯吹外此則潘昭度驚離帛往惻怛動人余嘗愛其詩文以爲
庶幾東坡再出竊欲考其行事而無從也歲庚申張子有斯以其

坊授堂集求余評選因卽其散見於詩文者爲敘其梗槩如此嗟
乎當弗人時海內社事方興通都大邑僻郡小州必有二三名士
弗人其一也曾不數十年彼以科名祿位登壇執耳者世已莫知
姓氏弗人一海上窮老孝廉耳文采風流光芒弗墜非其詩文何
以致此此古之人所以亦汲汲於立言也昔韓愈歎一飽之無時
李翱恥河北之不復歐陽修以此分其優劣世已奉爲定論余獨
謂人如昌黎而使之不得一飽此唐之子孫所由不能以天下取
河北也退之意在自負而習之語在尤人其人品相去懸絕矣醒
齷俗儒好以書本之說苛繩豪傑徒見弗人詩文多歎老嗟卑之
語遂謂其冀幸一第無異庸人豈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固非驚

駘所敢望哉若其言文不斥詭庵論人至推宏甫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右傳鄭梁撰

按曾先生卒年未詳篇中有窮老孝廉語謹據鄭先生撰傳於康熙十九年編次

王士禎 弟士禎

王士禎山東新城人幼穎異十歲時客有疑焦竑字弱侯者卽從
末坐應曰此出考工記竑其輻廣以爲之弱也咸驚其夙慧既貢
成均與兄士禎弟士禎同在都門時交推之康熙九年成進士未
仕而卒嘗南遊湖大江而上過京口徧眺三山至姑熟攬青山采
石之勝更歷吳楚篇什遂多士禎搜輯爲古鉢山人遺集其詩長
於情韻在吳與與宋琬輩遊白雀寺賦五言古詩清絕人比之孟
浩然徵雲河漢云

石 國史館本傳

余同年友新城東亭王君與其兄西樵考功弟阮亭祭酒以才名

爲士大夫所傾屬考功祭酒皆蚤達交遊而東亭久困場屋閉戶
卻掃願與其兄弟齊名海內稱爲三王乙未歲余以貢入京師與
考功祭酒定交時東亭選入太學亦一再相見後十有六年同舉
進士釋褐之日握手槐陰石鼓間追憶舊游懽然相慰勞亡何別
去又十餘年東亭南遊過草堂余方倣裝入京送余金昌而別又
二年來京師居祭酒邸中余亦幸數晨夕而東亭遽得疾以卒矣
余與王氏兄弟交且三十年其德行足以砥礪末俗其文采風流
足以照耀寰宇而考功方居吏部嬰禍幾不測及再入又以母喪
去卒哭泣哀瘁以死東亭四十通籍未及受一官骯髒抑鬱以殞
其身此余之所以深悲者也卒之日小斂余往哭之痛不自勝既

大斂祭酒衰齊麻經再拜言曰惟吾兄同年於君誼最厚君他日誌其墓言已復哭皆失聲今年八月將大祥祭酒曰葬有日矣敢速銘余忍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曾祖尙書公祖方伯公父封祭酒公母孫宜人以崇禎五年生於方伯公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年十五爲諸生有聲入國學癸卯舉山東鄉試庚戌舉進士當授京職未補官卒於京邸爲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娶焦氏繼室張氏男二人啟涓啟灌女子三人東亭性至孝與兄弟友愛最深祭酒爲揚州推官時封公與孫宜人皆就養東亭歲一覲省官舍中有竹亭鶴柴兄弟唱酬極天倫之樂祭酒嘗病困晝夜手自調藥遂霍然起考功典試河南以磨

勘下獄東亭食飲臥起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顛蹶營救事得解考
功至揚州與祭酒執手言東亭急難狀相對流涕及東亭成進士
歸而考功再入吏部祭酒以禮部員外郎奉使淮上過家上壽稱
觴閭里以爲榮未幾遭孫宜人及考功之喪再嬰哀疚自是忽忽
多不樂念封公春秋高懼外吏道遠貽親憂乃就事例當得京職
又需次者數年其與余別金昌也祭酒方官翰林旅食甚艱以所
積文贄白金數鎰布裹紉屬余寄之丁甯款密余入都以授祭酒
祭酒得械捧手竚立如侍兄前余感其友于之篤嘗以語人共爲
太息其家庭兄弟間可稱述者多此類東亭少英敏博學強記年
十歲客有言焦太史竝字弱侯何義或言漢魏相字弱翁猶此意

耳東亭從未坐起對曰此出考工記所謂輪人竑其幅裏以爲之弱者非耶一坐歎其機穎嘗雪夜集東堂和韜川絕句有曰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亟賞之歲丁酉祭酒舉秋栢社於歷下於時知名之士奔走輻輳皆詣新城王氏王氏閱貴盛至考功祭酒才華益輝赫東亭雖未遇人得其片語皆珍愛之爲人沈潛篤實澹於榮利辛酉順天鄉試當爲同考官力辭不赴其生平當困約時安之若素而一二年來幽憂侘傺之狀亦或見於顏色殊不類平日祭酒與余輩問故身得毋有所苦耶抑有所結轡於中而不能舍然者耶則蹙焉不荅竟不能明其然也嗚呼銘曰

鄒瑯清門菁華蔭藉齊右名區荆枝秀絕婀娜叔子敦履沈實處

塞益亨戒滿彌抑韞石含淵光薄虹霓器以晚成巖然特立奕奕
清階豈曰散秩才練斯剗神茂乃飭志與願違道因命嗇天道有
常其伸若詘昌爾子孫兆云叶吉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新城王氏兄弟四人予識其三焉今祭酒阮亭先生司理揚州予
於乙巳春訪之適西樵考功在署相與締交談讌歡若平生亡何
西樵溘逝阮亭哭之過時而哀移書屬予作誄予哭之三年始克
報命戊午秋予北上晤阮亭於京邸則東亭進士在焉思西樵而
不見見東亭猶見西樵也東亭需次選人多四方之遊恩恩別去
至辛酉再入長安欣然復面甫半載一病不起予過唁阮亭其哀

慟如喪西樵時若子於王氏兄弟祇識其三已哭其二也可不爲
大戚乎今秋子請急出都祭酒祖餞青門又屬子爲東亭作傳子
交東亭雖晚然讀其詩想見其人已非一日卽西樵兄弟往往爲
予道東亭素履有繫子懷者車中卽祭酒所纂行述爲綴成之君
諱士祐字子側東亭其別號也以生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云曾
祖尙書祖方伯皆前朝鉅公父封祭酒公母宜人孫氏君生而穎
異十歲時客有舉焦太史竑字弱侯問者或曰亦魏相字弱翁意
耳君從末坐對曰不然此出考工記輪人竑其輻廣以爲之弱也
一座驚其夙慧十五爲高材生工舉子業試輒冠軍甲午貢入太
學 廷試時西樵以 殿試阮亭以會試同在都都人有三王之

目癸卯舉於鄉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援例得授京職久之不除
其卒也年正五十以前進士終焉蓋君掉鞅名場踰三十年而未
嘗一日立朝右用其才略故無尺寸功業表見當世其不得志爲
甚矣然其德行文辭有足稱者君天性孝友事父母柔聲婉容溫
清不離左右當封公就養廣陵宜人板輿踵至君往來侍奉飲食
浣濯必躬必親及宜人之亡西樵死孝君雞骨支牀瀆於殆者數
矣方西樵典試河南以磨勘下請室君留京師職納橐餽奔走營
救炎蒸風雨不敢告勞出獄之日兄弟抱持涕泣感動路人阮亭
在官臥疾君千里馳視手調湯藥一夜十起南北宦游歲時起居
有長枕大被之樂出門小別輒洒淚賦詩執手不忍去其篤友愛

若此宜乎祭酒言之嗚咽不知涕之何從也與人交恂恂抑抑雖
生閱閱淡若寒素辛酉秋間當分考君固謝弗赴其於名利泊如
居恆靜坐簡默寡言笑雖其性然然意思蕭瑟窺其中若邑邑不
自得者豈有遲暮之感與君雅好吟詠幼時諸兄弟夜集東堂擬
和輞川絕句君詩先成有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西樵爲之
擊節阮亭於明湖舉秋柳社一時名士咸集亦推君詩擅場旣而
南遊汎大江至姑熟攬青山白苧之勝入南徐徧眺三山更歷吳
越盤桓六橋兩峰間篇什遂多其在吳興與宋荔裳諸公游白雀
寺賦五言古詩眾皆嗟其清絕以爲微雲河漢之比也比在京和
張文昌秋居十首遂成絕筆今觀祭酒所刻藝圃京口題畫諸作

幾欲左把上浮右拍漁洋惜其遺藁散佚未有能傳之者故詩名亦殺焉論者或疑德掩其言歐陽子云修於身矣不施於事可也而況見於言乎東亭特未施於事而其修於身者已醇然具備且其見於言者亦郁然可觀矣嗚呼西樵往矣東亭繼之獨阮亭先生以歸然大筆爲海內宗工其表章兩兄不遺餘力亦欲使千秋萬歲人知新城有三王耳而予所未識者尙有仲子禮吉名士禱亦有聞於時

右傳尤侗撰

東亭先生姓王氏名士禱字子側濟南新城人與其兄考功弟祭酒並以學行文章重海內名相埒無所軒輊故海內往往稱三王

云年十五補諸生二十以貢入太學三十二舉於鄉三十九始成
進士後十年需次客京師遽以疾卒時年五十先生負至性篤
於孝友事親先意承志無幾微違細至虎子唾壺每身自灑滌居
毋喪苦塊三年不內寢考功嘗典試河南以磨勘繫獄先生日就
獄視飲食臥起出則營橐餽誦緩急蹴躡黃塵赤日中顛蹶營救
事尋解考功每語及輒哽咽蘇蘇隕涕者久之祭酒官揚州時嘗
病困先生馳千里往視晝夜手自調藥病良已嗟乎世人謂意氣
矜然諾千里頌義而斗粟尺布之謠號稱世家大族往往而有如
先生可以風矣既成進士後會甲寅乙卯閒滙南用兵餉不給令
得入貲補官於是正途益壅先生以次當補京職然竟未及補而

沒矣鳴虜士或負畸行跣弛傲物動與世忤其坎壈芑鬱固宜先生與人偃僂恭謹蹢躅繩墨自內至外翕然稱長者而顧坎壈芑鬱終其身年不及下壽名不挂朝籍以死而今世仕宦不由科名起家至大官者相望也果時爲之耶儻是亦有命不可強耶先生幼聰敏七八歲時出語卽驚其座客所爲詩最清麗可誦然不多作有京口紀遊詩見南昌陳允衡詩選有吳興倡和詩藝圃詩姑熟遊彙最後絕筆有和張司業秋居詩其傳於後世者僅亦止此悲夫考功名士祿居喪哀毀瘳疾以死前先生九年祭酒名士顧學者稱阮亭先生卽屬蘅傳者也子啟洵好學爲諸生有聲邵長蘅曰大史公曰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信夫先生年垂強仕

始遇 句將用矣顧連卷約結以死詎非命哉然先生外和而中介
視榮利泊如也聞方需次時例當得鄉試同考官堅以疾辭不赴
鳴序其介也乃其所以窮歟

右傳邵長蘅撰

王士禛字叔子一字子側又字東亭生於常熟官署小名虞山有
古盜集選一卷計東曰子側西樵弟阮亭兄才堪頡頏而西樵阮
亭早達聲望易布然子側之才詎肯作蜂腰哉癸卯舉於鄉丙辰
至京謁選以例授中行評博成康熙庚戌進士過奔牛云楓葉蕭
蕭露氣清蒲葢獵獵早潮生扁舟跂脚聞風水便有長江萬里情
名流傳誦之和李退庵讀水經注兼憶洞庭之作云相思何處折

芳馨望斷黃陵舊日亭秋水依稀間落葉楚天秀舞見揚靈洲邊
子戍三春綠樓外君山一帶青太息雲中君在否不堪重問道元
經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李漁 諸九鼎 盛遠 朱崑田 魏坤 趙魏

李漁字笠翁錢唐人

一作蘭溪

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爲唐人小說吳

梅村所稱精於譜曲時稱李十郎有風箏誤等傳奇十種及芥子園畫譜初二三集行世同邑諸九鼎字駿男一名曇字惕庵有諸鐵庵集又盛遠字子久又字鶴江號宜山嘉興人諸生工書無子家築辦香閣以祀名人之無後者有辦香閣詩鈔朱昆田字文益號西峻秀水人竹垞太史子稱小朱十太學生有笛漁小棗三體撫韻魏坤字禹平號水村嘉善人康熙己卯舉人善古文詩詞有倚晴閣詩鈔秦淮雜詠歷山唱酬集粵遊紀程詩水村琴趣趙魏字恪生號晉齋仁和人歲貢生考證碑版最精生平所藏金石有

竹菴庵金石目年至篤老雖衣褐不完猶堅守勿釋可謂好古成癖者矣

右傳王廷詔撰

朱襄 邵曾訓

朱襄字贊皇江蘇無錫諸生嘗與邑中呂莊頤鮑景先輩爲詩會
曰積碧山吟又著有易韋蕭山毛奇齡序之秀水朱彝尊致韓尙
書焚書云彙見無錫朱贊皇有集唐三十律絕工項復見其易韋
一編立說皆本漢以前不墮陳圖南邵堯夫窠臼同邑邵曾訓字
衷彝幼工詩爲名諸生書法入右軍之奧時寓公王澍蔣衡輩俱
推之好登覽遊佳山水輒有終焉之志其意興所到一寓諸詩子
之鵬諸生亦工書之鵬孫辰煥亦諸生善爲詩尤工五言

右傳秦瀛撰

李根 上官周 黃掌綸

李雲谷根侯官人工詩精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余爲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圖章偁秦漢畫有遠致佛像極靜穆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詠甚不可耐則吮筆爲江上數峯以自娛悅而已 讀畫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上官周

上官周字竹莊福建人善山水煙嵐瀟灑可觀晚遊粵東嘗畫羅浮一峯自題云割得天南峯一角請君展卷看羅浮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黃掌綸

黃掌綸字展之號吟川福建龍溪人世有隱德鄉里稱通德黃家
幼卽沈潛篤學尤酷嗜金石文字詩學杜樊川許丁卯行楷書俱
有古致秀及繪事師法荆關用墨媽潤布置寬閒饒有大家風格
惜數奇屢躓場屋所著有吟川詩鈔若干卷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王復禮 張振岳

王復禮號草堂仁和人陽明先生後裔性孝友富著述康親王南
征重其文行賜袍褒美康熙壬戌遊雁蕩見龍湫五色水意欲築
室其側客甌日與諸名流酬唱傾洽興至輒寫蘭竹深得與可法
嘗作江心雅集賦仙巖流觴詩人謂有蘭亭遺風 溫州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張振岳

張振岳字崧高蕭山人詩宗李杜書法二王尤工小楷雅善鼓琴
性剛介人莫能屈畫山水晴嵐絕澗深谷危巖葦村桃洞柳岸漁
溪皆詞人難狀之景不惟得之手擊而氣韻生動超軼往昔非學

古何能至此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惲壽平

先生諱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少居城東號東園草衣生
遷白雲渡號白雲外史既老號南田老人先生年十三隨父遜庵
先生於建甯陳錦破建甯被略錦無子其妻子之後從錦遊杭之
靈隱寺遇遜庵於塗遜庵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
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畱之寺中泣而去先生始得歸先生以
父兄忠於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濛既
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荃
法作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尙書華語人曰南田
畫吾暗中摹索能辨之世多贗作其至處必不可贗王太常時敏

遣使招致先生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先生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以畫爲生然非其人不與也卒年五十四子念祖不能具喪王暈葬之

右家傳惲珠撰

惲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庵授之書上口卽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旗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畱以爲子遜庵旣以緇衣得脫偵知子在某所其帥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卽日剃染畱寺中

而去既歸遜庵卽褫其鞞帽易寬袍大袖日加督課學乃大成遜
庵爲復社遺老學問節槩東南碩果四方聲氣翕集南田張筵脂
牽寶餞成禮承志曾無倦容少時流離瑣尾以畫釵得生遂擗沒
骨花一派窮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煙
雲萬態多做黃鶴山樵既與虞山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
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
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渲染皴裂別開生面間作一蟲一鳥傳神阿
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沒未十年一鏃
之貴購數十金又不獨以筆墨重重其品也詩率幽渺淒麗託寄
遙深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纔到春風

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雅尙遇知己或市月爲之
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每舟車返裝橐累
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散盡以故遨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
其卒也賴故人經紀其喪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武進輝南田畫工寫生書學褚登善酷似之詩其餘事也然爲之
輒工南田居甌香館每作畫畢輒自題詩其上其自署或稱南田
或稱白雲外史或稱草衣生或稱東園客壽然最著者南田故世
稱南田三絕南田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更字正叔南田與同里
胡芊莊陳道柔楊起文董敷五唐仲元爲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

逸者也南田遊太倉太倉王氏多善畫然雅推南田而南田所畏者虞山王石谷輩也石谷學畫於王煙客及其成也雖煙客亦畏之矣南田畫初工山水見王石谷畫自以爲不如石谷乃改爲寫生以避之然南田寫生遂爲天下第一手方南田時畫每幀直可一金書因畫並稱不獨重也今寫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畫眞者百不得一焉得可直數十金矣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眞贋錯雜然寶之者以爲勝於董元宰欵王學愚酷嗜南田書藏其眞蹟甚夥逸之得尤精者數十紙勒石焉學愚名曰且其爲人內行甚修生平急朋友難奮不顧身亦奇士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蔡丹桂 李必恆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 召父老慰問 賜金有蔡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爲養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翰如毛毛猶有偷句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瓊菱果六枚 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又宋漫堂中丞選江左十五子詩厥後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學士者一人其餘任官坊入翰林者指不勝屈高郵李伯藥必恆獨以諸生終然其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實爲十五人之冠

右記余金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陳學洙

陳學洙字左原江南長洲人康熙甲子舉人左原先生與弟右原爲學生兄弟形體性情學問志節無不相同不止如雙丁二到已也詩品雅潔並追唐人尤悔庵太史謂陳氏兄弟昔稱二難今日二難復見陳氏其言洵然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戊辰會試主司徐東海先期羅致名士有友約左原往謁日中不中命也卒不往

右 荻汀錄張維屏錄

同治元年庚子年正月

五

李國宋

李國宋字湯孫號大村江南興化人康熙二十三年舉人有蝶隱
居集論者謂自陸放翁後詩之多而工無以踰之

揚州府志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卷之六

三

陳潢

陳潢字天一號省齋錢塘人爲總河靳輔幕客輔治河多資其經畫康熙甲子 上南巡輔以潢功聞 賜參贊河務按察司僉事銜張霽生所撰河防述言一卷追述潢論故曰述言書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順而利導之二曰審勢謂凡有所患當推其致患之由三曰估計謂工料省其敗速所費較所省尤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選擇明賞罰歸本於正己以率屬五曰源流謂河水本清其淤漲皆由挾中國之水六曰隄防主明潘季馴隄東水水刷沙之說尤以減水壩爲要務七曰疏濬主於潰決之處先固兩旁不使日擴乃修復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覈實料主於

豫備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勢不同十曰善守謂黃河無一勞永逸
之策在時時謹小慎微而歸重於河員之久任十一曰雜誌述治
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駁當時之異議也其言與靳輔治河奏績
書相發明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崔字廣

子年二十學古文於吳虬亦先生時致彝大令少於余五歲已爲其入室高第生子習業先比部園中瞰城外山水如繞几席元虞伯生所詠自古南城天下稀者卽其地也隔君與吳先生讀書處僅一垣三人者朝瞰夕月不時啟扉一卷之異一字之疑必招趨賞析盡其胸腹而後別去蓋先比部與刺史公稱莫逆每宦歸時公輒相造予事之大父行也君輩兄弟乃以刺史公晚舉子莊事先君兄弟折行輩而交予兄弟而予於君則又以少長文事爲最深尙憶少年擬古肥腸滿腦蹀躞不能休吳先生見輒乙之退不自服少頃閒有標賞乃其下筆時不甚經意者乃大驚自是頗得

古人攻虛致敵之法更呈所爲先生撫膺疾叫曰何神也迨二十
五後脫穎名場遂謝公車業縱心一往至今茫乎未有畔岸而祭
川循源得之向日敬業樂羣爲多君後爲名孝廉二十八年不仕
而吳先生者一再爲博士罷歸生誌名宦年登大耋沒距今無幾
耳予視君固禮先一飯者乃今哭君而銘之十四五年間廟門寢
門內外廢瑟無虛日可悲也君諱字廣南城人順治丁酉舉人授
知縣及徵不就萬厯壬子舉人歷睢州與國州知州諱元登者爲
其父 封宜人吳氏者爲其母王氏者爲其生母以同邑明經王公
三接女爲其妻賢能冠一邑以身不子爲置簞室曾氏生男一人
仁嗣撫視過所生先君卒仁嗣邑學生卞角試前茅秋闈幾薦報

罷君旣不快又連失二稚孫遂不起生天啓丙寅五月某日卒康熙甲子九月廿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初刺史公早失壯子晚乃生五子而君爲長次文學秋明束修嗜古事兄如父先君卒君之名位舉子年候皆幾如其父獨壽不及臨終手敕身後數千言禁絕僧巫悉遵典禮一如刺史公薨時洋洋不亂此可謂能繼其志矣子旣誌君事而嘆曰邑之舉右姓者必首崔鄧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二姓家有治譜刺史尤習於邑故猾胥或陰陽持兩端妄言新例則公當坐先機寔發余伯父伯勉公率孝秀褰裳從之皆撞牙折角以退當時畏公者多謗公至今始思之然當日與諸大夫言利病當垣一方實不煩言而解故邑有大徵會二姓之當室

者不至必罷議率是爲常自予伯父繼公淪沒邑故日多君雖出
益不自得而漸謝病矣藉令再假君十年其效終不如刺史公時
何者勢不行也勢之不行而守吾志以無與於咎責斯已矣然能
守志而無咎者又幾人哉吾恐後之思君亦如今之思刺史公諸
人也君性簡交築樓東江許顏曰洗雲予造焉則下門鑰而登之
酒後憑欄指萬年橋中石梁之四謂君兄弟曰此爾家刺史與先
比部各捐金二千分造爲餘二十梁之倡者也兒時尙見大父督
家人擊豕醺酒間日命駕以勸工師君輩更幼應不記識君笑曰
近見邑誌且有攘爲己功而沒二先公姓名者矣秋明日聽之忘
於人不必忘於天夫言天則遠且大矣予與君吳先生三人者舉

子皆晚吳先生舉子時年四十八子適一手呱呱者以入子懷
今盈萬爲名諸生矣子亦四十八舉兒封遠先生折簡引唐荆川
父爲祝予不足論也故家喬木書卷鬱蔥君何憂於天道仁嗣之
謁子也以予少長於君而欲傳之也故言不敢以不情銘曰
不老於年老於事國有鑿鼎託咨議吁嗟沒泗胡云墜太邱白日
舞蛟魅

右墓誌銘鄧炅撰

新編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

三

--	--	--	--	--	--	--	--	--	--

徐作肅

士君子績學砥躬非獨務爲名高也進則匡時明道使萬物各得其所否則卷懷以藏獨善其身避世而無悶雖未嘗夢卜明廷而大有爲於天下而其維世刑家清風峻節眞足以廉頑立懦而拜儀乎當時則其爲功直與銘鐘鼎樹旂常者相等矣如吾郡徐孝廉恭士先生其人也先生才大如海骨峻如山年纔志學卽與其兄霖蒼先生相師友其爲文清真淡逸絕遠時蹊當是時雪園鼎盛霖蒼以庚午第一人主文壇執旗鼓與江左諸名賢逐鹿爭先旌旄錯出先生卽捧檄敦參佐其閒於是海內有徐吳侯劉之目徐卽謂先生兄弟也迨崇禎壬午之變霖蒼先生旣以罵賊殉城

而吳劉諸君子亦同時仗節所存爲碩果者獨先生與賈靜子侯朝宗及今中丞宋公牧仲而已雖珠槃舊社仍操牛耳而俯仰今昔時時有墟畔笛聲之慟也梁空月隱且恨且讀書辛卯入闈遂膺鹿鳴之薦儻所謂豹隱南山七日而文采驚人者耶一試南宮竟不復出而徐五之名遂電掣風馳於天下一時賢豪長者如合肥龔尙書荆谿路銓部穎川劉考功西浙曹太史吳江計孝廉宜興陳檢討輩每過雪園則必枉道停車款柴門而問字焉燭炮酒酣之際輒不禁欬歎扼擊於魯靈光之歸然也先生則築袁閣之室闢蔣詡之徑刪松蓋種藥欄坐臥其間悠然自得挹其風流斯固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卽郡邑大夫時來請益或欲以河潤

而爲酒錢藥價之謀者先生則婉辭堅謝而槩不之從故里中父老嘗以先生爲彥方康節而戒其子弟焉先生爲人坦然和易而律已特嚴望之如海上神仙若不可得而親疏也者而實則胸吞雲夢且恆過而弗畱也見善若驚視利若浼其殆易之所謂介石貞吉者與故今中丞宋公嘗曰吾雖馳驅王事離雪園久然蒸土曳赤烏被翠袍揮彤管而灑吳紈白鬢拂拂未嘗一日不在吾目中也其爲當時賢大夫所傾注如此先生工於書賦詩在襄陽塵詰間而古文詞則宜於唐宋八家中特分一席噫如先生者可謂賢而有文者矣一日晨起獨坐中庭無疾而逝時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三日也年六十有九元配賈孺人饒於婦德與副配李孺人

相厥夫子克底於成蓋不止於鬻酒縫裳而已也又三年嗣君世際既葬先生於祖塋之西南舊兆矣劉文學榛誌其墓述其家世最詳論者以爲允今不載後先生二十年甲申五月十七日賈孺人卒享年八十有八先先生四年庚申八月十三日李孺人卒皆得祔葬禮也生二子長卽嗣君次世徵爲霖蒼先生後皆能讀其父書與余善今穆卜於年月日襄事而謁余請表余則景仰先生欲爲之役而弗獲者也於是從而表其墓曰

嗚呼先生乃棗陽公之季霖蒼介弟何必復詳其上世文則半山吏則孟堅臨池亦渾乎張顛清而油油和而不流行誼其誰與爲儔跡不類儕伍口不言阿堵又况於人間之茅土身棲乎巽谷名

重乎嶽瀆伴松筠而友麋鹿問其里德門視其坊正人訪其裔則
文子文孫嗣君象賢兆得牛眠藏先生之衣冠宋城之陽鳳峙鸞
翔松楸鬱鬱而蒼蒼是殆五噫之梁鴻偕德耀乎幽宮齊眉相敬
於其中紀事維質慙無健筆聊綴於麗牲之石嗚呼此 皇清眞
孝廉恭士徐先生之道山也過者式焉

右墓表鄭廉撰

K320-46

1573336

2

文利...

恒自... 卷四十二

五

181-874



21101000157968